

00



3 0528 474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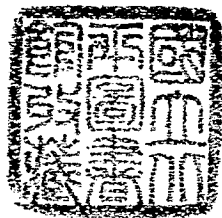
丁玲文選

莎菲女士的日記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颶風！天還沒亮，就被風颶醒了。伙計又跑進來生爐。我知道，這是那樣都不能再睡得着的了。我也知道，不起來，便會頭昏。睡在被窩裏是太愛想到一些奇怪的事上去。醫生說頂好能多睡，多喫，莫看書，莫想事，偏這就不能，夜晚總得到兩三點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這樣颶風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躁的事。並且一颶風，就不能出去玩，關在屋子裏沒有書看，還能做些什麼？一個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時間的過去嗎？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這冬天快點過去；天氣一暖和我咳嗽總可好些，那時間要回南便回南，要進學校便進學校，但這冬天可太長了。

太陽照到紙窗上時，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數雖煨得多，卻



36564

不定是要喫，這祇不過是一個人人在颳風天爲免除煩惱的養氣法子。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點時間，但有時卻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氣，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沒玩牠，不過在沒有想出別的法子時，是又不能不借重牠來像一個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時間。

報來了，便看報，順着次序看那大號字標題的國內新聞，然後又看國外要聞，本埠瑣聞……把教育界，黨化教育，經濟界，九六公債盤價……全看完，還要再去溫習一次昨天前天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編級新生的廣告，那些爲分家產起訴的啓事，連那些什麼六〇六，百靈機，美容藥水，開明戲，真光電影……都熟習了過後才懶懶的丟開報紙。自然，有時是會發現點新的廣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綢緞鋪五年六年紀念的減價，怨計不週的計聞之類

報看完，想不出能找點什麼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爐旁生氣。氣的事，也是天天氣憤了的。天天一聽到從窗外走廊上傳來的那些住客們喊伙計的聲音，便頭痛，那聲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單調：「伙計，開壺！」或是「臉水，伙計！」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出來的一種難聽的聲音。還有，那樓下電話也是不斷的有人在那電機旁大聲

的說話。沒有一些聲息時，又會感到寂沈沈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壁的牆。牠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無論你坐在那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樣的白壁的天花板，便沈沈的把你壓住。真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如同那麻臉伙計，那有抹布味的飯菜，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臉檯上的鏡子——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不過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這都可以令人生氣了又生氣。也許這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卻寧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滿足；只是新的，無論好壞，似乎都隔得我太遠了。

喫過午飯，葦弟便來了，我一聽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聲已從走廊的那端傳來時，我的心似乎便從一種窒息中透出一口氣來的感到舒適。但我卻不會表示，所以當葦弟進來時，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為我又在煩惱，握緊我一隻手，「姊姊，姊姊，」那樣不斷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麼呢，我知道！在那兩顆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動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簾下面，不願給人知道的是什麼東西！這是有多麼久了，你，葦弟，你在愛我！但他捉住過我嗎？自然，我是不能負一

點責，一個女人是應當這樣。其實，我算夠忠厚了；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並且我還在確確實實的可憐他，竟有時忍不住想去指點他：「葦弟，你不可以換個方法嗎？這樣是只能反使我不高興的……」對的，假使葦弟能夠再聰明一點，我是可以比較歡喜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實的去表現他的真摯！

葦弟看見我笑了，便很滿足。跳過床頭去脫大氅，還脫下他那頂大皮帽來，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我想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裏得些不快活去。爲什麼他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偏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所愛惜我的是些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皮氣，愛我的肺病嗎？有時我爲這些生氣，傷心，但他們却都更容讓我，更愛我，說一些錯到更能使我想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

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是會想念人家，或惱恨人家，但有人來後，我不覺得又

會給人一些難堪，這也是無法的事。近來爲要磨練自己，常常話到口邊便嚥住，怕又在無意中竟刺着了別人的隱處，雖說是開玩笑。因爲如此，所以這是可以相像出來的，我是拿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陪葦弟坐。但葦弟若站起身來喊走時，我是又會因怕寂寞而感到悵惘，而恨起他來。這個，葦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去。不過我却騙人，並騙自己，我清白，葦弟不走，不特於他沒有益處，反只能讓我更覺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憐他的太不會愛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請毓芳同雲霖看電影。毓芳却邀了劍如來。我氣得只想哭。但我却縱聲的笑了。劍如，她是夠多麼可以損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爲她的貌容，舉止，無一不像我幼時所最投洽的一個朋友，所以我竟不覺的時常在追隨她，她又特意給了我許多敢親近她的勇氣，但後來，我却遭受了一種不可忍耐的待遇，無論什麼時候想起，我都會恨我那過去的，已不可追悔的無賴行爲：在一個星期中我會足足的給了她八封長信，而未會給人理睬過。毓芳真不知想的那一股勁，明知我已不願再別起從前的事。却故

意要邀着她來，像有心要挑逗我的憤恨一樣，我真氣了。

我的笑，毓芳和雲霖是不會留意這有什麼變異，但劍如，她是能感覺得；可是她會裝，裝糊塗，同我毫無芥蒂的說話。我預備罵她幾句，不過話只到口邊便想到我自己定下的戒條。並且做得太認真，越怕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們玩。

到真光時，還很早，在門口又遇着一羣同鄉的小姐們，我真壓惡那些慣做的笑臉，我不去理她們，並且我無緣無故的生氣到那許多去看電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們說到熱鬧中，我丟下我所請的客，悄悄回來了。

除了我自己，是沒有人會原諒我的。誰也在批評我，誰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們給我的感觸。別人說我怪僻，他們哪裏知道我卻時常在討人好，討人歡喜，不過人們太不肯鼓勵我去說那大違我心的話，常常給我機會，讓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爲，讓我離人們卻更遠了。

夜深時，全公寓都靜靜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楚楚的想透了一件事，我還能傷心什麼呢？

十二月二十九

一早毓芳就來電話。毓芳是好人，她不會扯謊，大約劍如是真病。毓芳說，起病是爲我，要我去，劍如將向我解釋。毓芳錯了，劍如也錯了，莎菲不是歡喜聽人解釋的人。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朋友們好，便好；合不來時，給別人點苦頭喫，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還以爲我夠大量，太沒報復人了。劍如既爲我病，我倒快活，我不會拒絕聽別人爲我而病的消息。並且劍如病，還可以減少點我從前自怨自艾的煩惱。

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分析出我自己來。有時爲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會感到一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難過，但看到一個二十多的男子（葦弟其實還大我四歲）把眼淚一顆一顆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的在得意的笑了。葦弟是從東城買了許多信紙信封來我這裏玩，爲了他很快樂，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卻快意起來，並且說：「請珍重點你的眼淚吧，不要以爲姊姊是像別人的女人一樣脆弱得受不起一顆眼淚……」「還要哭，請你轉家去哭，我看見眼淚就討厭……」自然，他不

走，不分辯，不負氣，只蜷在椅角邊老老實實無聲的去流那不知從哪裏得來的那末多的眼淚。我，自然，得意夠了，是又會慚愧起來，於是用着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撫摩他的頭髮。他鑲着淚珠又笑了。

在一個老實人面前，我是已盡自己的殘酷天性去磨折了他，但當他走後，我真又想想能抓他回來，只請求他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罪過，請不要再愛這樣一個不配承受那真摯的愛的女人了吧！」

一月一號

我不知道那些熱鬧的人們是怎樣的過年法，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個雞子，雞子還是昨天葦弟拿來的，一共是二十個，昨天燉了七個茶滷蛋，剩下的十三個，大約總夠我兩星期來喫牠。若喫午飯時，葦弟會來，則一定有兩個罐頭的希望。我真希望他來。因為想到葦弟來，所以我便上單牌樓去買了四盒糖，兩包點心，一籃橘子和蘋果，是預備他來時給他喫的。我是準斷定在今天只有他才能來。

但午飯喫過了，葦弟卻沒來。

我一共寫了五封信，都是用前幾天葦弟買來的好紙好筆。但我想能接得幾個美麗的畫片，卻不能。這幾個最愛弄這個玩藝兒的姊妹們都把我這應得的一份兒忘了。不得畫片，不希罕，單單只忘了我，卻是可氣的事。不過爲了自己從不會給人拜過一年，算了，這也是應該的。

晚飯還是我一人獨喫。我煩惱透了。

夜晚毓芳雲霖卻來了，還引來一個高個兒少年，我只想他們才真算幸福；毓芳有雲霖愛她，她滿意，他也滿意。幸福不是在有愛人，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慾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過日子。自然，也有人將不屑於這平庸，但那只是另外那人的，卻與我的毓芳無關。

毓芳是好人，因爲她有雲霖，所以她「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她去年曾替瑪麗作過一次戀愛婚姻介紹者。她又希望我能同葦弟好。因此她一來便問葦弟。但她卻和雲霖及那高個兒把我給葦弟買的東西喫完了。

那高個兒可真漂亮，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男人的美上面，從來我是沒有留心到。

只以爲一個男人的本行是在會說話，會看眼色，會小心就夠了。今天我看了這個高個兒，才懂得男人是另鑄有一種高貴的模型，我看出那襯在他面前的雲霧顯得多麼委瑣，多麼呆拙，……我真要可憐雲霧，假使他知道他在這大人前所襯出的不幸時，他將怎樣傷心他那些所有的粗醜的眼神，舉止。我更不知當毓芳拿着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時，是會起一種什麼情感！

他，這生人，我將怎樣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頗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唇，柔順的頭髮，都足以閃耀人的眼睛，但他卻還另外有一種說不出，捉不到的丰儀來煽動你的心。如同，當我請問他的名字時，他是會用那種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態度遞過那隻擎有名片的手來。我擡起頭去，呀，我看見那兩個鮮紅的，嫩膩的，深深凹進的嘴角了。我能告訴人嗎；我是用一種小兒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會准許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慾望，無論這是於人並不損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頭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

凌吉士，他是能那樣毫無拘束的在我這兒談笑，是在一個很熟的朋友處，難道我能說他這是有意來捉弄一個膽小的人？我是爲要強迫的去拒絕引誘，從不敢把眼光擡平去一望那可愛慕的火爐的一角。並且嘗得兩隻從不知羞慚的破爛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燈光處。我並且生氣我自己；怎麼我只會那樣拘束，不調皮的在應對？平日看不起別人的交際法，今天才知道自己是還只能顯得又呆，又獸，又傻氣。唉，他一定以爲我是一個鄉下才出來的姑娘了！

雲霖同毓芳兩人看見我木木的，以爲我不歡喜這生人，常常去打斷他的說話，不久帶着他又走了。這個我也能感激他們的好意嗎？我望着那一高兩矮的影子在樓下院子中消失時，我真不願再回到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那人的聲音，和那人喫剩的餅屑的屋子。

一月三號

這兩夜通宵通宵的咳嗽。對於藥，簡直就不會有信仰，藥與病不是已毫無關係

嗎？我明明已厭煩了那苦水，但卻又按時去喫牠，假使連藥也不喫，我更能拿什麼來希望我的病呢？神要人忍耐着生活，要安排許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攏死去。我呢，我是更爲了我這短促的不久的生，所以我越求生的利害；不是我怕死，是我總覺得我還沒享有得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樂。無論在白天，在夜晚，我都是在夢想可以使我沒有什麼遺憾在我死的時候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能睡在一間極精緻的臥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們跪在榻前的熊皮氈子上爲我祈禱，父親悄悄の朝着窗外嘆息，我讀着許多封從那些愛我的人兒們寄來的長信，朋友們都紀念我流着忠實的眼淚……我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想估着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但人們給我的是什麼呢？整整又兩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裏，沒有一個人來，也沒有一封信來，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爐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還想念這些可恨的人們……其實還是還收到一封信的，不過這除了更加我一些不快外，也只不過是加我不快。這是在一年前會騷擾過我的一個安徽粗壯男人所寄來，我沒看完就扯了。我真肉麻那滿紙的「愛呀愛的！」我厭恨我不喜歡的人們的盡獻……

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麼呢？

一月四號

事情不知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為什麼會想到搬家，並且在糊裏糊塗中欺騙了雲霖，好像扯謊也是本能一樣，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費力的便使用了。假使雲霖知道了莎菲也會哄騙他，他不知應如何傷心；莎菲是他們那樣愛惜的一個小妹妹。自然我不是安心的，並且我現在在後悔。但我能決定嗎，搬呢，還是不搬？

我是不能不向我自己說：「你是在想念那高個兒的影子呢！」是的，這幾天幾夜我是無時不神往到那些足以誘惑的。為什麼他不在這幾天中單獨來會我呢？他應當知道他是不應該讓我如此的去思慕他。他應當來看我，說他也想念我才對。假使他來，我是不會拒絕聽聽他所說的一些愛慕我的話，我還將令他知道我所要的是些什麼。但他卻不來。我估定這像傳奇中的事是難實現了。難道我去找他嗎？一個女人這樣放肆，是不會好結果的。何況還要別人能尊敬我呢。我想不出好法子來，只好先去到雲霖處試一試，所以喫過午飯，我便冒風向東城去。

雲霖是京都大學的學生，他的住房便租在一家間於京都大學一院和二院之間青年胡同裏。我到他那裏時，幸好他沒出去，毓芳也沒來。雲霖當然很詫異我在大風天出來，我說是到德國醫院看病，順便來這裏。他也就毫不疑感的，又來問我的病狀，我卻把話頭故意引到那天晚上。不費一點氣力，我便已打探得那人兒是住在第四寄宿舍，位置是在京都大學二院隔壁的。不久，我於是又嘆起氣來，我用了許多言辭把在西城公寓裏的生活，描摹得怎樣的寂寞，黯淡。我又扯謊。說我唯一只想能貼近毓芳（我已知道毓芳已預備搬來雲霖處。）我要求雲霖同我往近處找房。雲霖是當然高興這差事，不會遲疑的。

在找房的時候，湊巧竟碰着了凌吉士。他也陪着我們。我真高興，高興使我膽大了，我狠狠的望了他幾次，他沒有覺得，他問我的病，我說全好了，他不信似的在笑。

我看上一間又低，又小，又霉的東房，這是在雲霖的隔壁一家叫大元的公寓裏。他和雲霖都說太溼，我卻執意要在第二天便搬來，理由是那邊太使我厭倦，而我急切

的又要依着毓芳。雲霖無法，也就答應了。還說好第二天一早他和毓芳便過來替我幫忙。

我能告訴人，我單單選上這房子的用意嗎？牠是位置在第四寄宿舍和雲霖住所之間的。

他不會向我告別，所以我又轉雲霖處，我盡所有的大膽在談笑。我把他什麼細小處都審視遍了。我覺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他不會也想到我是在打量他，盤算他嗎？後來我特意說我想請他替我補英文，雲霖笑，他聽後卻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在含糊糊糊的回答，於是我向心裏說，這還不是一個壞蛋呢，那樣高大的一個男人卻還會紅臉？因此我的狂熱更熾熾了。但我不願讓人懂得我，看得我太容易，所以我就驅遣我自己，很早的就回來了。

現在仔細一想，我唯恐我的任性，將把我送到更壞的地方去，暫時且住在這有洋爐的房裏吧，難道我能說得上我是愛上了那南洋人嗎？我還一絲一毫都不知道他呢。什麼那嘴唇，那眉梢，那眼角，那指尖……多無意識！這並不是一個人所應須的，我

着魔了，會想到那上面。我決計不搬，一心一意來養病。

我決定了。我懊悔，我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個正經女人所做不出來的。

一月六號

都奇怪我，聽說我搬了家，南城的金英，西城的江周，都來到我這低溼的小屋裏。我笑着，有時在床上打滾，她們都說我越小孩氣了，我更大笑起來，我只想告訴她們我想的是什麼。下午董弟也來了。董弟最不快活我搬家，因為我未曾同他商量，並且離他更遠了。他見着雲霖時，竟不理他。雲霖摸不着他爲什麼生氣，望着他。他卻更板起臉孔。我好笑，我向自己說：「可憐，冤枉他了，一個好人！」

毓芳不再向我說劍如。她決定兩三天便搬來雲霖處，因為她覺得我既這樣想傍着她住，她不能讓我一人寂寂寞寞的住在這裏。她和雲霖待我更比以前親熱。

一月十號

這幾天我都見着凌吉士，但我從沒同他多說過幾句話，我是決不先提到補英文

事。我看見他一天要兩次的往雲霖處跑，我發笑，我準斷定他以前一定不會同雲霖如此親密的。沒有一次邀請他來我那兒去玩，雖說他問了幾次搬了家如何，我都裝出不懂的樣兒笑一下便算回答。我是把所有的心計都放在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麼東西搏鬥一樣。我要着那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計的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的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賜給他的吻呢。我簡直癩了，反反覆覆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驟，我簡直癩了！

毓芳雲霖看不出我的興奮來，只說我病快好了。我也正不願他們知道，說我病好，我就假裝着高興。

一月十二

毓芳已搬來，雲霖却又搬走了，宇宙間竟會生出這樣一對人來，爲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們是連自己也不敢斷定：當兩人抱在一床時是不會另外又幹出些別的事來，所以只好預先防範，不給那肉體接觸的機會。至於那單獨在一房時的

擁抱和親嘴，是不會發生危險，所以悄悄來表演幾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了，這禁慾主義者！爲什麼會不須要擁抱那愛人的裸露的身體？爲什麼要壓制住這愛的表現？爲什麼在兩人還沒睡在一個被窩裏以前，會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擔心的事？我不相信戀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

他倆不生氣我的嘲笑，他倆還驕傲着他們的純潔，而笑我小孩氣呢。我體會得出他們的心情，但我不能解釋宇宙間所發生的許許多多奇怪的事。

這夜我在雲霧處（現在要說毓芳處了）坐到夜晚十點鐘才回來，說了許多關於鬼怪的故事。

鬼怪這東西，我是一點點大的時候，坐在姨媽懷裏聽姨爹講聊齋是常事，並且一到夜裏就愛聽。至於怕，又是另外一件不願告人的。因爲一說怕，誰就聽不成，姨爹便會踱過對面書房去，小孩就不准下床了。到進了學校，又從先生口裏得知點科學常識，爲了信服我們那位周麻子二先生，所以連書本也信服，從此鬼怪，便不屑害怕了。近來人是更在長高長大，說起來，總是否認有鬼怪的，但雞粟卻不肯因爲不信便

不出來，毛孔一個個也會空起的。不過每次同人一說到鬼怪時，別人是不知道我正在想拗開些說到別的閒話上去，爲的怕夜裏一個人睡在被窩裏時想到死去了的姨爹姨媽就傷心。

回來時，我看到那黑魃魃的小胡同，真有點膽悸。我想，假使在哪個角落裏露出一個大黃臉，或伸來一隻毛手，又是在這樣像凍住了的冷巷裏，我不會以爲是意外。但看到身邊的這高大漢子（凌吉士）做鏢手，大約總可靠，所以當毓芳問我時，我只答應「不怕，不怕。」

雲霖也同我們出來，他回他的新房子去，他向南，我們向北，所以只走了三四步便聽不清那橡皮的鞋底在泥板上發出的聲音。

他伸來一隻手，攔住了我的腰：

「莎菲，你一定怕喲！」

我想掙，但掙不掉。

我的頭停在他的脅前，我想，如若在亮處，看起來，我會像個什麼東西，被挾在

比我高一個頭還多的人的腕中。

我把身一蹲，便竄出來了，他也鬆了手陪我站在大門邊打門。

小胡同裏是黑極了，但他的眼睛是望到何處，我卻能很清白的看見。心微微有點跳，等着開門。

「莎菲，你怕嚇！」

門門已在響，是伙計在問誰。我朝他說：

「再——」

他猛的卻握住我的手，我也無力再說下去。

伙計看到我身後的大人，露着詫異。

到單獨只剩兩人在一房時，我的大膽，已經是變得毫無用處了。想故意說幾句客

套話，也不會，只說：「請坐吧！」自己便去洗臉。

鬼怪的事，已不知忘掉到什麼地方去了。

「莎菲！你還高興讀英文嗎，」他忽然問。

這是他來找我，提頭到英文，自然他未必歡喜白白犧牲時間去替人補課這意思，在一個二十歲的女人面前，怎能瞞過，我笑了（這是只在心裏笑。）我說：

「蠢得很，怕讀不好，丟人。」

他不說話，把我桌上擺的照片拿來玩弄着，這照片是我姊姊的一個剛滿一歲的女兒的。

我洗完臉，坐在桌子那頭。

他望望我，便又去望那小女孩，然後又望我。是的，這小女孩長的真像我，於是
我問他：

「好玩嗎？你說像我不像？」

「她，誰呀！」顯然，這聲音就表示着非常之認真。

「你說可愛不可愛？」

他只追問着是誰。

忽的，我明白了他意思，我又想扯謊了。

「我的，」於是我把像片搶過來吻着。

他信了。我竟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誠實。

這得意，似乎能使減少他的嫵媚，他的英爽。要是不，爲什麼當他顯出那天真的詫愕時，我會忽略了他那眼睛，我會忘掉了他那嘴唇？否則，這得意一定將冷淡下我的熱情來。

然而當他走後，我卻懊悔了。那不是明明安放著許多機會嗎？我只要在他接住我手的當兒，另做出一種眼色，讓他懂得他是不會遭拒絕，那他一定可以還做出一些比較大膽的事。這種兩性間的大膽，我想只要不厭煩那人，是也會像把肉體來融化了的感到快樂，是無疑。但我爲什麼要給人一些嚴厲，一些端莊呢？唉，我搬到這破房子裏來，到底爲的是些什麼呢？

一月十五

近來我是不算寂寞了，白天便在隔壁玩，晚上又有一個新鮮的朋友陪我談話。但我的病却越深了。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我要什麼呢，什麼也於我無益。難道我有所

眷戀嗎？一切又是多麼的可笑，但死卻不期然的會讓我一想到便傷心。每次看見那克利大夫的臉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儘管說吧，是不是我已沒希望了？但我却拿笑代替了我的哭。誰能知道我在夜深流出眼淚的分量！

幾夜，凌吉士都接着接着來，他告人說是在替我補英文，雲霖問我，我只好不答應。晚上我拿一本『Poor People』放在他面前，他真個便教起我來。我只好又把書丟開，我說：「以後你不要再向人說在替我補英文吧，我病，誰也不會相信這事的。」他趕忙便說：「莎菲，我不可以等你病好些就教你嗎？莎菲，只要你喜歡。」

這新朋友似乎是來得如此夠人愛，但我却不知怎的，反而懶於注意到這些事。我每夜看到他絲毫得不着高興的出去，心裏總覺得有點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驚的當兒向他說：「原諒我吧，我是有病！」他會錯了我的意思，以爲我同他客氣「病有什麼要緊呢，我是不怕傳染的。」後來我仔細一想，也許這話是另含有別的意思，我真不敢斷定人的所作所爲是像可以想像出來的那樣單純。

一月十六

今天接到蘊姊從上海來的信，更把我引到百無可望的境地。我那裏還能找得幾句話去安慰她呢？她信裏說：「我的生命，我的愛，都於我無益了……」那她是更不必須要到我的安慰，我爲她而流的眼淚了。唉！但從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後的生活，雖說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來。神爲什麼要去捉弄這些在愛中的人兒？蘊姊是最神性質，最熱情的人，自然她是更受不住那漸漸的冷淡，那已遮飾不住的虛情……我想要蘊姊來北京，不過這是做得到的嗎？這還是疑問。

葦弟來的時候，我把蘊姊的信給他看：他真難過，因爲那使我蘊姊感到生之無趣的人，不幸便是葦弟的哥哥。於是我又向他說了我許多新得的「人生哲學」的意義；他又盡他唯一的本能在哭。我只是很冷靜的去看他怎樣使眼瞼變紅，怎樣拏手去擦乾，並且我在他那些舉動中，加上許多殘酷的解釋。我未曾想到在人世中，他是一個例外的老實人，不久，我一個人悄悄的跑出去了。

爲要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獨自從冷寂寂的公園裏轉來，我不知怎樣的度過那些時間，我只想：「多無意義啊！倒不如早死了乾淨。……」

一月十七

我想：也許我是發狂了！假使是真發狂，我倒願意。我想，能夠得到那地步，我總可以不會再感這人生的麻煩了吧……

足足有半年爲病而禁絕了的酒，今天又開始痛飲了，明明看到那吐出來的是比酒還紅的血。但我心卻像有什麼別的東西主宰一樣，似乎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樣，我是不願再去細想到那些糾糾葛葛的事……

一月十八

現在我還睡在這牀上，但不久就將與這屋子別了，也許是永別，我斷得定我還有那樣能再親我這枕頭，這棉被，……的幸福嗎？毓芳，雲霖，葦弟，金夏都保守着一種沉默圍繞着我坐着，焦急的等着天明了好送我進醫院去。我是在他們憂愁的低語中醒來的，我不願說話，我細想昨天上午的事，我聞到屋子中所遺留下來的酒氣和脛氣，才覺得心是正在劇烈的痛，於是眼淚便涵湧了，因了他們的沉默，因了他們臉上所顯現出來的悽慘和黯淡，我似乎感到這便是我死的預兆。假設我便如此長睡不醒了

呢，是不是他們也將是如此的沉默的圍繞着我僵硬的屍體？他們看見我醒了，便都走攆來問我。這時我真感到了那可怕的死別！我握着他們，仔細望着他們每個的臉，似乎要將這記憶永遠保存着。他們便都把眼淚滴到我手上，好像覺得我就要長遠的離開他們而走向死之國一樣。尤其是葦弟，哭得現出醜的臉。唉，我想：朋友呵，請給我一點快樂吧……於是我反而笑了。我請他們替我清理一下東西，他們便在牀鋪底下拖出那口大籐箱子，在箱子裏有幾細花手絹的小包，我說：「這我要的，隨着我進『協和』吧。」他們便遞給我，我又給他們看，原來都滿滿是信札，我又向他們笑：「這，你們的也在內！」他們才似乎也快樂些了。葦弟又忙着從抽屜裏遞給我一本照片，是要我也帶去的樣子。我更笑了。這裏面有七八張是葦弟的單像。我又特容許了葦弟接吻在我手上，並握着我的手在他臉上摩擦。於是這屋子才不至於像真的有個殯屍停着的一樣，天光這時也慢慢顯出了魚肚白。他們又忙亂了，慌着在各處找洋車。於是我病院的生活便開始了。

三月四號

接蘊姐死電是二十天以前的事，而我的病卻又一天有希望一天了。所以在一號又由送我進院的幾人把我送轉公寓來，房子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又怕因為我冷，特生了一個小小的洋爐，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表示我的感謝，尤其是葦弟和毓芳。金和周又在我這兒住了兩夜才走，都充當我的看護，我是每日都躺着，簡直舒服得不像住公寓，同在家裏也差不了什麼了！毓芳還決定再陪我住幾天，等天氣還暖和點便替我上西山去找房子，我便好專去養病，我也真想能離開北京。可恨陽曆三月了，還如是之冷！毓芳硬要住在這兒，我也不好十分拒絕，所以前兩天爲金和周搭的一個小鋪又不能撤了。

近來在病院卻把我自己的心又醫轉了，這實實在在卻是這些朋友們的温情把牠又重暖了起來。又覺得這宇宙還充滿着愛呢。尤其是凌吉士，當他走到醫院去看我時，我便覺得很驕傲，我想他那種丰儀才夠去看一個在病院女友的病，並且我也懂得，那些看護婦都在羨慕着我呢。有一天，那個很漂亮的密司楊問我：

「那高個兒，是你的什麼人呢？」

「朋友！」我是忽略了她問的無禮。

「同鄉嗎？」

「不，他是南洋的華僑，」

「那末是同學？」

「也不是。」

於是她狹猾的笑了，「就僅是朋友嗎？」

自然，我可以不必臉紅，並且還可以警誡她幾句，但我卻慚愧了。她看到我閉着眼睛裝要睡的狼狽樣兒，便很得意的笑着走去。後來我一直都惱着她。並且爲了躲避麻煩，有人問起葦弟時，我便扯謊說是我的哥哥。有一個同鄉很好的小夥子，我便說是同鄉，或是親戚的亂扯。

當毓芳上課去後，我一人留在房裏時，我就去翻在一月多中所收到的信，我又很快活，很滿足，還有許多人在記念我呢。我是須要別人記念的，總覺得能多得點好意就好。父親是更不必說，又寄了一張像來，只是白頭髮似乎又多了幾根。姊妹們都好。可惜就爲小孩們忙得很，不能多替我寫信。

信還沒看完，凌吉士又來了。我想站起來，但他卻把我按住。他握着我的手時，我快活得真想哭了。我說：

「你想沒想到我又會回轉這屋子呢？」

他只顧着那側面的小舖，表示一種不高興的樣子，於是我告訴他從前的那兩位客已走了，這是特爲毓芳預備的。

他聽了便向我說他今晚不願再來，怕毓芳會厭煩他。於是我的心裏更充滿樂意了，「難道你就不怕我厭煩嗎？」

他坐在牀頭更長篇的述說他這一月多中的生活，還怎樣和雲霖衝突，鬧意見，因爲他贊成我早些出院。而雲霖執着說不能出來。毓芳也附着雲霖，他懂得他認識我的時間太少，說話自然不會起影響，所以以後他都不管這事了，並且在院中一和雲霖碰見，自己便先回來了。

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卻裝着說：「你還說雲霖，不是雲霖我還不會出院呢，住在裏面真舒服多了。」於是我又看見他默默的把頭掉到一邊去，不答應我的話。

他算着毓芳快來時，便走了，還悄悄告訴我說等明天再來。果然，不久毓芳便回來。毓芳不會問，我也不告她，並且她爲我的病，不願同我多說話，怕我費神，我更樂得藉此可以多去想些另外的小閒事。

三月六號

當毓芳上課去後，把我一人掉在房裏時，我便會想起這所謂男女間的怪事；其實，在這上面，不是我愛自誇，我所受的訓練，至少也有我幾個朋友們的相加或相乘，但近來我卻非常之不能了解了。當獨自同着那高個兒時，我的心便會跳起來，又是羞慚，又是害怕，而他呢，他只是那樣隨便的坐着，類乎天真的講他過去的歷史，有時是握着我的手；但這也不過是非常之自然，然而我的手便不會很安靜的被握在那大手中，是慢慢的會發燒。並且一當他站起身預備走時，不由的我心便慌張了，好像我將跌入那可怕的不安中，於是我釘着他看，真說不清那眼光是求憐，還是怨恨；但他卻忽略了我這眼光，偶爾懂得了，也只說，「毓芳要來了喲！」我應當怎樣說呢？他是在怕毓芳！自然，我也會不願有人知道我暗地一人所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事，不過

近來我又感得我有別人了解我感情的必要；幾次我向毓芳含糊的說起我的心境，她還只是那樣忠實的替我蓋被子，留心到我的藥，我真不能不有點煩悶了。

三月八號

毓芳已搬回去，葦弟卻又想代替那看護的差事。我知道，如若葦弟來，一定比毓芳還好，夜晚若想茶喫時，總不至於因聽到那濃睡中的鼾聲而不願攪擾人而把頭縮進被窩點算了；但我自然拒絕他這好意，他又固執着，我只好說：「你在這裏，我有許多不方便，並且病呢，也好了。」他還要證明間壁的屋子是空着，他可以住間壁，我正在無法時，凌吉士卻來了，我以為他們還不認識，而凌吉士已握着葦弟的手，說是在醫院已見過兩次。葦弟只冷冷的不理他，我笑着向凌吉士說：「這是我的弟弟，小孩子，不懂交際，你常來同他玩罷。」葦弟真的變成了小孩子，喪着臉站起身就走了。我因為有人在面前，便感得不快，也只好掩藏住，並且覺得有點對凌吉士不住。但他卻毫沒介意，反問我：「不是他姓白嗎？怎會變成你的弟弟？」於是我笑了：「那末你是只准姓凌的人叫你做哥哥弟弟的！」於是他也笑了。

近來青年人在一處時，便老喜歡研究到這一個「愛」字，雖說有時我也似乎懂得點，不過終究還是不很說得清。至於男女間的一些小動作，似乎我又太看得明白了。也許便是因為我懂得了這些小動作，而於「愛」才反迷糊，才沒有勇氣鼓吹戀愛，才不敢相信自己還是一個純粹的夠人愛的小女子，並且才會懷疑到世人所謂的「愛」，以及我所接受，「愛」……

在我剛稍微有點懂事的時候，便給愛我的人把我苦夠了，給許多無事的人以詆蔑我，凌辱我的機會，以至我頂親密的小伴侶們也疏遠了。後來又到了愛的脅迫，使我害怕得離開了我的學校。以後，人雖說一天天大了，但總常常感到那些無味的糾纏，因此有時不特懷疑到所謂「愛」，竟會不屑於這種親密。羣弟他說他愛我，為什麼他只會常常給我一些難過呢？譬如今晚，他又來了，來了便哭，並且似乎帶了很濃的興味來哭一樣，無論我說：「你怎麼了，說呀！」我求你，說話呀，羣弟！……」他都不理會。這是從未有的事，我盡我的腦力也猜想不出他所驟遭的這災禍。我應當把不幸朝那一方去揣測呢？後來，大約他是哭夠了，於是才大聲說：「我不喜歡他！」這又是誰

欺侮了你呢，這樣大嚷大鬧的？」我不喜歡那高個子！那同你好的！」哦，這才知道原來還是嘔我的氣。我不覺得會笑了。這種無味的嫉妒，這種自私的佔有，便是所謂愛嗎？我發笑，而這笑，自然不會安慰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並且因了我不屑的態度，更激起他那不可抑制的怒氣。我看着他那放亮的眼光，我以為他要噬人了，我想：「來吧」！但他卻又低下頭去哭了，還揩着眼淚，踉蹌的又走出去。

這種表示，也許是稱爲狂熱的，真率的愛的表現吧，但葦弟卻毫不加思索地來使用在我面前，自然是只會失敗；並不是我願意別人虛僞點，做作點在愛上，我只覺得想靠這種小孩般舉動來打動我的心，是全無用。或者這因爲我的心是生來便如此硬；那我之種種不愜於人意而得來煩惱和傷心，也是應該的。

葦弟一走，自自然然我把自己的心意去揣摩，去仔細回憶到那一種溫柔的，大方的，坦白而又多情的態度上去，光這態度已夠人欣賞得像喫醉一般的感到那融融的蜜意，於是我拿了一張畫片，寫了幾個字，命伙計即刻送到第四寄宿舍去。

三月九號

我看見安安閒閒坐在我房裏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憐到葦弟，我祝禱世人不要像我一樣，忽略了蔑視了那可貴的真誠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裏；我更願有那末一個真誠純潔的女郎去飽領葦弟的愛；並填實葦弟所感得的空虛啊！

三月十三

好幾天又不提筆，不知還是因為我心情不好，或是找不出所謂的情緒。我只知道，從昨天來我是更只想哭了。別人看到我哭，便以為我在想家，想到病，看見我笑呢，又以爲我快樂了，還欣慶着健康的光芒……但所謂朋友皆如是，我能告誰以我的不屑流淚，而又無力笑出的癡蹙心境？並且我看清了自己在人間的種種不願捨棄的熱望以及每次追求而得來的懷喪，所以連自己也不願再同情這未能悟澈所引起的傷心。更哪能捉住一管筆去詳細寫出自怨和自恨呢！

是的，我好像又在發牢騷了。但這只是隱忍着在心頭而反覆向自己說，似手還無礙。因為我並未會有過那種膽量，給人看我的蹙緊眉頭，和聽我的嘆氣，雖說人們早已無條件的贈送過我以「猖傲」「怪僻」等等好字眼。其實，我並不是要發牢騷，我只想

哭，想有那末一個人來讓我倒在他懷裏哭。並告訴他：「我又糟塌我自己了！」不過誰能了解我，抱我，撫慰我呢？是以我只能笑笑中咽住「我又糟塌我自己了」的哭聲。

我到底又爲了什麼呢，這真好難說！自然我是未會有過一刻私自承認我是愛戀上那高個兒了的，但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蘊蓄着一種分析不清的意義。雖說他那頰長的身軀，嫩玫瑰般的臉龐，柔軟的眼波，惹人的嘴角，是可以誘惑許多愛美的女子，並以他那嬌貴的態度傾倒那些還有情愛的。但我豈肯爲了這些無意識的引誘而迷戀到一個十足的南洋人！真的，在他最近的談話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憐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麼？是金錢，是在客廳中能應酬他買賣中朋友們的年青太太，是幾個穿得很標緻的白胖兒子。他的愛情是什麼？是拿金錢在妓院中，去揮霍而得來的一時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擁着香噴噴的肉體，嘴抽着煙捲，同朋友任意談笑，還把左腿疊壓在右膝上；不高興時，便拉倒，回到家裏老婆那裏去。熱心於演講辯論會，網球比賽，留學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繼承父親的職業，做橡樹生意，成資本家……這便是他的志趣！他除了不滿於他父親未曾給他過多的錢以外，便什麼

都是可使他在一夜不會做夢的睡覺；如有，便也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讓他有時也會厭膩起遊戲園，戲場，電影院，公園來……唉，我能說什麼呢？當我明白那使我愛慕的一個高貴的美型裏，是安置着如此的一個卑劣靈魂，並且無緣無故還接受過他的許多親密，這親密自然是還值不了在他從妓院中掙霍裏剩餘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髮際的吻來，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豈不是把我獻給他任他來玩弄我，來比擬到賣笑的姊妹中去！然而這又都只能把責備來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難受的，因為假設只要我自己肯，肯把嚴厲的拒絕放到我眸子中去，我敢相信他不會那樣大膽，並且我也敢相信他之所以不會那樣大膽，是由於他還未曾有過那戀愛的火焰燃熾，……；唉！我應該怎樣來咀咒我自己了！

三月十四

這是愛嗎，也許要愛才具有如此的魔力，不是，爲什麼一個人的思想會變幻得如此不可測！當我睡去的時候？我看不起那美人，但剛從夢裏醒來，一揉開睡眠，便又思念那市儈了。我想：他今天會來嗎？什麼時候呢，早晨，過午，晚上？於是我下跳

牀來，急忙忙的洗臉，鋪牀，還把昨夜丟在地下的一本大書撿起，不住的在邊緣處摩挲着，這是凌吉士昨夜遺忘在這兒的一本威爾遜演講錄。

三月十四晚上

我是有如此一個美的夢想，這夢想是凌吉士所給我的。然而同時又爲他而破滅，所以我因了他才能滿飲着青春的醇酒，在愛情的微笑中度過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認識了「人生」這玩藝，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於痛恨到自己甘於墮落，所招來的，簡直只是最輕的刑罰！真的，有時我爲願保存我所愛的，我竟想到「我沒有力去殺死一個人呢？」

我想遍了，我覺得爲了保存我的美夢，爲了免除使我生活的一天天減少，頂好是即刻上西山好，但毓芳告訴我，說她所託找房子的那位住在西山的朋友還沒有回信來，我又怎好再去詢問或催促呢？不過我決心了，我決心讓那高小子來嘗一嘗我的不柔順，不近理性的倨傲和侮弄。

三月十七

那天晚上葦弟賭着氣回去，今天又小小心的自己來和解，我不覺笑了。並感到他的可愛。如若一個女人只要能找得一個忠實的男伴做一身的歸落，我想誰也沒有我葦弟可靠。我笑問：「葦弟還恨姊姊不呢？」於是他羞慚的說：「不敢。姊姊，你了解我罷！我是除了希冀你不會攆棄我以外不敢有別的念頭的。一切只要你好，你快樂就夠了！」這還不真摯嗎？這還不動人嗎？比起那白臉龐紅嘴唇的如何？但是後來我說：「葦弟，你好，你將來一定是一切都會很滿你意的。」他却露出悽然的一笑。「永世也不會！——但願如你所說……」這又是什麼呢？又是給我難受一下！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賜我以弟弟或朋友的愛罷！單單爲了我的自私，我願我少些糾葛，多快樂點。葦弟愛我，並會說那樣好聽的話，但他忽略了：第一他應當真的減少他的熱望，第二他也應隱藏起他的愛來。我爲了這一個老實的男人，所感到無能的抱歉，真也夠受了。

三月十八

我又託夏在替我往西山找房了。

三月十九

凌吉士居然已幾日不來我這裏了。自然我不會打扮，不會應酬，不會治理家事，我有肺病，無錢，他來我這裏做什麼！我本無須乎要他來，但是真的不來了却又更令我傷心，更證實他以前的輕薄。難道他也是如輩弟一樣老實，當他看到我寫給他的字條：「我有病，請不要再來擾我」，就信爲是真話，竟不可違背，而果真不來麼？這又使我只想再見他一面，到底審看一下這高大的怪物是怎樣的在覷看我。

三月二十

今天我在雲霖處跑了三次，都未會遇見我想見的人，似乎雲霖也有點疑惑，所以他問我這幾天見着凌吉士沒有。我只好又悵悵的跑回來。我實在焦煩得很，我敢自己欺自己說我這幾日沒有念到他嗎？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毓芳和雲霖來邀我到京都大學第三院去聽英語辯論會，並且乙組的組長便是凌吉士。我一聽到這消息，心就立刻砰砰的跳起來。我只得拿病來推辭了這善意的邀請。我這無用的弱者，我沒有膽量去承受那激動，我還是希望我能不

見着他。不過在他倆走時，我却又請他倆致意到凌吉士，說我問候他。唉，這又是多無意識啊！

三月二十一

在我剛喫過鷄子牛奶，一種熟習的叩門聲便響着，在紙格上還印上一個頗長的黑影。我只想跳過去開門，但不知爲一種什麼情感所支使，我咽着氣，低下頭去了。

「莎菲，起來沒有？」這聲音是如此柔嫩令我一聽到會想哭。

爲了知道我已坐在椅子上嗎？爲了知道我無能發氣和拒絕嗎？他輕輕的推開門便走進來了。我不敢仰起我滋潤的眼皮來。

「病好些沒有，剛起來嗎？」

我答不出一句話。

「你真在生我的氣啊。莎菲，你厭煩我，我只好走了。莎菲！」

他走，於我自然很合適，但我又猛然擡起頭拿眼光止住了他開門的手。

誰說他不是一個壞蛋呢，他懂得了。他敢於把我的雙手握得緊緊的。他說：

「莎菲，你捉弄我了。每天我走你門前過，都不敢進來，不是雲霖告訴我說你會生我氣，那我今天還不敢來。你，莎菲，你厭煩我不呢？」

誰都可以體會得出來，假使他這時敢於擁抱住我，狂亂的吻我，我一定會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來：「我愛你呵！我愛你呵！」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裏又在想：「來呀，抱我，我要接吻在你臉上咧！」自然，他依舊還握着我的手，把眼光緊釘在我臉上，然而我搜遍了，在他的各種表示中，我得不着我所等待於他的賜與。爲什麼他僅僅只懂得我的無用，我的可輕侮，而不夠瞭解他之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種怎樣的地位！我恨不得用脚尖踢出他去。不過我又爲了另一種情緒所支配，我向他搖了頭，表示是不厭煩他的來到。

於是我又很柔順的接受了他許多淺薄的情意，聽他又說着那些使他津津有味卑劣享樂，以及「賺錢和化錢」的人生意義。並承他暗示我許多做女人的本分。這些又使我看不起他，暗罵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頭，隱隱痛擊我的心，但當他揚揚地走出我房時，我受逼得又想哭了。因爲我壓制住我那狂熱的欲念，我未曾請求他多留一

會兒。

唉，他走了！

三月二十一夜

在去年這時候，我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爲了有蘊姊千依百順的疼我，我便裝病躺在牀上不肯起來。爲了想受蘊姊撫摩我，便因那着急無以安慰我而流淚的滋味，我伏在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滿意的事而嗚嗚啾啾的哭。便有時因在整日靜寂的沉思裏得了點哀感，但這種淡淡的淒涼，却更令我捨不得去擾亂這情調，似乎在這裏面我也可以味出一縷甜意一樣的。至於在夜深了的法國公園，聽躺在草地上的蘊姊唱牡丹亭，那又是更不願想到的事了。假使她不會被神捉弄般的去愛上那蒼白臉色的男人，她一定不會死去的這樣快，我當然不會一人漂流到北京，無親無愛的在病中掙扎，雖說有幾個朋友，他們也很體惜我，但在我所感應得出的我和他們的關係能和蘊姐的愛在一個天平上相秤嗎？想起蘊姊，我是真應當從前在蘊姊面前撒嬌一樣的縱聲大哭，不過一年來，因爲多懂得了一些事，雖說時時想哭却又咽住了，怕讓人知道了厭煩。近來

呢，我更是不知爲了什麼只能焦急。而想得點空閒去思慮一下我所做的，我所想的，關於我的身體，我的名譽，我的前途的好處和歹處的時間也沒有，整天把紊亂的腦筋只放到一個我不願想到的去處，因爲便是我想逃避的，所以越把我弄到成焦煩苦惱得不堪言說！但是我除了說一死了也活該！是不能再希冀什麼了。我能求得一些同情和慰藉嗎？然而我們似乎在乎的人乞憐了。

晚飯一喫過，毓芳便和雲霖來我這兒坐，到九點我還不肯放他倆走。我知道，毓芳礙住面子祇好又坐下來，雲霖藉口要預備明天的課，執意一人走回去了。於是我隱隱的向毓芳吐露我近來所感得的窘狀，我只想她能懂得這事，並且能硬自作主來把我的生活改變一下，做我自己所不能勝任的。但她完完把話聽到反面去了，她忠實的告誡我：「莎菲，我覺得你太不老實，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你的眼淚了。你要知道，凌吉士他們比不得在上海同我們玩耍的那羣孩子，他們很少機會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點好意的，你不要令他將來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那裏會愛到他的呢？」這錯誤是不是又該歸到我，假設我不想求助於她而向她饒舌，是不是她不會說

出這更令我生氣，更令我傷心的話來？我噎着氣又笑了：「芳姊，不要把我說得太壞了吓！」

毓芳願意留下住一夜時，我又趕着她走了。

像那些才女們，因得了一點點不很受用，便能「我是多愁善感呀」，「悲哀呀我的心中呀」……做出許多新舊的詩。我呢，沒出息的，白白被這些詩境困着，連想以哭代替詩句來表現一下我的情感的搏鬥都不能。光在這上面，爲了不如人，也應擦開一切去努力做人才對，便還退一千步說，爲了自己的熱鬧，得一羣淺薄眼光之讚頌，我總也不該不拏起筆或鎗來。真的便把自己陷到比死還難忍的苦境裏，單單爲了那男人的柔髮，紅脣？……

我又夢想到歐洲中古的騎士風度，這拿來比擬是不會有錯，如其是有人看到凌吉士過的。他又能把那東方特長的溫柔保留着。神把什麼好的，都慨然賜給他了，但神爲什麼不再給他一點聰明呢？他還不懂得真的愛情呢，他確是不懂得，雖說他有了妻。（今夜毓芳告我的）雖說他會在新加坡乘着腳踏車追趕坐洋車的女人，因而戀愛

過一小段時間，雖說他曾在「韓家潭」住過夜。但他真得到一個女人的愛過麼？他愛過一個女人麼？我敢說不會！

一種奇怪的思想又在我腦中燃熾了。我決定來教教這大學生。這宇宙並不是像他所懂的那樣簡單的啊！

三月二十二

在心的忙亂中，我勉強竟寫了這些日記了。早先是因為蘊姐寫信來要，再三再四的，我只好開始來寫。現在是蘊姐又死了好久，我還捨不得不繼續下去，心想便爲了蘊姐在世時所諄諄向我說一些話而便永遠寫下去做紀念蘊姐也好。所以無論我那樣不願提筆，也只得胡亂畫下一頁半頁的字來。本來是睡了，但望到掛在壁上蘊姐的像，忍不住又爬起。爲免掉想念蘊姐的難受而提筆了。自然，這日記，我總是覺得除了蘊姐我不願給任何人看。第一是因爲這是特爲了蘊姐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記下的一些瑣瑣碎碎的事，二來我也怕別人給一些理智的面孔給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會因了別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也感到像犯了罪一樣的難受。所以這黑皮的小

本子我是許久以來都安放在枕頭底下的墊被的下層。今天不幸我却違背我的初意了，然而也是不得已，雖說似乎是出於毫末思考。原因是葦弟近來非常誤解我，以致常常使得他自己不安，而又常常波及我，我相信在我平日的一舉一動中，我都很能表示出我的態度來。爲什麼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呢？難道我能直捷的說明，和阻止他的愛嗎！我常常想，假設這不是葦弟而是另外一人，我將會知道怎樣處置是最合法的。偏偏又是如此能令我忍不下心去的一個好人！我無法了，我只好把我的日記給他看。讓他知道他之在我的心裏是怎樣的無希望，並知道我是如何涼薄的反反覆覆的不足愛的女人。假設葦弟知道我，我自然是會將他當做我唯一可訴心肺的朋友，我會熱誠的擁着他同他接吻。我將替他願望那世界上最可愛，最美的女人。……日記，葦弟是看過一遍，又一遍了，雖說他曾經哭過。但態度非常鎮靜，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我說：

「懂得了姊姊嗎？」

他點頭。

「相信姊姊嗎？」

「關於那方面的？」

於是我懂得那點頭的意義，誰能懂得我呢，便能懂得了這只能表現我萬分之一的日記，也只能令我看到這有限的而傷心齟！何況，希求人了解，而以想方設計用文字來反覆說明的日記給人看，已夠是多麼可傷心的事？並且，後來輩弟還怕我以為他未會懂得我，於是不住的說：

「你愛他！你愛他！我不配你！」

我真想一賭氣扯了這日記。我能說我沒有糟塌這日記嗎？我只好向輩弟說：「我要睡了，明天再來罷。」

在人裏面，真不必求什麼！這不是頂可怕的嗎？假設蘊姊在，看見我這日記，我知道，她是會抱着我哭：「莎菲，我的莎菲！我為什麼不再變得偉大點，讓我的莎菲不至於這樣苦啊……」但蘊姐已死了，我拿着這日記應怎樣的來痛哭才對！

三月二十三

凌吉士向我說：「莎菲！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女子」。我了解這並不是懂得了我的

什麼而說出的句贊嘆。他所以爲奇怪的，無非是看見我的破爛了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屜，無緣無故扯碎了的新棉袍，保存着一些舊的小玩具，……還有什麼？聽見些不常的笑聲，至於別的，他便無能去體會了，我也從未向他說過一句我自己的話。譬如他說「我以後要努力賺錢呀」。我便笑；他說到邀起幾個朋友在公園追着女學生時，「莎菲，那真有趣，」我也笑。自然，他所說的奇怪，只是一種在他習慣上不常的奇怪。並且我也很傷心我無能使他了解我而敬重我。我是什麼也不希求了，除了往西山去。我想到我過去的一切妄想，我好笑！

三月二十四

一嘗他單獨在我面前時，我覷着那臉龐，聆着那音樂般的聲音，我心便忍受那感情的鞭打！爲什麼不撲過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肩梢，他的……無論什麼地方？真的，有時話都到口邊了：「我的王！准許我親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從沒有過理智，是受另一種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無論他的思想是怎樣壞，而他使我如此癡狂的動情，是會有過而無疑，那我爲什麼不承認我是愛上了他咧？並

且，我敢斷定，假使他能把我緊緊的擁抱着，讓我吻遍他全身，然後他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我都會快樂的閉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愛情的死的來到。唉！我竟愛他了，我要他給我一個好好的死就夠了。……

三月二十四夜深

我決心了。我爲拯救我自己被一種色的誘惑而墮落，我明早便會到夏那兒去，以免看見了凌吉士又痛苦，這痛苦已纏縛我如是之久了！

三月二十六

爲了一種糾纏而去，但又遭逢着另一種糾纏，使我不得不又急遽的轉來了。在我去夏那兒的第二天，夢如便也去了。雖說她是看另一人去的，但使我很感到不快活。夜晚，她大發其對感情的一種新近所獲得的議論，隱隱的含着譏刺向我，我默然。爲不願讓她更得意，我睜着眼，睡在夏的床上等到了天明，我才又忍着氣轉來……

毓芳告訴我，說西山房子已找好了，並且又另外替我邀了一個女伴，也是養病的，而這女伴同毓芳又算是一個很好的朋友。聽到這消息，應該是很歡喜吧，但我剛

剛在眉頭舒展了一點喜色，而一種黯然的淒涼便罩上了。雖說我從小便離開家，在外面混，但都有我的親戚朋友隨着我，這次上西山，固然說起來離城只有幾十里，但在我，一個活了二十歲的人，開始一人跑到暮生的地方去，還是第一次，假使我竟無聲無息的死在那山上，誰是第一個發現我死屍的？我能擔保我不會死在那裏嗎？也許別人會笑我擔憂到這些小事，而我卻真的哭過，當我問毓芳捨不得捨得我時，而毓芳卻笑，笑我問小孩話，說是這一點路有什麼捨不得，直到毓芳准許了我每禮拜上山一次，我才不好意思的揩乾眼淚。

下午我到葦弟那兒去了，葦弟也說他一禮拜上山一次，填毓芳不去的空日。

回來已夜了，我一人寂寞寂寞的在收拾東西，想到我要離開北京的這些朋友們，我又哭了。但一想到朋友們都未曾向我流淚，我又擦去我臉上的淚痕。我是將一人寂寞寂寞的又離開這古城了。

在寂寞裏，我又想到凌吉士了，其實，話不是這樣說，凌吉士簡直不能說「想起」，「又想起」，完全是整天都在繫念到他，只能說：「又來講我的凌吉士吧」。這

幾天我故意造成的離別，在我是不可計的損失，我本想放鬆了他，而我把他捏得更緊了。我既不能把他從我心裏壓根兒拔去，我爲什麼要躲避着不見他的面呢？這真使我懊惱，我不能便如此同他離別，這樣寂寂寞寞的走上西山……

三月二十七

一早毓芳便上西山去了，去替我佈置房子，說好明天我便去。我爲她這番感情，我應怎樣去找得那些沒有的字來表示我的感謝。我本想再歇一天在城裏，便也不好說出了。

我正焦急的時候，凌吉士才來，我握緊他雙手，他說：

「莎菲！幾天沒見你了！」

我很願意在這時我能哭得出來，抱着他哭，但眼淚只能噙在眼裏，我只好又笑了。他聽見明天我要上山時，他顯出的那驚訝和一種嗟嘆，又很安慰到我，於是我真的笑了。他見到我笑，便把我的手反捏得緊緊的，緊得使我生痛。他怨恨似的說：

「你笑！你笑！」

這痛，是我從未有過的舒適，好像心裏也正錐下去一個什麼東西，我很想倒下他的手腕去，而這時葦弟卻來了

葦弟知道他恨他來，而他偏不走。我向葦吉士使眼色，我說：「這點鐘有課吧？」於是我送葦吉士出來。他問我明早什麼時候走，我告他；我問他還來不來呢，他說回頭來；於是我望着他快樂了，我忘了他是怎樣可鄙的人格，和美的相貌了，這時他在我的眼裏是一個傳奇中的情人。哈，莎菲有了一個情人了！……

三月二十七晚

自從我趕走葦弟到這時已是整整五個鐘頭了。在這五點鐘裏，我應怎樣才想得出一個恰合的名字來稱呼牠？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這小房子裏不安的坐下，又站起，又跑到門縫邊瞧，但是——他一定不來了，他一定不來了，於是我又想哭，哭我走得這樣淒涼，北京城就沒有一個人陪我一哭嗎，是的，我是應該離開這冷酷的北京的，爲什麼我要捨不得這板床，這油膩的書桌，這三條腿的椅子……是的，明早我就要走了，北京的朋友們不會再膩煩莎菲的病。爲了朋友們輕快的舒適，莎菲便爲朋友們死在西

山也是該的！但都能如此的讓莎菲一人得不着一點熱情，孤孤寂寂的上山去，想來莎菲不死，也不會有損害或激動於人心吧……不想了！不想！有什麼可想的？假使莎菲不如此貪心在攫取感情，那莎菲不是便很可滿足於那些眉目間的同情了嗎？……

關於朋友，我不說了。我知道永世也不會使莎菲感到滿足這人間的友誼的！

但我能滿足些什麼呢？凌吉士答應我來，而這時已晚上九點了。縱是他來了，我便會很快樂嗎？他會給我所須要的吗？……

想起他不來，我又該痛恨我自己了！在很早的從前，我懂得對付那一種男人便應用那一種態度，而到現在反蠢了。當我問他還來不來時，我怎能顯露出那希求的眼光，在一個漂亮人面前，是不應老實，讓人瞧不起……但我愛他，為什麼我要使用技巧？我不能直接向他表明我的愛嗎？並且我覺得只要於人無損。便吻人一百下，為什麼便不可以被准許呢？

他既答應來，而又失信，顯見得是在戲弄我。朋友，留點好意在莎菲走時，總不至於像是一種損失吧。

今夜我簡直狂了。語言，文字是怎樣在這時顯得無用！我心像被許多小老鼠啃着一樣，又像一盆火在心裏燃燒。我想把什麼東西摔破，又想冒着夜氣在外面亂跑去，我無法制止我狂熱的感情的激蕩，我便躺在這熱情的針氈上，反過去也刺着，翻過來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鍋裏聽到那油沸的響聲，感到渾身的灼熱……爲什麼我不跑出去呢？我等着一種渺茫的無意義的希望到來！哈……想到那紅脣，我又癩了！假使這希望是可能的話——我獨自又忍不住笑，我再三再四反覆問我自己：「愛他嗎？」我更笑了。莎菲不會傻到如此地步去愛上那南洋人。難道因了我不承認我的愛，便不可以被人准許做一點兒於人也無損的事。

假使今夜他竟不來，我怎能甘心便忽然上西山去……

唉！九點半了！

九點四十分！

三月二十八晨三時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的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遠的沉

溺在失望的苦惱中，但除了自己，誰能夠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在這本日記裏，與其說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記錄，不如直接算爲莎菲眼淚的每一個點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覺得更切實。然而這本日記現在是要收束了，因爲莎菲已無須乎此——用眼淚來洩憤和安慰，這原因是對於一切都覺得無意識，流淚更是這無意識的極深的表白，可是在這最後一頁的日記上，莎菲應該用快樂的心情來慶祝，她是從最大的那失望中，驀然得到了滿足，這滿足似乎要使人快樂得到死才對。但是我，我只從那滿足中感到勝利，從這勝利中得到凜涼，而更深的認識我自己的可憐處，可笑處，因此把我這幾月來所繫繫於夢想的一點「美」反飄渺了，——這個美便是那高個兒的丰儀！

我應該怎樣來解釋呢？一個完全癡狂於男人儀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會愛他，這不會愛，很容易說明，就是在他丰儀的裏面是躲着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又傾慕他，思念他，甚至於沒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義的保障了；並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攏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心的狂笑中

瓦解去，也願意。其實，單單能獲得騎士一般的那人兒的溫柔的一撫摩，隨便他的手尖觸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犧牲一切：我也肯。

我應當發癲，因為像這些幻想中的異跡，夢似的，終於毫無困難的都給我得到了。但是從這中間，我所感得的是我所想像的那些會醉我靈魂的幸福麼？不啊！

管他——凌吉士——在晚間十點鐘來到時候，開始向我囁嚅的表白，說他是如何的在想我……還使我心動過好幾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慾在燃燒的眼睛，我就害怕了。於是從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發出的更醜的誓語，又振起我的自尊心來！假使他把這串淺薄肉麻的情話去對別個女人說，一定是很動聽的，可以得一個所謂的愛的心吧。但他卻向我，就由這些話語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遠了。唉，可憐的男子！神既然賦與你這樣的一副美形，卻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一個毫不相稱的靈魂放到你人生的頂上！你以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嗎？我所歡喜的是「金錢」嗎？我所驕傲的是「地位」嗎？「你，在我面前，是顯得多麼可憐的一個男子啊！」我真要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樣把眼光鎖住我臉上，是被情慾之火燃燒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於

肉感的滿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來摧殘我的心；但他卻哭聲的向我說：「莎菲，你信我，我是不會負你的！」啊。可憐的人！他還不知道在他面前的這女人，是用如何的輕蔑去可憐他的使用這些做作，這些話！我竟忍不住而笑出聲來，說他也知道愛，會愛我，這只是近於開玩笑！那情慾之火的巢穴——那兩隻灼閃的眼睛，不正在宣佈他除了可鄙的殘薄的須要，別的一切都知道麼？

「喂，聰明一點，走開吧，『韓家潭』那個地方才是你尋樂的場所！」我既然認清他，我就應該這樣說，教這個人類中最劣種的人兒滾出去，然而，雖說我暗暗地在嘲笑他，但當他大膽地貿然伸開手臂來擁我時，我竟又忘記了一切，我臨時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驕傲，我是完全被那僅有的一副好丰儀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緊些！多抱我一會兒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時還有一點自制力，我該會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那東西，而把他像一塊石頭般，丟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麼言語或心情來痛悔？他，凌吉士，這樣一個可鄙的人，吻我了！我靜靜默默的承受着！但那時，在一個溫潤的軟熱的東西放到我臉上，我心中得到的

是些什麼呢？我不能像別的女人一樣會暈倒在她那愛人的臂膀裏！我是張大着眼睛望他，我想：「我勝利了！我勝利了！」因為他所以使我迷戀的那東西，在吻我時，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時鄙夷我自己了！於是我忽然傷心起來，我把他用力推開，我哭了。

他也許忽略了我的眼淚，以為他的嘴唇是給我如何的溫軟，如何的嫩膩，是把我心的融醉到發迷的狀態裏吧，所以他又挨我坐着，繼續說了許多所謂愛情表白的肉麻話。

「何必把你那令人惋惜處暴露得無餘呢？」我真這樣的又可憐起他來。

我說：「不要亂想吧。說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他聽着，誰知道他對於這話是得到怎樣的感觸？他又吻我，但我躲開了，於是那嘴唇便落到我手上……

我決心了，因為這時我有的是充足的清晰的腦力，我要他走，他帶點抱怨顏色，纏着我。我想，「為什麼你也是這樣傻勁呢？」他於是直待到夜十二點半鐘才走。

他走後，我想起適間的事情。我就用所有的力量，來痛擊我的心！爲什麼呢，給一個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愛他，還嘲笑他，又讓他來擁抱？真的，單憑了一種騎士般的丰度，就能使我墮落到如此地步麼？

總之，我是給我自己糟塌了，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我的天，這有什麼法子去報復而償還一切的損失？

好在這宇宙間，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費得儘夠了。那末因爲一番經歷而使我更陷到極深的悲境裏去，似乎也不成一個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願留在北京，西山更不願去了，我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餘剩，因此我的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我狂笑的憐惜我自己：

「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憐你，莎菲！」

莎菲日記第二部

五月四日

不寫日記幾年了。人事真變遷得快。近來時間太空閒，從一個舊的抽屜裏翻出了幾年前的日記，自己覺得在那黃了的紙上所留下的影，是與自己完全判若兩人了。那裏所烙印上的莎菲，也許還爲一些人喜歡；也許還有一些密切的朋友在掛牽着她，想着她最近的遭遇，那失去了愛人的難堪的慘變。可是我自己呢，我讀了我幾年前的東西，沒有一點感傷和留戀，沒有一點舊的情緒重溫着我的心，真的是過去了！過去的豈止這一點點日記時代；所有的夢幻，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感傷，所有的愛情的享受，都過去了，流走得是這樣自然，流走得是這樣不使我自己驚訝，流起得是這樣不使我自己有一點沾滯。多麼痛快，多麼輕捷的我便跳在現在的地步了。當然現在我還是不好，也許我還遺留得有許多過去的成分，是我自己看不清，而常常要在不覺之中，反映出那種意識來的，也許我不是強頑的人，我或者又墮入到另外的歧途上，雖說我相信，我是可以把握着自己，不讓自己再糊塗再懶惰，然而話總是這麼說，我們不否認環境，我是還在一個極舊式，比我過去還可能到更墮落的地步去的。這是一個關鍵，一個危險的時代，在這時的莎菲自己也覺到。我現在的確比較空閒，沒有

固定的事限制着我，我願意抽出一小部分時間來記下我每天的事，或是感想，在這裏忠實的寫我的供狀，像從前的坦白一樣，然而同時我得審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進我自己，因為我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只知愁煩的少女時代了。

我因為近來常常學着寫一點小說的東西，養成一種好說故事的習慣，所以總覺得在這裏補述一點我的歷史也是好的。因為怕或許會有人要看到這日記的。我是在寫了第一部日記沒有好久，那時還留在北京，（謝謝許多為莎菲擔心的人，她並沒有像那日記中跑到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她生命的餘剩），在偶爾的機會中，遇到了一個十九歲的男孩，兩人都沒有一點猶疑，在快得使人不能相信的相識中，就住在一塊了。真是像神話中的小孩般生活了一陣，飛快的兩年過去了。接着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這裏經過了一些變化，移轉了一些地方，人在這之中變了好些，不變的只有我們還是非常相愛，而且我們覺得更有希望起來。我們比較更理解了一些，當他忙於別的一些事的時候，我覺得我更愛他些了，因為更看出他對人生的嚴肅，和進取，於是第六年又在開始，我們都抱着一個目的，一種希望，我們都向着一個方向走去，我們都

充實，都快樂。而且我在這時做了一個小嬰兒的母親。我們並不願意有小孩，也不能有小孩，因為小孩太妨害我們了。不過，我們究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沒有超過這種愛，小的，乖的嬰孩，顯着天真的，紅的嫩臉睡在搖籃裏的時候，是給了做父母的人許多勞苦的慰安的。小孩又吵得很，我的精神和身體吃了有生以來未有過的苦。我是一個女人，我不缺少豐富的母愛，我假如一定要把小孩留在我身邊，我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算來還好，我算戰勝了這第一道難關，我把小孩送回了湖南，送到我家裏，而且我沒有在我母親面前流一顆眼淚，把故事另外編過，到底忠厚的人容易騙，我在家裏住了兩天便出來了。帶着一顆茫然的心。一個人租了現在住的這房子，這就是過去不久的事。我的確還是免不掉常常難過，雖說我不對人說，雖說別人看到我笑笑能說有點覺得我無情。不過現在我自己覺得好多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平靜起來，有理性起來，我不願意我正如像別人所揣想的一樣，我會爲一個死去的人成天把時間在追念裏消耗過。我是在開始讀書，開始做事，開始重新做人的時候了。我要一切過去的事都無痕的過去，我只向着前方。一點也不回頭。

不，不能再這樣寫下去了，這不像日記體裁，我的文章也隨著心境變得完全不同了。看了我的第一部日記的人又來看這第二部；他就知道我沒有說錯，我想我寫不像那樣的文章了。不過不管牠，究竟那篇東西是修飾過，是比原來寫得更深入和更誇張的東西，別人喜歡牠當然有道理，而我這部日記可不必那樣費神，我真是只寫着給自己看，不，自己也許並不須要看這東西，我是完全要利用到一點空閒的時間，寫點拉拉雜雜的話，做爲我的休息。因爲一個人關在房子裏，找不到機會可以說話，看書又是太吃苦的事，因爲假如不是看無聊的小說，是總得很用心的。寫文章不一定成天都能寫，這便不是容易的事。爲要壓迫着自己不准滿馬路去蕩，覺得用這麼一種記日記的方法，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我有一陣在馬路上跑得真可怕，因爲感情衝動得太利害，屋子太小了，是容不下我那顆狂亂的心的。不過近來，這一禮拜來我是比較好多了。我寫了一些文章。

今天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爲我已寫了快兩個鐘頭，我在寫到當中時間，不該去想了一會。日記不能算是開始，因爲什麼話也沒說，沒有記上一點什麼東西。好，現

在就打住，明天再說吧。

五月五日

日記規矩總是先說天氣，我現在也來說天氣吧。今天是個晴天。有白的雲團。風從南邊吹來。微微有點夏天的景象了。我起得很早。近來都是起得很早的。一個人睡覺容易醒些。房子裏的窗戶都是大開着的，清晨的風容易把人吹醒也是一個原因，我過去有一個壞習慣，便是當睡醒了的時候還捨不得起身，總要多躲一回兒，爲的好想事。我確是一個喜歡幻想的人。現在我不准我這樣了。因爲想事會頭昏，而且我不願意去做一些無味的想像了。所以我總是一醒來，便託着跳下床，穿上我的舊的，然而却舒服的大袍，光着腳走到浴室間去。這時房東不會起來的。他們是吃鴉片烟的一家人。上午多半只有我一個人屋子裏走動。我學會了洗冷水，當然是因爲沒有熱水給我洗，不過我也願意習慣用冷水，我想這樣身體我更可以訓練得好些。我從前常常糟塌自己身體，我現在要愛惜自己起來了，因爲我總覺得我還要做許多事。

我寫了三頁文章。昨天寫了五頁。不過我這人終究不行，舊的情感殘留得太多

了，你看多麼可笑，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我很想找到一點牡丹花。我自己覺得自己不應該，可是總存上這麼一個心。就跑這一次了也好的。因為我記起這是我們的一個紀念日，我們相識就在六年前的這天，那時完全是小孩，一點事也不懂，在朦朧的月亮底下，月亮照着中央公園的柳樹，我們偷着剛剛盛開的牡丹。當然我不必想着那無間的遊戲，當然我並不覺得那定是怎麼使人回想起來動心又動魄，可是，這意識真可怕，我真的是那麼很頑固的只覺得那牡丹花在眼前晃，我只想能找得一朶。不過我並沒有找到，這東西在上海是珍寶。

水

一

家裏的人，和着一些倉促搬來的親戚，靜靜的坐在黑下來的的堂屋裏。有着一點點淡青色的月光照到茅屋的門前，是初八九裏的月亮。小到五歲的老公也在這裏，把剃了不久的光頭，靠在她媽劉二媽的懷裏，寧靜的張着小小的耳朵聽着，他並不知道

要聽些什麼，他不過學着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那末聽着就是的。遠遠似乎有狗在叫。風在送一些使人不安的聲音，不過是一些不確定的聲音，或許就是風自己走過叢密的樹梢吧。

「聽呀，聽見沒有？你們聽呀！」小小的聲音從屋角發出。

「是有人在喊着什麼罷。」

「是的，像是從東邊渡口那裏傳來的。」

「見神見鬼的，老子什麼也沒有聽見。」

「真像是有點響聲呢，不要做聲，聽罷！」

絮絮的話聲沒有停下去好久，剛剛有點使人聽得不耐的時候，那老外婆，缺了牙，聾着耳朵的，頭髮脫光了的老外婆，又戰戰的用着那乾了的聲音自語起來：

「唉，怎樣得了！老天爺！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水不要趕來就好。我一輩子經了多少災難，都逃過了。這關口曉得怎麼樣。我並不怕死，就怕這樣死，子子孫孫這末一大羣，我的屍骨不要緊，我怎麼能放心他們……」

「大數一到，什麼也管不了的，管他娘，管他子子孫孫……」

「你聲音不好小點嗎？你這沒良心的雜種！你要讓她聽見了的！」

「叫她睡去。毛妹！你招呼你奶奶去睡在三姑媽床上。她今天一定累了。她走了不少路呢。」

奶奶！奶奶！睡覺去！睡覺去！」

「你這丫頭！我要坐在這裏，我要等他們，他們要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大媽！真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他們不知在什麼地方？你說怎麼樣？今夜不要緊罷？我們家裏……唉……」

「鬼曉得這些事！現在求菩薩也沒用了！」

「菩薩，我不信他就這末要和我們做對頭，過一年漲一次水，真的只是菩薩做鬼，我們一定要將菩薩打下來，管他龍王也好，閻王也好，哪吒三太子還抽過龍王的筋呢。我們這些人，這些插田的人，這些受災的人，還怕打不過一個菩薩嗎？救什麼堤，守什麼夜，讓牠媽的水淹進來好了！我們只去打菩薩，那個和我們做對頭的人……」

…

「大福你這小子懂什麼！菩薩又看不見，你儘瞎說八道……」

「真是過一年漲一次水……」

「哼，你們看吧，今年可不比往年……」

這些堅實的婦人的聲音，平素是不常說話的，沒有這末好的機會集在一塊，手脚忙着的這些婦人，現在都陸續的說了起來，忘記了適才的寂靜。

夾在這些紛亂的搶着說的語聲之中，那幾個被做母親的人壓住不准出去的稍大的男孩子，時時吐着瞧不起的念念的聲音。還和那咒話似的老外婆的自語：

「幾十年了，我小的時候，龍兒那樣大，七歲，我喫過樹皮，喫過觀音土，走過許多地方，跟着家裏人，一大羣，先是很多，後來一天天少了下來，饑荒，瘟疫，屍首四處八方的留着，哪個去葬呢，喂烏鴉，喂野狗。死得太多了，我的姐姐，小的弟弟，喫着奶的弟弟死在她前頭，伯媽死在她後頭，跟着是滿叔，我們那地方是叫滿叔的，……我那時是七歲，命却不算小，我拖到了這裏，做了好久的小叫化子，後來賣

到張家做了頭，天天挨打也沒有死去。事情過去六十年，六十五年了，想起來就如同在眼前一樣，我正是龍兒這樣大，七歲，我有一條小辮子，像麻雀尾巴，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水，水……後來是……」

龍兒不歡喜聽外婆提他的名字，他聽着那乾着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訴說，有點怕起來，有點感覺得在同不祥的事要接近了，他輕輕的向着哥哥們的身邊移去。

張着耳朵聽的老么，帶着微睡的瞌睡，又張着眼睛在從模糊的一些人影上，望了這個又望那個，望到外婆的影子時，想起她那瀉着的嘴，那末難艱的一瀉一瀉，頑皮又在那聰明的小腦中爬，他只想笑，可是今夜不知爲什麼，沉沉的空氣壓着他，他總笑不出來。

「砰」的一下，不知什麼人在這時碰落了什麼東西，大約是茶杯之類從桌上掉下來，在泥土上碰碎了。話在這時都停住。人心裏駭了一跳。也並沒有人追究。不安的寂靜又躡了進來。

風真的送來了一些小的聲音。

外婆還在繼續着她話，那些像咒語似的東西。

「我是不曉得怪誰才好，死了的老伴是結實的，兒子是結實的，我們都沒有懶過，天老爺真不公平，日子不得完，饑餓也不得完，我是不要緊，算隔死不遠，可是一代又一代，還不是一樣。從前年紀輕的時候，還祇望有那末一天，世界會翻一個身，也輪到我們窮人身上來。到老了才知道那是些傻想頭，一輩子忠厚，一輩子傻。到明兒，我死了，世界還不知怎麼呢？一定更苦，更苦……」

「討厭死了，劈劈叨叨有什麼用？更苦，更苦，苦到盡頭就好翻身了，怕什麼苦……」

這個有點尖銳，有點憤懣的聲音被一陣陡起的狗的狂吠吞噬了下去。人的視線便都集中了透過那青色的，暗灰色的夜，從大開着的門裏，望着那籠罩在烟霧中，望不清，消失了輪廓的蒼茫的遠處。在那巍然立在屋前邊，池塘邊，路邊的大桂花樹下，走出一個人影來。「吡，吡，」的他吼叫了兩聲，在屋外的廣漠的夜色裏。於是停了吠聲，用鼻子嗅着的兩條狗，跟在影子的身後，走進了屋來。

「呵，是三爺。」

「怎麼樣了，從堤上來的罷？」

「該會退了一點……」

「二哥呢？……」

「怎麼燈也不點一個，就打算天要坍下來，不想過日子了麼？」

沒有油了呀。還剩兩枝小臘燭。就不留着急時候用嗎？」

「到底怎麼了？一些聲音也沒有聽見，退了些麼？」

「退哈欠，（退些什麼）人都到下頭去了，下頭打鐘沒有聽見麼？湯家闕一帶有點不穩當，那裏堤鬆些。屎到了門口才來挖毛廁。見他娘的鬼！我不信救得了個什麼，管牠什麼湯家闕，李家闕，明兒看罷，一概成湖！」

「我們這裏哩？……」

「三爺，底下還好吧，明天我們好回去麼？來的時候，忘記了那兩只小豬呢。」

「有茶罷？說不定，湯家闕要是壞了，我們就不怕，水會往那裏流，這裏勢子就

鬆一口勁，不過，那邊，那望不盡的一片田，實在沖了這裏還好點，我們裏邊趕不上那邊一半多。這才大家都去了。死到臨頭還分什麼彼此！只是這裏留的人也少了一點，我來叫人的，大福二福都跟我去吧，只要有一個小孔冒水蓮一點看見，就會完場的。這真不是玩藝兒！」

「還有那隻烏雲蓋雪的貓……」

「救了下頭，那我們家就要完了呀，我們能夠住在這裏一輩子麼？」

「水要再大了，這裏也靠不住呢。……」

「下半年怎麼得了呢？……」

「眼前就得了麼？」

「枕頭底下還有一個蠅蠅兒呀，我不該把牠放在枕頭底下的，水來了，牠一定跑不了呀！……」

三爺的那影子，從影子上也可以看見那有着壯大的胸脯和臂膀的，又立了起來，站到門邊去，沉沉的說道：

「安靜點吧，不要慌，事情來了急是不中用的。我們走罷，二毛三毛也好去的，小孩子眼尖，去幫着看看也好。么表弟人不好就不要去。」

都是巴不得要去的，坐在家裏聽女人們嘖嘖咕咕真急死人。水要來也要看着牠來，幾個精靈的影子，跳動着，摸摸索索去找短褂。今年真是個涼快的夏天，露天打赤膊就有點不行。

「到底怎麼樣了，不看見總不放心……」

「看見了也放不了心呢，你去罷，什麼也不看見，模模糊糊一片望不見頭的大水，吼着聲音激流了來，又激流下去了。夜晚上聽着，任你心硬的人也有點怕。」

這個大漢子的三爺，強壯的，充實的農民，平素天不怕，地不怕，綽號叫張飛的三爺，有着使人信賴的膽量 and 身軀的人，也在一些女人們面前說了怕，是無形添重了人心裏的負擔。

「是什麼時候了呢？我一定要跟你們去。我不願留在家裏，今天家裏有鬼。唉，真怕人呢！」

「放屁，不准你跟去，你有什麼用，在家裏管着龍兒同菊姐，家裏有鬼，外頭才更有鬼呢。」

站了起來的三姆，又忿忿的坐下去了。菊姐就走到她面前。

大福他們輕輕的跳到了屋外了。外面風涼許多，天上有朦朦的月亮，還有密密的星。河路斜斜的拖着。

「天河裏也漲水的罷？……」

「那織女牛郎也要逃荒囉……」

「什麼時候好回來？……」

「哪有一定，大約天亮罷。」

「我是不怕的，我活了七十多歲了，我看得真多，瘟疫跟着饑餓跑，死又跑在那後面。我是沒有什麼死不得，世界是這樣。我們這樣的人太好了，太好了，死到陰間不知怎麼樣，總該公平一點罷……」

三爺帶着幾個孩子，快步的遂向桂花樹的那邊去了。兩條黃狗跟在他們後面，跑。

了好遠又跑了回來。

一些眼睛從黑暗裏也送了他們遠去，大家都不知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龍兒悄悄地把手放在剛才大福坐的長凳上摸着，本來想喊他爸一聲的，又想跟着哥哥跑去的，都沒有做到。現在看見他們都走得不見了。他們一定是到白天的那堤上，他白天在堤上看見過那黃色的滾滾的大水，水上飄着些桌子，床，紅漆的箱和櫃，還有雞有狗有人蹲在那上面的屋椽，他不懂得大人門指點着心的憐憫，他只感着親鮮有趣，眺望着那些在急流之中飄去的東西，連飯也不想喫。可是在現在的空氣底下，壓得很緊的，他雖說還在想那些有趣的發現，那小小的搖籃也在許多東西之中飄着的，却不能生出一點點快樂的心腸，轉而有的黯黯的情緒，爲那些在黑夜裏也不能停下不飄的東西，擔着很大的心事。

「我曉得的，有錢的人不會怕水的，這些東西吾只欺侮我們這些良善的狗，我在張家做了頭時候也漲過水，那年不知有幾多叫化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關他們的事，少爺們還跑到魁星閣去喫酒，說是好景緻呢，老爺就在那年發了更大的財，

穀價漲了六七倍，他還捨不得賣，看見野外的屍身一天一天多了起來……唉，講起來都不信有錢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天老爺的眼睛，我敬了一輩子神，他是連看我們一下也沒有的，他就只養在有錢的人家吧……」

有個老鼠從裏房跑了出來。又跑到對過那間去了，很響的聲音，碰着了一些東西，把剛剛有點要睡的老么又駭了醒來。

「有些事情是奇怪的，這老鼠就有點靈，水還沒有來，牠就懂得搬家，家裏一到忽然不見這東西，就一定有禍事，你們不信，你們看我說罷，從前……」

好說一點故事的大媽，無意中抓到了這一個題材，不等別人問便開始了她一半聽來，一半加花的像是神話的東西。只有幾個女孩用着惕惕的心情聽着，假使在平常，這一定是一個很熱鬧的談話，但因為大家，雖說也是歡喜聽點閒話的這些女人們，在這時，心裏懷着大的黑暗的時候，却一點也表示不出有聽這些話的需要和趣味。所以故事說不到幾句，便停下來了。在突然的停下之後，屋子裏便又加緊了空虛和不安的空氣。

風從遠遠的吹來。一直往屋子裏飛，帶來了潮溼的泥土氣，又帶來了一些聽不清，却實在有點嘈雜的人語聲，遠遠的，模模糊糊一些男人們的說話。接着，便隱隱約約在樹葉之中，現出閃閃的火光，一羣人，圍着火把的向堤那邊走下去了，火光裏晃動着那些寬闊的臂膀，那些使她們熟悉的愛着的一些厚道的農人的臂膀。他們這時還是保持着那農人特有的鎮靜去做着防禦那大的災難的到來，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都是他們妻兒們最可信賴的人。她們都將希望隨着火光走了遠去。

堤是橫在這屋子的左邊兩三里的地方的，所以一轉身，那火把便不能看見了。只聽見遠方有人在大聲喊。黯澹的月光映在黯澹人的臉上。風在樹叢裏不斷的颼颼殺殺的響。人心裏佈滿了恐怖，巨大的黑暗平伸在脚前面，只等踏下去了。

狗又在桂花的前邊突然的大吠起來。不斷的，一聲比一聲凶的吠着。一個，兩個，四個，影子，高高矮矮的又現了出來。狗沒有停止牠的吠。屋裏便發出緊張的聲音：

「是什麼人？」

「唉，可憐，可憐一點，是牛毛灘逃來的人……」

朦朧的弱的月光下，認得出是兩個婦人和兩個小孩。

「呀，牛毛灘！牛毛灘，是前天夜裏壞的事吧……」

「離五六十里遠的地方呢……」

「那裏比我們這裏低些罷……」

「喂，近來些罷，你們那裏是怎麼壞的事？」

有些人走到屋門邊，那兩個牛毛灘的婦人也走了進來。小孩就餓得一點力也沒有，的蹲在門限邊了。

「是前天夜裏，前夜天墨黑，下着小雨，我們什麼也沒有搶得，全淹了，屋都沖走了。我們的那種小屋算什麼，抵不住一個浪。我們隔壁人家，連人帶屋一塊走的，只遲了一步，他們想搶一點東西哪。昨天一個人只喫得半碗稀飯，今天還沒喫東西，……」

「好，我去替你們找點來，大約還有點飯剩下的。」

「你們的男人們呢？」

「你們到那裏去呢？」

「牛毛灘還在水裏嗎？」

「真是多謝，有一點點給孩子們，也就好了。男人留在牛毛灘上面……」
有個女人把鼻子不住的縮着，像是在哭。

「住的沒有了，喫的沒有了，穿的也沒有了，連作工也沒有地方了，還留在那裏做什麼？……」

「怎麼能走呢，等水退呀，水就把稻淹壞，把泥土泡漲，還得守着牠呀，我們是靠在這上面，總不能不做這行事……」

「你們到那裏去呢？」

「先是想同她回娘家去住兩天，還有哥子在，今天又聽見講到烏鴉山去的路斷了呀，內河裏水的更大，那裏淹得更怕人，我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才好，她又不是這裏的人，她是我兄弟的媳婦，我們是妯娌呀。男人還只想到我們是去烏鴉山呢……」

哭的那個女人更忍不住大聲的抽咽起來，是個年輕的女人，在微弱的光下，也看得出是個具有鄉下人樸實的女人。

「明天還是想轉去看看……」

「轉到牛毛灘去嗎？……」

「是的，只有再轉去，只要這裏不來水。轉去還有路，……」

「這裏也靠不住，我們的人都出去了。不曉得明天又是個麼子世界呢？……」

「真的我們這裏也靠不住嗎？……」

「那我們家裏是只好打算丟了……」

「那我們到什麼地方住家呢？……」

「路斷了怎麼得了呢？……」

「老板還只以為到烏鴉山去呢，」

「些哽着的，忍着哭的女人的聲音都很尖銳的叫着，老外婆望着她們，不安的問：

「外面壞了嗎？你們動一些什麼？」

沒有人理她。各人的心都被一條繩捆緊了。又像吹漲了的氣球，牠們預感着自己的心要炸裂。她們眼望着遠方，不敢祈求，也不敢設想，她們互相安慰，自己向自己安慰的說道：

「大概不要緊吧……」

就在這個時候，從堤那邊傳來了銅鐺的聲音，雖說是從遠遠的傳來，聲音並不關耳，可是聽得出那是正在惶急之中亂敲着響的，在靜的夜裏，風把牠四散的飄去，每一個槌都重重的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鐺的聲，那驚人的顫響充滿了這遼闊的村落，村落裏的人，畜，睡熟了的小鳥，還和那樹林，便都打着戰跳起來了，整個的宇宙像一條拉緊了的弦，觸一下就要斷了。

「我的天呀！你們聽見嗎？……」

從屋裏跳出了一個人，他發瘋的衝到屋外去了。

沒有人還來辨別，都不自主的隨在那後面。不說話的時候比起來更可怕。

除了老外婆都湧到桂花樹的外邊。小孩叫着在人羣中擠。狗又擠在那中間。

近些的地方也敲起大鑼來，人在那裏面叫着：

「到堤上去，帶你們的鋤頭！要救住，男人們不准躲在家裏，不准趕先逃走，我們要救堤，……」

「帶鋤頭去，帶火把去……」

遠近都有狗在吠，雞也叫起來了。堤那邊有着小的火毬在閃。風又送來遠方的叫聲，定有許多人在無次序的喊……

「要求老天爺保護。保護呀，地藏王菩薩，龍王菩薩……我們這裏水來不得的呀！水來不得的呀！……」

不知什麼人跪下去了，哭着叫起來。

隣近的人家，也一堆一堆站在屋外邊，同樣的發着驚人的絕叫和哭聲。

小孩們都無主的哇的大哭起來。身邊的狗便響應着別方，無所顧忌的吠了又吠。

在遠遠近近驚惶的女人們的叫聲之中，又響起了更加響烈的鑼，大的火把現出來了。嘎的聲音拚命的在叫……

「伙計們！都來呀，到堤上去！」

「救住，救住我們的堤，我們的家在這兒，我們的妻兒……」

「快跑，快來呀，伙計！……」

「火把舉高些……」

人羣的團，火把的團，向堤邊飛遠的滾去了。

另外的地方又滾去另外的團，另外的火把，喊的聲音從那裏又滾了開去。

沸騰了的這曠野，還是吹着微微的風。月亮照在樹梢上，照在草地上，還照在那在太陽底下會放映點綠油油的光輝的一片無涯的稻田，那些肥滿的，在微風裏噫噫的軟語着的愛人的稻田。

喊了的，哭了的，在不知所措，失了力量的那些可憐的婦女，在喊了哭了之後，又癡癡呆呆的噤住了，但一聽到了什麼，那些一陣比一陣緊的銅鑼和叫喊，便又絕望的壓着爆裂了的心痛，放聲的喊，哭起來了。極端的恐怖和緊張，主宰了這可憐的一羣，這充滿了可憐無知的世界！

火把都滾向堤邊去了，可是鑼聲一點點也沒有停止，有些女人便也衝到屋外去，掛着眼淚，嘶起聲音跑。

「三姆！你不能去的！……」

「媽呀！……」

「不要管我，我要去，我待不得了呀……」

「我也要去！……」

「媽呀！……」

「弟弟呀！……」

一羣人跑着，瘋狂的朝坡下跑去，頭髮披在肩上。後面又跟着一羣，留着焦急的喊聲和哭聲在家裏，還和那在急亂之中哄着小兒的聲音。

隔壁家裏又跟着跑去一些人，隔壁的隔壁家裏也跳去許多……於是堤上響着男人們的喊叫和命令，鋤鏟在碎石上碰着，鏗不住的敲着，曠野裏那些田垣邊，全是女人的影子在蠕動，也有一些無人管的小孩在後面拖着，她們都向堤邊奔去，也有的帶上

知耙和短鋤，吼叫着，歇斯底里的向堤邊滾去了。

天空還是寧靜，淡青色的，初八九裏的月亮，灑在茅屋上，星星眨着眼睛，天河斜掛着，有微風在穿過這涼快的夏的夜。

老的外婆，戰戰抖抖，摸到了屋外，昏兒更艱難的動着，像無所感受的望到一切；她自語的喃喃的說：

「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

二

飛速的伸着怕人的長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顏色，成了不見底的黑色的巨流，吼着雷樣的叫喊，凶猛的衝擊了來。失去了理智，發狂的人羣，更吼着要把這宇宙也震碎的絕叫，在幾十里，四方八面的火光中，也成潮的湧到這銅鑼捶得最緊最急的堤邊來。無數的火把照耀着，數不清，看不清的人頭在這裏攢動，慌急的跑去又跑來。有幾十個人來回的運着土塊和碎石，更有些就近將腳邊田裏的濕泥，連肥沃的稻苗，大塊的鋤起，不斷的掩在那新有的一個盆大的洞口上，黃色的水流，像山澗裏的瀑布似

的，在洞穴上激衝下來。土塊不住的傾上去，幾十個鋤頭便隨着土塊去搥打，水有時一停住，人心裏剛才出一口氣，可是在不遠的地方，又發現了另一個小孔，水便又花花拉拉的流出來，轉一下眼，孔又在放大，於是土又朝那裏傾上去，鋤的聲音也隨着水流，隨着土塊轉了地方。焦急更填滿了人心。有人在罵起來了；

「他娘的屁！這堤就要不得！……」

有人在大聲喊：

「罵你娘的，看是什麼時候！只准有一條心，死守住這條堤！我們不能放鬆一點呀？」

命令的聲音也在嘈雜的叫喊裏喊叫着：

「不准圍在這一塊！上面！下面！分些人去呀！留心看着！……」

「喊那些堂客們回去！喊她們逃走！跑來尋死！」

那些女人，都拖着跑掉了鞋的赤腳，披散了長髮，歇斯底里的嘶着聲音哭號，喊着上天的名字，喊着爸爸，喊着她們的丈夫，喊着她們的兒子，她們走到堤邊，想擠

了進去，又被一些男人們的巨掌推了開來：

「媽的！你這些鬼婊子有什麼用！」

有些男人也向着黑處，那些湧來的女人的羣裏，送着慘痛的聲音：

「大姐！桂兒的娘！趕快帶着桂兒逃吧！不要管我！」

水還是朝着這不堅固的堤無情的衝來，人們還是不能捨掉這堤走。因為時間已不准他們能逃得脫了。除了死守着這堤，等水退，等水流得慢下來沒有別的法子。鏗鏗管不住的敲，火把儘管照得更亮，人儘管密密層層的守着，而新的小孔還是不斷的發現。在這夜晚，在這無知的，無感覺的天空之中，加重了黑暗，加重了徬徨，加重了興奮。在那些不知道疲倦的強壯的農人身上，加重了絕望，加重了廣大的徹天徹地的叫號，那使鬼神也不忍聽，也要流出眼淚來的號叫。時間在這裏停住，空間壓緊了下來，甚至那些無人管的畜羣，那些不能睡，拍着翼四方飛走的禽鳥，都預感着將要開演的慘劇而發着狂，而不知所以的喧鬧起來了！

圍着這幾十里的遠處，漸漸高上去的地方，四方幾百里地的人，也從深夜裏驚醒

了起來，在黑暗裏，呆呆的透視着這方，傾聽着斷斷續續從風裏送去的這方的慘叫。他們不住的走去走來，不住的要嘆氣，心被不安和憐憫凍住。他們祈禱着上天，他們怕那水跨過了堤，而淹死下面的人，而跑到他們腳下來。他們經受不了，他們怕着這巨大的慘劇，他們希望在命運裏得到饒赦，唉，這希有的，這非人間的災禍，是怎樣的鑄成的呵！

半圓的月亮，遠遠的要落下去了，像切開了的瓜形，吐着怕人的紅色，照着水，照着曠野，照着瑟瑟的響的稻田，照着茅屋的牆垣，照着那些在死的邊緣上掙扎着的人羣，於是在這些上面，反映着黯澹的陳舊的血的顏色。

人還是在忙得不知所措手足的當兒，從下面，他們早就擔了心事的湯家闕的那方，也猛然響起了緊急的鐘聲。接着便是同樣的號叫響應着這方。風一陣一陣的送來，加強起來喧鬧。送到這些麻木了，在叫喊着的人羣裏了。都不覺的住了聲來聽，在驚訝之後便又叫喊了起來。

「唉！只怕那邊還要危險呢！……」

又有人在大聲喊：

「不要管！留心看着！不要放鬆！住不得手呀！」

「再燃幾個火把！」

「喊那些堂客們滾開！」

下面的鑼聲好像更緊更急了起來。

拖着，拖着，那些有能耐的男人，不肯放鬆一點，緊張的，謹慎的填好一個小孔，又一個小孔，抵死的守着這段堤，算是又挨過一段時間了。天上已換了一批星斗，月亮沈下去了。女人們還是越聚越多，像熱鍋上的螞蟻，有些跑回了家又跑了出去，在田原裏跑着，喃喃着，也有不多的幾個，大半是沒有丈夫在堤上的，帶着兒子，也有祖母們帶着孫子，四散的朝高處跑，磕磕撞撞，不平的路常常把她們帶倒，擡着小孩的摔倒了又爬起來摸摸索索的再往前跑去，而她們哭得更利害。

突然的，遠遠的鑼聲一下便沉寂起來了，沉下去的鑼聲，同響起來的鑼聲一樣的駭了人一跳。有人喊着：

「你們聽聽呵！……」

只聽見比什麼還使人傷心，還使人害怕的慘厲的哭叫，雖然遠到剛剛只能使人聽到，然而這裏爲自己急急之中的人，都猛然打起戰來了。

「天呀！可不是湯家闕就壞了……」是個男人哭着聲音喊。

好些火把從堤上伸到河裏去。

「低了下去了！低了下去了！好了！好了！」

於是曠野裏傳遞着這福音：

「低了下去了！低了下去了！好了！好了！」

人的心在這時間都鬆了一下勁，都才嘆出一口氣來。然而却又爲別一種痛着，那漸漸減少，漸漸消滅了的遠方的哭聲。個個人心裏都來回只有一個思想：

「唉，湯家闕，湯家闕，……」

小孔立刻便少了下來，水勢也比較輕了一點。女人們的哭聲和號叫，也像消去的浪潮，逐漸的低弱了下來。而新的嘈雜的喧鬧又普遍了開去。她們記起了什麼似的？

喊着名字，四處來尋找她們的親人。遠遠近近的呼應着，可是什麼也聽不清。人在人裏面擠着。有些男人便也退了出來，在外面的擠着的黑影裏，開始尋找着老婆。那些操作了整一夜沒有停一下手脚，沒有進一點飲食的人，也突然感覺到疲倦，垂頭的坐在堤邊，爲一種過分的軟弱，又爲一種僥倖而顫着。有的在百忙之中，忽然想起一件難過的事，拍着大腿，罵了起來。

「媽的！我說什麼這樣難過，是鬼把我的煙管搶去了……！」

在這些不定的嚷聲之中，又有個更大更堅實的聲音在吼着罵：

「豬羈！你們鬧些什麼！快活嗎！死還在眼面前呢！媽的臭屁，這紙紮的堤！你們就打算不怕了麼？」

另外也有聲音在喊：

「伸火把再看看，水到底低了多少呀？」

「沒有多少，兩尺，頂多三尺吧。」

「不相干，再低也不相干，這全是窟窿的撈什子堤，終究是保不住，遲早要被沖

去的！各人還是趕緊逃命吧。……」

「逃命，那末容易！水比你跑得快多了！……」

「管他娘，好生看住，今晚總不會怕了的；喊那些堂客們帶着小鬼們跑，壞了，讓她們活着；守住，讓她們回來……」

「上面的來頭還大的很呢，這不是一兩天可以退去的水，知道是什麼鬼作怪……」

……

「好把，先喊她們滾……」

於是曠野又沸騰了起來，新的不安，新的恐怖，新的號哭佔據着。各個男人都發氣的吼，趕着那羣無知，無理性的女人們跑，女人又發狂的跳着，又不知所以，便拚命的嘶叫起來。

「媽的，你們這些臭堂客，你們滾呀，留在這裏送死！……」

「打着她們走！……」

「啊啲！怎麼得了呀，阿毛的爹呀！……」

「我的親人呢，你在這裏我是不走的呀！要死死在一塊吧……」

「媽的，動不動就哭，老子臊你娘！……」

「告訴她們，要她們先走，天亮了，我們再跑，說打算真的沒有救了麼？明天會好好的築起來，一處一處修好。不怕了，她們再回來。告訴她們，求她們，媽的，真要人命的女人！……」

「要你們走呀，堤明天會修好起來的……」

於是那些被罵着的女人，一批又一批的，在無可奈何之中，含着眼淚，含着一縷的希望，扶老攜幼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了。帶着哭和叫，帶着騷擾和不安，向原野的四方伸張去，到一些高阜上，到一些遠的山上去，那些原來是睡在甯靜中的，於是那裏的一切。連小小的草兒便都張着耳朵起來了，眯着眼睛去望天空，那無感覺，那似乎又爲地下悲慘着的天空；望樹葉，那蕭蕭響着的，那似乎在哭泣着的茂葉。接着，那些不知高低，皇急的跑着的赤脚，在哭聲之中，無情的在小草上面大踏步的踏過去了。昂不起頭來的小草，便也嘆息起來。

留下的。也還是不堪的皇急和吵鬧。急怒的詈罵隨着小孔在增加。一種男性在死的前面成爲獸性的兇狂，比那要淹來的洪水更怕人的生長起來。有一些爲幾陣又涵湧着的水而失去了鎮靜，爲遠遠近近的女人的號哭而心亂，而暴跳起來，振着全身的力量，壓制着抖戰，咬着牙，吐着十幾年被壓迫，被剝削，而在平時不敢出聲的怨恨來。有一些還含着希望，鼓勵着，督促着他們的同伴：

「不怕了！好了！這兒好了，留心那邊！……」

「快天亮了！天亮了，縣裏會派人來修堤，那就不怕了！……」

「不准看着，都要動手呀。急，中什麼用，拿出臂膀來呀！」

「不要怨天尤人，等好了咱們再算賬；他媽，有他們賺的，年年的捐，左捐右捐，到他們的鳥那兒去了。可是，現在不要罵，我們把堤救住了再說……」

遠遠鷄在叫了，近處的雞也在叫，東方的雲腳上，有一抹青色的東西，是快天亮了。吧。

可是時間在這裏忽略了，因爲有幾個地方奔潰得比較大了起來，人都朝這裏使

勁，沒有拿耨拿耙的便用喉嚨來幫忙，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空氣會怎樣的使人心跳。

一個地方忽然被沖毀了一個缺口，他們來不及掩上，水滾滾的流了進來，水流的聲響，像山奔地裂似的震耳的隨着水流衝了進來。巨大的，像野獸的嘶叫的聲音吼了起來：

「天呀！完場了呀！咱們活不成了……」

「快些，把土掩上去，不准怕死！」

有些人發瘋的，本能的朝四下跑去，大喊道：

「救命呀！救命呀！天老爺……」

有些人還挑着土塊，走到缺口的地方，把土傾上去，土又被水衝了開去。人也落在那當中。

缺口漸漸的大，田原邊已漬了好深的水，人在水裏用力的朝外面跳，男人們也動人的慘厲的叫起來了：

「救命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咧……」

不管有人還在喊不准鬧，還在喊要救堤，可是人都不再聽這些話了，充滿着的是絕望，是淒慘，是與死在搏鬥的掙扎，是在死的脅吻中發出的求援的呼號，所有的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混合着，都忘記了一切，都只有一個意念，都要活，都要逃去死。

天在這時微微在發亮，荒亂的人影朦朧模糊可以看見一點了。可是人像失去了知覺似的，辨不出方向的亂跑着。水發亮的朝這裏來冲，挾着駭人的聲響，而且猛然一下，像霹靂似的，堤被衝潰了幾十丈，水便像天上傾倒下來的捲來，幾百個人；連叫一聲也來不及的便被捲走了。還有幾千個人在水的四週無歇步的銳聲的叫。水更無情的朝着這些有人的地方，有畜的地方，有房屋的地方，帶着死亡湧去，於是，慢慢的，聲音消滅下來，和水佔領了這大片的原野，埋在那下面的，是無數的農人的辛勤和農人自己，還和他們的家屬。

天慢慢的亮了。沒有太陽，愁慘的滿着黃色的滔滔的大水，那一夜淹了湯家闕，又淹

了一渡口的一片汪洋的大水，那吞滅了一切可怕的大水，那還是逞着野性，在向周圍的斜斜的山坡示着威的大水，而且還照着稀稀殘留下的幾個可憐的人類，無力的，顏色憔悴的皮膚，用着癡呆的眼光，向四方爬去。

三

經了那末一個夜晚的一渡口，也還逃出了一些人，趙三爺和着姪兒大稻也踉踉跄跄逃了出來又在一個路口遇着了。還遇着了一羣又一羣已經逃散了，又集合了的那些鄰近茅蓬裏的人。也有一些女人，也有一些小孩。大家看見了都抱頭大哭，都爲過分的悲痛和恐慌壓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都覺得更親切了，都不願分開，都集在一團，慢慢的向長嶺崗走去，是失去了精神，失去了勇氣，剩着饑餓的肚皮的一羣。

水在他們後面，有的房屋還半睡在水裏，大樹的梢也從水裏伸出來映在太陽底下，搖擺着茂葉，而且還有一些人的聲音，從那裏傳出來，一些求援的聲音。他們也涉過幾處瀆有淺水的地方，一羣人這末慢慢的走去。

沿路也有一些人家，都走出來擔心的絮絮叨叨的問。也有一些不說話，只沉重的

將憐憫的眼光落在他們身上。他們走了一回，因為幾個女人叫孩子都嚷着走不動，於是便停了下來，坐在一塊有墳的亂崗上。唉，女人們真頹喪得異常難看了。

天空沒有雲，藍粉粉的，無盡止的延展開去。下面是水，黃滾滾的，無窮盡的湧了來。剩下的地方，剩下的人，拖着殘留的生命，無力的爬着又爬着。

這坐在亂墳崗上的一羣，約模有三十多個人，一半女人和小孩，一半是男人。坐了一會又向前走，沉默的時候比說話的時候多，女人們啜泣的時候是更多，小的小孩不懂事的時候吵餓：

「媽呀！肚子餓！……」

「要走到什麼地方才有東西吃呢？……」

「我走不動了呀……」

做娘的人，有些是沒有了娘，被親戚，或隔壁嬉嬉帶着的那些親戚，又有一些離開了兒子的女人，都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於是那些男人便哄着他們，又抱着他們走：

「到快了！沒有好遠了！到了買饅饅給毛毛吃……」

吵了餓，被哄在了，又有一些哭着要媽要爹的，這些情景真能使一個強壯的人聽着也傷心，何況這都是些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從死的唇吻上逃的一些男人。他們心痛，却又得忍着，而且有幾個還得用希望鼓着大家的勇氣：

「狗狗！媽媽在前邊，媽媽替狗狗買粳粳去了。乖的狗狗不要哭……」

「張大哥！你抱抱王和尚吧，他媽抱不起他了……」

「唉，三爺！到了長嶺崗又怎麼辦呢？你放寬心些吧，我看見你家三姆早就帶着龍兒走了的，她們一定朝她娘家走了，是朝太陽山那邊去的。我還不是以為他完了，還好，不知怎麼過了一陣又遇着他了……」陳大嫂，拖在他老板和趙三爺的後邊，看見趙三爺那末一個強壯的農人會一句話也不說只悄悄不斷的嘆氣和揩眼淚，不覺忘去了自己也離去家裏其他的人而安慰着別人起來了。

「唉，不會活的，她這幾天總是見神見鬼，我料到兆頭就不好，奶奶成天說今年是個關口，唉，她七十多歲了，一生吃過多少苦，還得這末一個結果，唉，龍兒……」

我們那末多一家人，就只剩得我和大福兩個人了！」望着大福的三爺，在一雙遲鈍的眼裏又擠出兩顆眼淚來。

活潑的大福，也爲大家的消沉在悲感裏的空氣壓着，覺得說不出什麼話來，想着爸和媽，想着弟弟妹妹家裏一些的人，只有用憐憫又要別人憐憫的眼光回答他的三爺。

衝着這裏面有一個年青的漢子王大保，和一個四十多歲在三富莊上做了二十年的長工的李塌鼻。他們沒有失去一點勇氣，也沒有失去理智，平時並不能得人信仰，這時却自自然然都依着他們的話起來了。

「哭有什麼用，死的死去了，哭得轉來嗎？不死的總得鼓着氣想法，未必也讓他死去吧？」

「不要哭，跟着我來，到了長嶺崗愁他們不給我們吃，這幾個，吃得起的，那裏有三條街，有一百多家鋪子，三富莊，馬鞍山的大戶都有人在那裏，有縣裏派來的鎮長，有分局長，有兵營，有學堂，哼，老子們的家破人亡了，老子們就得留下這條

命，還得算算賬呢！……哭什麼，不要哭了，男子漢！日子還長呢，哭成得個什麼事……」

「住在長嶺崗，吃在長嶺崗，等老婆來，等兒子來，只要沒有死，慢慢的他們也得逃來的。水總有天會退的。屋子沖走了，地總在啦，那屋子值個什麼錢，值錢的是老子們自己，兩條毛腿，兩張臂膀，今年算完了，就苦一點，世上那有餓死的人，明年再來，有的是力氣，還怕什麼……」

「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就清楚，打開他們的倉，夠我們一渡口的人吃得幾年呢。看他們就真的不拿出一點來，忍心讓我們餓死。……」

「塌鼻！你真吹，你有本領，你不會連條不破的褲子都沒有，你做了二十年長工，插田，種地，打雜，拾輪，你還沒有餓死，已經算你的運氣，你還把你的東家當好人，你這豬灑！」

「翁你的娘，怎的罵我，你才是豬灑，我做奴才，是沒有法，混一碗飯，也是沒有法，你以為我是甘心的？別人不起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現在我們是一夥了，沒有

法，家被水沖了，又不是懶，又不是捨，爲什麼他們不給我們喫？他們拿了我們的捐，不修堤，去賭，去討小老婆，讓水毀了我們的家，死了我們多少人。他們好不給我們喫嗎？又不是我們情愿這樣，又不是我們裝着這樣。我們怕什麼，逃水荒的人多得，只要我們在一塊，想法，不愁餓死的，你們放心，包在我塌鼻身上……」

「我們一定不要哭，快點走，到了長嶺崗我們去找他們的局長，或是團上的人，有人問話，塌鼻你答應……」

慢慢的講着一些以後的計劃，大家心裏都活動一些起來了。到望見那長嶺崗的炊煙的時候，是快喫午飯的時候了。他們又遇着從湯家關逃來的一夥人。於是合在一塊向前進。

長嶺崗的鎮外上，已經擠滿一羣羣的攜兒帶女的家族，饑餓把他們都弄瘦了，有的靠在樹根上，疲乏的；有的蹲在石塊上，望着來的一羣新的逃來的人。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一渡口嗎？先來過一些了……」

「呀！有個穿藍布衣的女人麼？要麼妹在裏面就好了！……」

「我的天呀，該會我的媽還活着！……」

「他們是那裏的，來了好久了麼？」

「唉，他們餓得真不像樣了……」

「塌鼻！世上那裏沒有餓死的人，以後你看吧……」

他們再往前進，朝鎖裏走去。

越走越看見那越黃瘦的人，那些與他們同運命的人越多了。從臉上的顏色辨別來到新舊，來的越久的，就越憔悴，

展在眼面前的情形，大家心裏又預感着失望，可是人的肚子裏爲一種火燃燒着，他們只得又鼓着力往前走。

「喂，你們往那裏去？」憔悴了的羣裏有人在問了。

「到鎖上去，想找鎖長，局長也好，先給我們一些喫的，我們是昨夜晚上遇難的。」

「他該管你嗎？我們的人都不准上街，他們比防土匪還怕我們呢！」

「真的嗎？那我們怎麼得了呢？……」

小孩子吵着，女人們又哭起來了。

街的兩頭站了許多剛剛從縣城裏添來的荷槍的兵士。也有一些是鎮上團防臨時加的團丁。

牆上貼了碗大的字的告示。有認得字的人便解釋着給其他人聽：說是已經上呈文到縣裏去了，不久就有好消息來，要這些人安分的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機搗亂，就殺不赦……

他們沒有法，便只好留在鎮外，走到幾家鎮外的人家去敲門，想討一些東西喫，但是門總喊不開。也有一些茅蓬，這裏總又住滿了人，還是他們拿出一點粗糲的蕎麥糲來，和着水，大家貪饑的一下就落光了。也有一些菴觀，菴觀裏也住滿了人，他們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只好也和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就一團團的守在幾棵大樹下。接着一批，一批的又來了，三個五個一羣，十個八個一羣，幾十幾十的一羣都來了。

又逼着家裏的入了，又逼着了親戚，附近的人，歡喜和着悲哀，笑和着哭……

太陽從東邊上來，又從西邊下去，時間在痛苦，掙扎，饑餓，惶惶無希望裏爬去又爬去了，水還霸佔着所有的低凹的地方，有些人與畜的屍身，飄着，飄着，又沈下去了。有些比較高的地方，成了島嶼，稀微的煙從那裏冒出，還留有待救的人，附近的農民，都沖去了，沒有工作，便乘了用樹幹做成的小船，划到低的島嶼上去，帶出那些聲音都叫嘶了，在死邊把臉色變成蒼白了的人。這些被救出的人，又成羣的走向長嶺崗去，也有些又走到另外的村子去。總之，無論他們走到那裏，不安便也帶着去，連那些稍稍的些積蓄的人家，也收藏好了他們的家財，都裝出貧窮的樣子，都不安的用恐懼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善良的人羣。

滄滅了一渡口，湯家關的水，又示着威擴大了牠的地盤，沿堤更奔潰了許多地方。長嶺崗上，其他的許多的村鎮，都更不斷的增加了流離失所，饑餓的羣。日夜沸騰着叫號和啜泣。哭着親人，哭着命運，又喊着餓的聲音，同着時日添加了關度和巨度，而不安更增加了。到縣城去的路已經斷了，但是用帆船却又帶來了一些軍火。並

沒有帶救濟來。裝滿了帆船又向着縣城去的，是長嶺崗上的幾家大店舖的老板和家眷。馬鞍山，三富莊，……的人也全去了。逃來的人也有些又走到別處去。別處的又轉到這裏來，處處都是一樣，一樣的無希望。

駭着的，帶着不安躲到城裏去的長嶺崗上的一些人，到了城裏，才知道城裏也還是充滿着不安，不過這裏又從省裏領來了更多的軍火，而且又有了厚的城牆圍着，到底也就放心得多了。雖說城外的附近鄉下，是麇集得有更多的災民。然而，那省城裏的比長嶺崗更有錢的人，又坐了小火輪，懷裏繫上珠寶，逃到省裏去。留下了些紳董，慈善家，在進行着一些打電報的事，等賑濟的米糧來，他們也設了一兩個粥廠，先到的人還可以領到一碗薄粥，後來的就得不到什麼了。於是打架的事，因為不平而被槍托和刺刀打的人也實在不少。

長嶺崗上的王大保帶了幾個漢子和幾個女人幾個小孩悄悄的也跑到縣城裏去了。臨走的時候和他們約好的，是那邊若一有辦法，便會帶信來叫他們也去，李塌鼻和趙三爺，陳大叔，張大哥們還留在這裏，等城裏的信。

農民們的忍耐的精神，和着施捨來的糠，野地的果子，樹葉，支持着他們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又挨了過去，瀰漫着的還是無底的恐慌和巨大的饑餓。

雖說是在悲痛裏，飢餓裏，然而到底是一羣，大的一羣，他們互相都了解，都親切，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挨延着他們的生命的东西以外，還有一種強厚的，互相給與的對於生命進展的鼓舞，做成了希望，在這羣中，這新有的力，跟着羣衆的增加而在雄厚了。

「你們吵些什麼呀，不怕的，等着吧，真的不想辦法，好讓我們這多人餓死麼？」慢慢的他們也已經有了組織起來了。一個小村都舉出一個頭腦來，頭腦聚在一塊，商量着一些事，到鎮上去，鎮上便又跟來了好些人，也帶過一些苞穀粉來。又帶了一些安慰來：

「這都是沒法的事，天災……」

「鎮裏只有這一點，不是不想法，人太多了，分不過來……」

「鎮長親身上縣裏替你們請米糧去了，你們應該安心的等着……」

「這水太大了，別處比我們這裏還大，幾百年沒有的事，真是菩薩發氣……」
「現在替你們帶了這些苞穀粉來，出了大價錢買的呢。以後這些還得大漲價。……」

……

「你們放心，縣長也是愛民的，總有辦法來的。鎮長太太前天夜裏還替你們上城隍廟燒香來呢。」

「縣裏，省裏都在募捐呀，說還要募到京裏去，外國人那裏也要募捐，……」

「募捐是什麼？」

「募捐就是化緣呀……」

「……」

果真發生了效力，多量的做爲安慰的話。和着少量的苞穀粉，又把這些生命養活着，而且夢想着起來了。

「京裏，京官們才真闊呢，他們肯拔一根汗毛，我們也都要肥起來了。……」

「外國人是些什麼人呢，也化緣去，大約都是些好人吧。……」

「鎮長總算好，懸裏的知事，大約也是清官吧，爲民父母，不愛百姓是不好的呢
。……」

「說別處的水還大，真是天災，唉，不諱不見過，連聽也沒有聽過的大水……」
也有一些不平的叫聲，塌鼻就和着一些別處的年青的農人，常常在羣衆中講着這

些話：
鎮長

「說總算好，知事好，他們爲什麼不把他們的倉打開，分給我們一點呢？……」

「募捐，等他們募捐，等他娘的辰，老子們的鳥要餓死了！……」

「燒她的鬼夜香，燒到她的野老公懷裏去了，那堂客，老子看見過的，顛着屁股，花狐狸精似的，是懸裏的一個三等土娼，那個不知道！」

「土娼還不懂，你這豬糞，是賣辰的，聽說要一吊錢一夜呢。……」

「呸！要命……」

「動不動天災，菩薩發氣，就真是菩薩發氣，可不應該發我們的氣！爲什麼他們那些拿了錢不管事，刮盡了地皮，成年打仗殺人的人又不倒霉呢？……」

羣衆又動搖了，可是那些頭腦壓着，這些做頭腦的人，多半是些家裏原本好些，認得字，在本鄉就是做着頭腦的角色。他們常常罵他們：

「媽的，你們這羣餓不死的王八！你們嚼些什麼，想不安分麼，罵他們，……你們要連累大眾的！假如他們不管了，我們才真不得了！……」

「不要聽這起王八龜子的話。他要害你們的！再還敢這末胡說八道，搯起來送上鎖去了……」

頭腦們雖說這末罵了他們，却也不敢搯他們。饑餓的羣裏，相信着塌鼻們的話，却願意依賴着頭腦。鎖長們，不好；有錢的，也不好，實在他們是不好，可是怎麼樣呢？難道真好造起反來麼，那是殺頭的罪呀！

過了一陣，鎖長在許多焦急和希望的懷念中，從縣裏回到鎖上來。沒有帶米糧來，也沒有再帶軍火。羣衆又鼓噪了起來，壓也壓不下去的，不安脹遍了原野。吵的聲音，罵的聲音，抱怨的聲音，嘆息的聲音，竟至有許多人暴跳得發狂了，饑餓和絕望填滿了人心，於是頭腦們又走到鎖上去。鎖長慘白着顏色，不是爲了沒有米，是爲

了沒有請下軍火來，使他這末不安的。鎮長說：

「喊那起流氓安靜些。我自然得替你們想法呀，要鬧是沒有用的。縣裏請米請什麼都沒有用，城外面擠滿了都是災民。別處的捐穀又沒有到，難道我還情願你們挨餓嗎？你們回去，明天再來，我有辦法的。要嚷可不行，哼，要鬧就只好給衛生丸他們嘗……」

辦法是這個樣子，可以讓幾個頭腦帶一批人出去，到一些很遠的地方，那些沒有水，而有米糧的地方，那裏有許多大財主，大善人，去好些人都喫不窮的地方，留在那裏，等水退了；等到可以做活了又再回來。

於是好些頭腦就活動起來。羣衆走到他們的面前，做出可憐的神氣，軟着聲音說：

「我想跟着你，隨你到那兒去，唉……」

「好的！你肯安分嗎？你有幾口人？出去可不比在本鄉，得聽我的話！……」

「哼！你是什麼地方人，我怎麼不認識你！你當是要嗎？我帶起人出去，是擔着

身家性命的險呢！我還要找保的，你們就想走就走？……」

「這個是不公平的！我們就該死在這裏嗎？……」

「這末多的人，總不能全走呀！……」

於是陸續有幾個領了證書的頭腦，帶了五六十人一批，或七八十人一批，坐着船走了。陳大嫂夫婦也被帶走了，他們同他們的那頭腦，總算有點遠親。塌鼻沒有人要他，罵這長工是個壞蛋。趙三爺，大福，還和以後又遇着的二媽和老么，這殘餘的一家人，也很想能出去混混，却碰了大釘子。這窮農人真不懂世情。

別的地方。各處鄉村，以及縣裏也是這樣辦，鄰縣也是這樣辦，可是災民太多了。送出去的不過百分之一。這些似乎是到了一些好的地方去了。一些可以羨慕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呢，用空的肚皮裝着幻想和欺騙，等着巨大的捐款，米糧和錢財，會從遠方送來。這可驚的大的無數饑餓的羣！

四

時間慢慢的爬走，水也慢慢的在有些地方悄悄走去了，露出好些大的潮濕的泥潭

來。這裏全是無邊被蹂躪後驚人的淒慘，四處狼藉着沒有飄走的，或是飄來的糜爛了的屍體。腐蝕了的人的，畜的肢體上，叮滿了的蒼蠅，不斷的又有成羣的烏鴉在盤旋。熱的太陽照着又照着。夏天的和風，吹去又吹來，帶着一切從死人身上蒸發出來的各種氣息，向四方飄送。於是瘟疫在水的後面，在饑餓的後面又趕着人們了。

人們還留在那些地方，從各方各處聚攏來的，一天一天在增多的大的羣裏，又不覺的在減少了。因為死亡在這裏停住。先是一些喫着奶的，在含着了孺的奶頭，枯了母親的胸懷死去了。一些老了的僥倖從水的脣吻裏逃了出來的一些，也慢慢死去。而女人們，沒有了力，髒着臉面和身體；流着僅有的淚哼着又哭着。殘餘下來的一些家屬，是又一天一天的破碎起來了。有一些男人，那些將肌肉從強壯裏消失了的男人們，有着堅強的忍耐的求生的欲望的人，同饑餓鬪爭着，同瘟疫鬪爭着，同女人的眼淚鬪爭着，同一切淒涼的使人心傷的情景鬪爭着，他們還留着一線希望，這希望使他們一天一天的瘦了起來，然而却一天一天的清白起來了。

在太陽地裏，在藍的天空下，在被人蠶食着沒有了綠葉的大樹下，在不能使人充

饑的大石上，常常便聚滿了大羣大羣的怕人的人類。破的衫褲在髒出的骨上掛着。頭髮長了起來。黑的臉上露出大的饑餓的像獸的眼睛。他們曾經被一些告示，被一些甜蜜的，被一些希望，被一些和着糠的樹葉安慰過的。現在呢，他們了解了，了解的，是無希望。假若他們還要在這裏默着，那默在那後面的，便是不絕的死亡！於是他們在無處可用他們的勞苦的時候，他們便在這地方，在一些餓得半死的人旁邊，吐着他們的不平。

這時又從城裏來過了一些人，鎮長殺雞殺鴨的款待着。是一些調查的人，是一些參觀的人，還有一些搽脂抹粉的太太們在當中。他們用着好奇而有點怯的眼光在這羣中探視。他們先給他們一些裝出而又無用的同情的驚訝的嘆息。他們又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的東西來向着他們不知做些什麼。他們向他們解釋，要將他們的這使人駭怕的水災的情形，照在相片上，拿到外邊去，好募一些捐來。可是這些應該使人歡喜的話，已經失了作用。在這羣農人的，受了許多欺騙的心中，已經填滿了堅決的自信，不再在這些寄生於他們的人們身上，露出乞憐的顏色，和被騙後所起的歡容了。

從城裏又傳來了些更不好的消息，別的地方也有一樣的消息傳來，便是那些不爲饑餓和瘟疫逼死的一些人中，有一些却爲許多槍托和刺刀大批大批的趕到不知叫着什麼名字的地方去了。那裏本來就是煙火瀰漫着的地方，本來就是廣大的屠場，於是這些餓着的，不死於水的人，便在炮火之下被犧牲了。從這裏逃了出來的，帶回更大的恐慌，超過了水，超過了饑餓，使人們在戰抖裏發着狂起來了。於是許多消極的怨天尤人的咀呪慢慢便又變成了有力的話語了。

現在在長巔崗上，極目所見的，是饑餓的羣連着饑餓的羣。在人羣的頭上浮動着男人們的嘈雜的嘎聲，和女人們無力的而強着嘶出來的銳叫；無次序的傳遞着：

「一定要死了，路在那裏呢？……」

「不要做夢了。沒有人來救我們的，活着像豬一樣的活着，死去像豬一樣的死去吧。……」

「什麼募捐，傻子等着去哼！哼，他媽的屁，到手的肥肉還肯放手嗎？還不是賤在他們的腰包裏去了……」

「你們，會你的娘的這羣餓不死的王八蛋，餓死了同他們有什麼相干……」

「真是，不如一塊死了乾淨，好免掉許多手脚呀……」

在大樹的枝椏上，有個黑臉，裸着半身的農民，他大着聲音吼着：

「亂吵一些什麼鬼？雜種們！想法子呀！不准鬧！聽我來講……」

大家的頭都轉到這一方了。人羣裏又有人在喊：

「是呀！我們想法子呀！就聽他說……」

「張大哥呢，你也應該替我們想想法呀……」

「我也要說呢，我一輩子嘔的氣簡直會把我的空肚皮炸破呢……」

「不准吵，吵些什麼雞巴，就讓他先說。你姓什麼？……」

對面樹上也爬上了些張着饑餓和忿怒的眼睛的人。那裸着半身的漢子便又大聲說：

「現在明白了吧，雜種！我們，鼓起眼睛看去，凡是看得見的地方，再走再看去，只要是有着田的地方，只要有着土地，就全有我們在。告訴你，就全有我們胼手

膩足，挨凍挨餓的在。老子走過好幾省，年輕的時候，拾過轎，喫過糧，看得多了，處處的老鴉一般黑，那裏種田的人有好日子過？水要淹死你，旱要乾死你，土地就是我們的命呀！好容易這年的穀子收到了，他媽的衙門裏的人來了；老子一股兒種了他媽的三斗六升田，喝稀飯還不夠，那裏容得他們左捐右捐？再不是，東家老板來了，他們一動也不動，不出種穀，不出肥料，坐在高房子裏拿一半現成的還不夠，還要恃凶來訛詐，哼，你敢哼一聲嗎？有牢給你坐的！你坐了牢，你的娘，你的老婆也是死呀！哼！老子現在是明白了的，餓鬼，告訴你們吧，老子們不好生想個長久的法子，終歸是要餓死的。而且還要留下些兒子們孫子們跟着餓死呢？……」

「是呀！哼，他講得不錯！……」

「二姐，真的是這樣呢，唉，我們太可憐了……」

原野沸騰了起來，都喊着：

「我們得打算一打算好！……」

對面的樹上也有一個人喊起來：

「爲什麼不打算呢，講什麼空話，眼前比什麼還要緊呢。我們的人死去又死去了，我們的肚子空着，我們喫死人也不夠呀！我們的皮肉是硬的，我們的心總還是人的，我們總不能喫活人呀！……」

「呸，臊你的娘！你去喫活人吧！……」

「喫活人，有什麼稀奇？」那裸身的人又說：「老子們不就在被人喫着？你想想，他們坐在衙門裏拿捐款的人，坐在高房子裏收穀子的人，他們喫的什麼？喫的我們力氣和精血呀！真是雜種！老子們被人喫得這樣瘦了，把娘老子也喫了去，還糊塗，還把別人當好人，等別人來施恩，還打算有人來救我們？哼！等着吧，把腸子也餓了出來，你看有不有米會送來？告訴你，我們的人這末多，餓死幾千幾萬不算什麼，還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隸麼！……」

「啊呀！真是怕人得很！我們被人喫得怕人呀！……」

「怕什麼人？起來！拚牠一拚，全不過是死呀！……」

「對呀！全不過是死呀！……」

然而，這時鎮上已駭瘋了。家家都緊緊的把門關上。從街的兩頭，衝出一些帶槍背刀的兵士。他們趕散着人，大聲的呼叱：

「你們這些餓鬼！吵些什麼！敢再鬧，老子們把點顏色給你們看，才知道，老子又沒有開米行，堆在那裏的；鎮長法子也想完了呀！又不比往年，今年漲水的地方，你們怎麼會知道，可大得很呢。打仗就是你們麼！你們這幾個值個什麼！」

趕散了的人們在兵士走過後又聚了起來，而且更嘈雜的嘶着聲音不斷的在叫着。鎮上又派人到縣城去請辦法，到底應該怎樣來解決這些叫化和流氓呢？縣裏不願管他們的事，他們只留下大批的軍火，在縣的四週守衛着。不准他們進來。而且常常有槍的響聲。他們是依照着省城的辦法的。

所有地方的那些在死的線上掙扎的人，誰說得定不都會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更團結起來呢，

他們到了晚上，等那些兵士全退入了鎮上後去，在月亮底下，他們更多的聚在一處了，那裸身的漢子便又爬上了一顆大樹，大聲的吼着：

「傻子們，不要再上當，再聽他們的話了。他們今天說想法，明天說想法，到底法子在什麼地方？說募捐，說賑濟，他媽，日子這末久了，募到他們的雞巴那裏去了！他們沒有開米行，那個見過的等那些米行的米呢，他們藏起來了，他們要有好價錢才肯賣呢！我們的東家老板呢，他們的穀子不是裝滿了倉麼，怎麼不拿點出來給我們喫，從他們的祖宗就都是靠我們過活的呢！……」

「他們倉裏多得很，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是清楚的，只要他們肯打開，夠我們大家好久喫呢。……」塌鼻也吼了起來。

「肯打開，你做夢！他們鎖得緊緊的呢！他們恨不得再加上鐵牆，恨不得能悄悄運起走呢，莫說三富莊，什麼地方不有好些在那裏，可是我們只有樹葉喫！告訴你，雜種！要我們自己動手去打開呢！放在那裏不去喫，却要餓死，真是雜種，現在，起來呀！起來！……」

「起來！走，他媽的，拚上一拚吧，左不過是一死！現存的放在那裏，爲什麼不搶呢！……」

「起來！走呀！……」

「走到什麼地方去！豬灑，亂吵些什麼！好好再商量呀！……」

「伙計，你有道理，你再說呀！……」

「蠢東西！真是雜種！你們要搶些什麼！老子是不搶的，老子們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是老老实實安分的農民。現在被水沖了，留在這裏挨餓，等了他媽的這末久的救濟，一批一批的死去了，明兒我們都會死去，比狗不如；告訴你，起是要起來的，可不是搶，是拿回我們的心血，告訴你，雜種，只要是穀子！都是我們的汗血換來的。我們只要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的呀！……」

「是的，那是我們的呀！……」

「走，去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到三富莊去，那裏有我幾十年的血汗……」

「李老板家裏去吧，我們幾代人都做着他們的牛馬的……」

「豬灑，又亂起來了，不准吵！我們不能亂來的。我們要在一塊。我們要一條

心！聽他說呀，他比我們有道理呀！他說的都不錯呀！伙計，你有本領，你再說！」

「對的，我們都聽你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呢？……」

「雜種！怕什麼，老子們有這末多，還怕個什麼，大家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走，去幹，老子們就成了。我告訴你們……」

這嘶着的沉痛的聲音帶着雄厚的力從近處傳到遠處，把一些饑着的心都鼓動起來了。而且他的每一句話語，都喚醒了他們，都是他們意識到而還沒有找到恰當的字眼說出來的話語，他們在這個時候，甘心的聽着他的指揮，他們是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充滿在他們心上的，是無限大的光明。

於是天將矇矓亮的時候，這隊人，這隊饑餓的奴隸，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還兇猛的，朝鎮上撲了過去。

奔

在家的那方，那隔斷了家的那堵不知名的山，慢慢的已經從黑得不分明的裏面

，顯出紫褐色來，而且在那染上了紅霞的在透亮的天空上，畫着很分明的卻是柔和的線。又一陣寒冽的晨風從荒涼的田地上打來，掃過這幾間紅磚的小屋又邁步到對面的樹叢，夜來的像似虎嘯的狂吼。已經低到祇是像貓頭鳥的啾啾的就過去了，卻也還是冷得刺骨。張大憨子耳裏聽到風已走過了好遠，便又用背把抵住他背蹠着的王阿二撞了一下，便像是自語似的咕噥了一句：

「天亮了呢。」他已經把他那爛了邊的紅眼睛，從拱着手的袖口邊移出了一條細縫。躊躇的望着紅的那方，在那方，正有着家在那兒。

粗草鞋套在爛棉鞋上的一隻俱在他腿邊的大脚，也抖了抖伸開跣起去了。偻着腰站在他前邊走了一步便又停住了說道：

「該快來了，說了是天亮的那班……」他沒有說下去，卻又偻着腰坐了下來，接着又打了一個冷噤。

草鞋的大脚便又伸在張大憨子的腿邊。另外有一個人站了起來，走到牆的轉角去，澀澀的小便着。這時天更亮了起來，滿天都是彩霞，紅房子的那一端，一個可憐

的瘦雄雞，也抖了抖翅膀，伸着頸格格的叫了起來。小便的人走了回來卻不蹲下去，靠着牆又去揉眼屎。那盞懸在眼前的電燈，還無力的射着一粒淡淡的黃光。不知從什麼地方又闖來了幾個鄉下人，都提着大包裏，像是做小生意的人。來的人把他們望了一望，便站在那一邊互相說着什麼。他們懂得車一定快來了，也有兩個人又站了起來，試着把蹣得麻痺的手脚伸了一伸。

那個穿制服的可憐的瘦的小夥子，夜晚看到他幾次在車來車去忙碌的跑着的，又咳嗽走出來了。他打一個圈子，望了望嵌在牆上的鐘，便朝這羣土老兒，幾乎在這冷風裏挨過大半夜的一羣投過了一個眼光，帶點憐憫也帶點不屑的神氣，於是他說道：

「來呀！」

而這時那個鏗鏘的鐘聲也響起了，他們在這裏是聽到第三次的鐘聲了。

他們便都站了起來，偻着臃腫的身軀，跟着那穿制服的人走到那買票的小門邊。

那人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就走了。他們都望着那小門，沒有聽他。

「四等，六角大洋！一個一個的來！」門洞裏一片燈光落在一個小櫃檯上，賣票的人穿着一件布棉袍，聳着肩，紅着一雙沒有睡夠的眼睛，不耐煩的說。他那旁邊正放有一把破嘴的小瓦壺，似乎正冒着熱氣，把每個買票的人都羨慕的送過眼光去。

一塊雪白的大洋往櫃上一丟，響聲打到了心裏，不說話，揣着找回的四角大洋票，算也不必去算，得，左右不過……便走開了。

「管他娘，橫豎幾個鐘頭便到了……」張大憨子看喬老三憂愁的按着他裝錢的襠褲袋，便安慰他這樣說。他覺得他這句話也把自己安慰了一點兒。

「唔！」喬老三也跟着走進了月臺。月臺上又多了幾個不會見過的人，也有二個穿長衫的，大約就是學生吧。

太陽已經吐出了一線火紅。遠的稀的樹枝間也吐着滾滾的濃烟，而跟在那煙後面便傳來了巨大的軋軋的車輪聲。突突的汽笛銳叫了兩聲，火車便喘息着，流着汗。一步一步，拖着滾來，滾去，而停在小的月臺上了。

有人朝一個車門口奔去，其餘的便跟着去擠。車上也有被推出來的人，都攔在那

一個小門口，有的就嚷起來了。又有着大聲音喊：「那邊去，這是三等！」於是這一羣更慌着一團，掉轉身急忙的，張着呆笨的眼光，胡亂的又朝一個門口奔去。終於擠上了一個車廂。

舊的，髒的車廂裏面，擠着一些破的爛的布堆而又在這布堆上排列着不整齊的人頭。歪着的，掛着的，有些正咧着黃牙大嘴，從那大嘴裏送出濃的臭味，還從那些張着的鼻孔裏，一聲一聲的吐着麝聲，有些是把好久沒修剃過的頭髮蓬亂的倒着，而口涎便長長的垂到胸際，有些也張開了睡眠，望望車外也望望進來的這一羣，不動也不說。

「張大哥！這裏有位子！」

「去，那邊去，那邊還好擠一個！」

被鬧醒了了的，移了一下身子，便又睡去了。有些便也揉着眼睛去望那關着的玻璃窗，窗上浮着一層霧。

車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用着快步在跑了。

「嚇，這個什麼火車，倒真了不得，阿二，你來看，山呀，樹呀，像鬼旋磨，旋着旋着就跑去。」

王阿二真的就扭着頭把眼睛伏在玻璃上，老龍的衣袖已經揩去了一塊玻璃上的霧，他們都因為車廂上的暖氣，和車外的奇異的景致弄活潑了一點兒。太陽也斜斜的在車裏畫上好多條黃光，好些人都為這黃光伸直的坐了起來。

喬老三又摸了摸他的襠褲袋，他想到他的家財；那袋中所有的一切，他有點茫然，因為他的跟在這羣人之中到上海去，完全是由於他老婆的慫恿，他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他又重覆着他已說過了好幾次的話來說道：

「張大哥！到了上海，你可別丟開我不管，我比不得你們，有親戚熟人，好歹要替我找個落脚！你知道我身上祇有這一點盤纏……」

「我身上會比你多麼？還不是那一點閻王債，一塊光洋，和四張毛票，什麼事都到了上海再講，莫那麼短氣！」李祥林把缺着嘴唇的擠了進來插着這末說。

「對的，找着他們就好了。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闊人多得很。找口把

飯還不容易麼？」張大憨子又把那爛眼皮朝家的那方擠了幾擠，想着這是燒早粥的時候，又想着借來的那斗米和剩下的兩簸箕糠，喫總是不愁的了。於是他又授下去說道：「祇要找得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疤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賬時，一人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敢把田又差不了好些了。」

「祇要歸得上，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喬老三諛着就把頭低下去了。

老龍這時已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乾糞啃着，另外也有人啃着從家裏帶出來的粗糲的大餅，而談話就又加上一些生氣。

「到底也值得，大半夜的老西北風，吹在咱們身上不算個什麼，六角大洋，嘿，就是好幾天的糧，冷總還熬得住，餓可不成。」

「三等四等一個樣，便有五等咱們就坐五等，再打個對折。」

「到上海幾個鐘頭？五個，還不貴？五個鐘頭要花上六角大洋，合錢是兩千了……」

坐在旁邊的那些同車的不認識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他們也有些是去上海

的，但是對上海的情形也是不熟悉。大家互相交換了一家鄉的苦難，和旅行的目的，大抵都相差不遠。於是又談到年成，又談到行市，車裏慢慢的更熱鬧起來了。有幾個娘兒們也坐在那一端，敞開了胸口，口袋似的垂着的大奶便塞在哭了的嬰兒的嘴中，太陽這時已經從每一個窗口投了大片的陽光進來，因着車身的震動，在那些乾澀的臉上和髒的布衣上跳躍的盪着。而這羣人，這羣在冷風裏蹲在牆邊蹲了大半夜的人，因了暖熱的空氣，加之冒囊裏又滲入了一些粗的麥粉，昏昏的瞌睡，便慢慢的爬上了眼皮，談話減少下去了，新的鼾聲又在一些睡醒了人旁邊發了出來。

「嚶！嚶！」汽管子嘶着尖銳的喉嚨，接連的叫着，黑的濃烟，白的蒸汽，在車身邊掃着，輪軸發狂似的在引擎下滾着，車上的乘客都騷動起來了：「看，看洋房子呀！看那些烟筒，那就是工廠呀！……」車到了上海了。

長的列車駛進了火車站，停在第六條月臺上。幾十個車門裏，吐着那從各鄉各鎮匯流了來的人羣。這羣土老兒，緊緊的六個人擠在一塊，跟着人羣朝出口奔。槓運夫雜在穿皮大衣的粉臉太太裏，太太們又吊在老爺手上；老爺們昂首在鄉下人旁邊，姿

跑似的朝出口處奔去。大人們不知在喊些什麼，小孩子也跟着在喊。也有跑在前面去了的又打回奔……「媽的，乖乖！」他們之中誰是這樣的說了。

慌張的，膽小的，從人裏面又闖到人裏面，緊緊的擠在一塊，又來到了街上。

「豬獃！」開車的伸出頭來朝他們罵着，黑色的汽車擦着身走去了。差一點沒有壓在那輪下。

看到對面飛來的黃包車，回頭就讓，又剛巧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在後邊，血紅的嘴裏便吐出銳聲的一句罵「作死呀！」

土老兒便站在街的一角去商量了起來。商了一會便又往前走，他們推舉張大憨子打頭裏走，問路，張大憨子使用力睜着他的爛眼邊，扭着一個笑臉，看見有和氣點的人，便走上去問：

「請問烏家角往哪走？」

有的回答是搖一搖頭，有的回答是：「大概是往西吧，走過去再問問。」

「嘿，看那羣人，土裏土氣，」小娘們走過身時總要悄悄的指點着說。

「嘿，老龍！你看那邊，那個赤身的小囚就像活的一樣，有錢時買個小的回家去供在櫥櫃上倒不壞，」一些百貨店裏的東西，花花綠綠，真是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的東西，時時惹得他們去看，看着看着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走呀！走呀！找到了再說吧！」

「嘿，喬三哥！上海的娘兒們才真怪模怪樣，學的洋鬼子打扮吧？」又有人說了起來。忘記了憂愁似的。

走過了一條街，又走過了一條街，從比較熱鬧的地方走到卵石的路，兩邊祇剩一些低矮的瓦屋的地方來了。街的邊上也停得有一些小攤，攤的旁邊，圍着一些髒的孩子，揩着鼻涕，用眼釘着那攤上的花生，有更多的，單一頂破帽的，頑皮得怕人的孩子們，在街心上揪着滾着！一些推石子的小車，推煤渣的小車，推糞的小車，吱吱呀呀，孔孔孔的小心的，讓着這羣野馬似的孩子們走過去，間或來了一部運貨汽車，孩子們便叫嚷着，跟着車後邊追着跑，跑了一陣才又跑回來。這裏也有脫毛的老狗，像沒有家的，蹣着肚皮無力的躲在一邊用着生疏的眼光來望過路的人。

他們又問，知道快到了，一縷高興又升了上來，他們看到他們的一些希望，這希望也走近了一些，而太陽正高高的照着他們，走在頭裏的張大憨子便又說了起來：

「三年沒有看見了，我姐夫真是條好漢，下田做活，一個人當得兩個人。也是運氣不好，碰着過兵，拉去當了半年伕子，等他逃回來，東家的田早轉把別人了，橫豎田裏也沒有多少油頭，盤繳不來，他一狠心離了家，帶着老婆來上海，總算找着了一條出路，聽說他也有十多塊錢一月，我要有這們一個事也心滿意足了。祇是這時到他們家裏去怕他不在家，不過我姐姐一定在家的。」

「張大哥！你找好了生意，可別丟開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是靠在你們身上的了……」喬老三又擔心的說。

「哪裏的話，咱們一塊兒出來，當然有飯大家吃，我要先上工，你就借一點給你，你莫急。」張大憨子慷慨的說。

「要是你姐夫不在家，我們就去再找趙四爹，老龍你娘舅住在哪塊？」

「娘舅住在哪塊我也弄不清，我曉得他是在東洋紗廠做工，到廠裏一問終歸就會

明白的」。老龍這時忽然才想起那年爲一籃番薯他同趙四爹打架，把趙四爹的頭都傷了一大塊，現在他卻來到上海，求趙四爹替他找事情，怕不十分靠得住吧，於是他悄悄の悔着，同時又安慰着自己：「舅舅終歸是舅舅，他總不好看着我餓死。」

他們又問着，轉進了一條小弄，弄後有幾個院子，錯綜的立着三家小瓦屋四家小茅屋，雖說是冬天的太陽，也把那些院子裏的垃圾晒出好些臭味來。

跨過了一個積水小潭，站在一個篾籬笆的門邊，張大憨子便直着喉嚨先喊了起了：

「李永發！李永發！」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的臉便從晒在竹篙上的尿布邊伸了出來。鼓着詫異的大眼呆呆的望着，稀稀的黃髮把那臉更弄得難看了。廂房邊也伸出一個蓬髮的頭，在那頭邊的窗門上，也不知掛了樣什麼。房子兩邊，雜亂的堆着一些破洋瓶破瓦罐，破布條，房子裏也好像有脚步走動。却沒有人理睬他們。

「李永發！李永發！大姐……」

「阿發哥！阿發哥！好像有人找你！」是那蓬頭髮的聲音。

從東邊的房裏走出李永發來，他赤着身，一手還舉着短棉褂，他的赤色壯健的農人的胸脯，已經乾癟，他深陷的臉的輪廓也使張大愁子認不出了，可是他還認得張大愁子，他衣服穿也不上便搖着他的枯瘦的臂膀走了過來，抖着，笑着叫了起來：

「啊！愁子！你來啦！」

但是他馬上便停住了笑聲，他望見了愁子後邊的一羣，他不說話了。而愁子却說着，愁子以爲自己會笑的，卻沒有笑，這改變了形像的姐夫，不祇使他覺得生疏和同情，幾乎是一個大的打擊，他笑不出來，祇說道：

「不認得你了，老啦，你害過病麼？大姐呢？……」

「進來吧！你們一塊來的麼，這是王阿二，我還認得你，唉，我却變了！做田到底還好點，進屋子裏來吧！」他穿上短棉衣就引着進去。

外邊屋子裏擺了一屋子東西，牀鋪，煤爐子，剛好有一條走路通到裏間。裏間便是李永發花兩塊錢租來的一小間房。這一羣人一走就進來就塞實了，習慣在陽光底下的大眼睛，這間房更顯得黑暗。李永發拖出了一條長板檯邊讓着又邊問道！

「剛剛來上海麼？」

牀上，蹣在亂棉絮裏的一個婦人也哼着問了：「憨子麼？」

憨子走到牀邊去，這羣人一句話也不說，有一些東西，一些未曾有過的東西來壓在心上。

「唉，憨子，你來得正好，你大姐天天都在唸你們，想得要命，說是能到屋裏一株樹也好，要是弄得到盤纏，早就和她回來了，去年的收成聽說很好，不曉得回去弄牠幾畝田種種弄得到不？」

「唔……」

「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倒並沒有病過，就是一天十四個鐘頭喫不消，機器把一身都榨乾了，沒有讓機器軋死總算好，不過這條命……憨子，你們來做什麼的？」

「憨子，家裏還好把，飯總該有得喫，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一交。」婦人從破絮中伸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孔來，像個老女巫的面孔。

「唔，還好……」

「憨子！我們還是想回去，你幫忙替我們打聽點生意好不好，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她又睡在牀上。憨子！你們到底來幹的嗎？」

張大憨子答應不出來，咬着嘴，望着這一對他不敢相信就是他的親戚的臉發氣，已經找不到一點可以安慰他們的東西給這對快餓死的男女，而且他惱着他們，他把許多應該大發雷霆的罪過都加在這一對夫婦身上，他以爲他們騙了他，騙了他們來上海，說是怎麼容易找工作，怎麼好賺錢，他又恨他們的失業，他祇想打他們一頓，或是把同來的人打一頓，但是同來的一羣，也野獸般制住野性似的來惱着望他，像要同他相打似的，祇有喬老三這時卻忍不住在這些眈眈的虎視之中哭起來了。

晚上來了，太陽已經昏昏沈沈的落到一些屋子後邊去。這羣人還在街上奔着。同着他們一塊兒奔着的，是那些放了工的走回家去的人們，他們用着羨慕的眼光去望着他們，而那些無力的掛倒着頭，拖着疲倦的腳步的人們。祇凝着癡呆困乏的灰色眼珠，茫然的望着前方，他們不能計較到身外的物事了。夾在這裏奔着的，還有那些蒼

黃的不像人樣的女人們，頭髮上，衣服上都黏着從廠裏帶出的一些棉絮，棉絮又從那些頭上飛到另外一些的地方去。他們望着望着，反覺得可憐他們起來了。可是薄弱的同情，抵不住自身的恐慌，於是又更焦躁了起來，王阿二怒狠狠的望着老龍叱道：

「祇曉得東洋廠，東洋廠，你不知道上海是有這樣多的東洋廠麼？」

「我不曉得，你曉得！他從來就祇說東洋廠……」

「不要吵，不要吵，還是找個地方喝口水，喫點東西吧，明天同我過浦東去，我叔叔前些日子來過信的，他準有生意，吵也沒用」。李祥林排解着說。

「好吧，好吧，張大憨子便跟着他們走到一個小茶館，心裏一邊便想起了他睡在牀上的姐姐，她小產了，祇有一點小米粥喫，她很想買一塊燒餅，燒餅裏是夾得有點豬油，而他姐夫卻不能讓她滿足。他想：「替他買幾塊吧，我身下總還有一元四角大洋……」

他們坐在茶館的一角，泡了一壺茶，各人從各人的包裹裏掏出那剩下的一點乾糖來嚙着。空虛的肚皮就更空虛了起來似的，少量的麥粉填不滿那比飢餓還厲害的慾

望，王阿二又不耐煩的說了：

「你叔叔住在哪塊你清楚麼？」

「浦東賣家場，雜英美烟廠不遠，他在那裏做了五年工了，他大約可以……」

「他就有生意，也不能養我們，他就替你找得到生意，不見得也替我們找得到，你沒有看見他姐夫，就是個榜樣，他那外邊的兩家人不也是坐着喫麼？」喬老三搶着來說。

「他媽的，東洋廠，東洋廠……」老龍更握緊着拳頭，他同趙四參久已消溶的仇恨，又來在他心頭，他恨不得一下就找着他先來幾槌。

隔壁的幾個人也在那裏談得很起勁，一個小夥子，穿一身破夾衣，灰色的臉，灰色的頭髮，最多也不過十六的身架，却一副蒼老的面孔，他用力把他左手上的香煙吸了一口，右手畫着圓形，便接下去說道：

「我聽到一聲口笛，心就一跳，知道不好了，果真蹦蹦蹦蹦的，哼，你知道死了多少，幾十個工人就躺在地下啦，起碼總有四五個活不轉來，媽的，叫開槍的就

是小王啦，他是副廠長，打死幾個工人算什麼，你要鬧，他就索性把廠一關，看你幾千人到什麼地方去找飯喫，現在鬧罷工啦，要凶手償命，要撫卹金，要醫藥費……我說，都是空的，打死工人又不是剛有的事，罷工也不知罷過多少了，從來還不是因為肚皮不爭氣，又復了工，我說，乾脆打死他們，咱們自己難道不會鬧廠嗎？」

另外一個年紀稍微大一些，也是灰色的臉和灰色的頭髮，他鎮靜的問道：「你打死誰？你要一動身，毛還沒有挨着他一根，你就得喫生活，什麼事都得慢慢來，現在還有些人信東家是好人，有些人甯願餓死不敢動，有些又被資本家買去了當走狗來陷害工人，所以一切都得好好的來，坐在這裏喊是沒有用的，就使殺死幾個廠長也還沒有用，現在應該要讓工人個個都明白，齊心起來站在一塊拚命，所以要提條件，還不許開除工人，小五子，你莫要急，終有一天……」

他們聽着這些，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又有一個人，是坐在他們前邊桌邊的，正攔住一個闖進來的小乞丐問道：

「阿金，你爸爸的手膀怎樣了？你媽媽還沒有找到妍頭麼？要你爸爸看穿一點，

不當王八也沒有飯吃；趁着老婆還年輕，可以撈幾文是幾文，你這小王八闖進來幹嗎，看別人要把你當小扒手，關到牢裏去喂蟲。」

「操你的娘，操你的奶奶，……」小乞丐罵着就跑走了。

「媽的這小豬灑。」那人便掉過頭來望着他們說道：「唉，你們不曉得，他老子同我一個車間的，上月不知怎的，他眼一花，祇聽見一聲喊，他就昏倒在地上，一隻膀子血淋淋的便撿到皮帶上去，壓去許多肉，又飛下來打在他頭上。我們都算他活不了，他却又沒死去，天天醒在牀上哼，這一生也莫想有工做了，廠裏賞給了他十塊錢了賬，女人沒有飯喫，祇好偷人，兒子成天討，偷東西，你們大約還不曉得做工人的苦處，唉，你們是剛來上海的吧，上海白相的地方交關多，兩毛錢的門禁，儘你看半天的戲，法租界也好去看看的，有一座十四層樓的屋子，屋子外像螞蟻似的停着汽車，喂，你們做什麼生意？……」

好些人都望着他們了，他們不知怎樣說才好，大家互相望着，還是張大憨子大着膽子說道：

「找親眷，想來上海找工做的……」

於是有些人就不客氣的笑了，笑的聲音使他們都打戰，有人就氣憤憤說道：

「怕上海餓死的人不夠麼，要你們趕着來送死，幾十萬人在這裏沒有工做啦！」

「鄉下也沒有飯喫，收了一點，都還把東家了，肥料也扣還把他們，家裏一粒也不剩，還是借了兩塊錢做路費來的，兩塊錢一斗米，夏天要歸上三石穀，不曉得上海情形，曉得也不來了……」

「沒有飯吃，應該問你們東家要，像我們一樣，沒有工做，也要問資本家要，你們的血汗，一點一滴的落在田裏，我們身上的肉和血也還不是在車間裏一片一片榨把他們了嗎……」

茶館裏又圍了許多人，都把他们當做談話的中心，七嘴八舌，然而沒有一句話可以暫時使他們寬心一下，祇有使他們更其難堪，他們坐不下去了，便又走出茶館來，
喬老「咕嚕」道：

「我怎麼樣呢？我還是搭火車回去吧……」

「明天清早到浦東去，百事等找着了叔叔再講，浦東的情形也許好一點……」
李祥林自個兒在心上這樣想。

「唉，什麼地方有豬油燒餅買呢？……」張大憨子又映着他那紅的爛眼皮。

月亮又升在家的那方了，那該是家在那兒吧。原野是靜的，遠處有一聲兩聲的狗吠，星星在頭上閃着憂愁的眼，月亮也時時躲在飛走的薄雲裏，風仍舊是一陣緊一陣的寒風，枝頭夜宿的小鳥，不安的轉側着，溪水汨汨的流去，火車的鐵軌像無窮盡的延展着，跨過了一條小溪，又一條小溪，轉過了一個小岡，又一個小岡的，而在這個夜晚，沿着鐵軌走來的，還有一高一低的兩個人影，是朝着家的那方走去的。

走在前邊的那個高一點的人，望着遠處的消失在迷朦的夜色裏的地平線。映着那爛眼邊的眼，又舉手去揩眼睛旁的淚珠，說道：

「早曉得，同喬老三一道，也好，總還有得火車坐，阿二，你說還有多遠？……」

「一步一跟，跟在後面的阿二也抬頭望了望遠處，便答道：

「莫問，走就是的，走到有小屋的地方，便找個躲風的地方，過一夜，明天又走，後天再走一天，那時再說吧。」

「唉！……」

兩人便又默着走下去，大家都不願意說什麼，而張大憨子便又看見他姐姐的臉相，那末一副可怕的死人的臉。他又想起她那屍身，她祇穿一件單褂，……但是他能怪他姐夫麼？他又想起一些別的，那些乞丐，那些女人圍在死屍邊哭，她們的男人就是被廠長開槍打死了的，他又想起那間小屋，他跟着他姐夫去過的，他們在那裏打嗎啡針，那些去打嗎啡針的人，都黑瘦得不像人，渾身都是針孔，姐夫說他們不打針就沒有精神做工，打針呢，有一天也要死去，他又想起……他想了許多，他覺得天已經漸漸的壓了下來，他呼吸也跟着急促，他簡直不敢看什麼了，他喊起來道：

「阿二！阿二！」

阿二忽然也趕向前來抓着他，喊起來道：

「憨子！憨子！」

兩人抱着站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於是又排着走向前去。

「我說，阿二，真悔不完呢！……」

「不想他了，不想他了，李祥林也不是好人，他一定找到他叔叔了，他就不管我們！」

「靠不住，也許他比我們還壞，小劉同着他一塊兒的，小劉總是好人的……」

「憨子！老龍的話也有道理，他說上海的工人是有出路的，因為他們齊心，他一定要留在他們那裏，不過我們也好齊心起來的。小龍留在上海，也不過多一個告化……」

「唉，……阿二，你有不有方法還那三石穀？……」

於是他們又不做聲了，又低着頭，讓那勁的風從頭上刷過，腳踹在地下，一點聲音也沒有。

可是遠處却傳來軋軋的車聲，接着便看見了那車頭上的大燈，濃的黑煙，也染上了那瀝青色的天空，於是火車便飛快的朝他們衝來，掠過他們的身子又滾向前去了，

這是到上海去的火車，而在那車上，在那有電燈光的四等車箱裏，又有一批一批的鄉下人，在鄉下過不了而跑到上海去的，他們正睡在那裏，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憐的却是荒唐的夢。

這激烈的震響一流過，原野又重復安靜了，而王阿二却歪着嘴角狠狠的答道：「三石穀麼？有方法的！孫二疤子你等着！」

暑假中

一

『是毫無可挽回你決定的心，明晨就准走嗎？』

承淑本是硬起了心腸來說出上邊的話，但聽到自己那微微抖着的哽咽聲音，心反而更酸了起來，不覺的又得把手帕去用力吸乾那不願使人看見的淚。臉就朝到窗戶外邊去，院子裏晾了幾件淺紅淺綠的衣，在陰處順兒攤了一張矮櫈在那裏坐着打結子。於是承淑便又裝着沒事一樣的喊順兒去告她媽，說那衣服是不能曬在太陽底下的。

蹲在地下正清檢着行裝的嘉瑛，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很令人一見便感到滿意的清秀的姑娘。當剛在師範畢了業來這自立女學教課的時候，就爲這忠誠而又賢淑的承淑眷愛着了。這一年中是又會經過幾次周折，究竟虧了承淑的真摯和不甘退讓，所以她還是在三個循環打了敗仗的女同事中，而猶緊握在承淑的愛掌裏。她對於這離別，是不會像站在她前面的那無從希望到歸家的愛友感到難過，雖說她也曾陪着她流過淚，雖說她也曾想過了武陵中學的遊藝會再回去，雖說她也曾准許了德珍過了她的婚期再動身，因爲那女僮相的位置是確定了要留給她的。但她剛一放過假，聽說美姐也回去，就動心要趁伴一同走了。她是想起了家園裏的大桐樹底下的乘涼，想起葡萄快結子，想起振毅時期家人的忙亂，想起夜晚和着弟妹往巖石下去捉蟋蟀，所以她決心忍受德珍的抱怨，還有那玉子的（玉子是要她在武陵中學的遊藝會中肯担任崑曲，她自己才肯去跳舞的；而玉子是又只想能不拂朱先生的意而答應下來。）並承淑戀別的眼淚。所以她明知承淑哭了，却也裝着不知道，只隨隨便便的說這是不能不遵從媽的意思，媽來信不是再三再四叮嚀放了假要趕快回去嗎？

『自然你是得回去的！讓我們沒有媽的人留在這古廟的學校裏吧！』講到媽越剔起了自己可傷的往事，只想能放聲哭出來就好。在往日，也許便要抱着嘉瑛哭，但這時，心裏是又正有幾分生着她的氣，所以竟轉身跑到外間屋子去了。

假使她能像嘉瑛在師範三級時的那個好朋友，好打好鬧的，或者會使嘉瑛更容易解決，便是立刻捲起鋪蓋走。但她只默默的伏在外間桌上感傷她自己的命運，則使得新近也學會賭氣的嘉瑛爲難了。她想追到外間去勸她，但又不知怎樣說才好，說是這傷心是該的，自己又不忍心看下去，於是她把理好的衣服一股兒丟到牀上去，看見爲弟妹們買的洋囫圇，隨着衣服也歪倒在枕頭旁，不覺又生起氣來，粗着聲音朝着外間說：『好，不回去！不回去！守着你一輩子！』

承淑聽說不回去，心一喜，把往事又捺開了，懂得那聲音是含有氣，便又走回裏間來想安慰那爲自己犧牲了回去啟夏的嘉瑛。但嘉瑛已由旁門跳到前院去了。

所謂前院，也只是個從教室角上拐出來的五尺大的天井。在天井後一間小小的房裏是住着德珍和春芝。這時德珍正在挑枕頭上的英文字，春芝在牀前的竹牀上睡

着了。

嘉瑛一跑進來便嚷：『誰肯陪我到美姐那兒去？』

『你的承淑呢？』德珍是會很有過好意在嘉瑛身上的，於今雖說快結婚，已無意於朋友的人，但對於承淑，說起來總是酸酸的。

『又在哭着呢，我算怕了他。到武陵小學部去告美姐，說我不能同她一路走，免得明天她在蘆船上老等我。好，好姊姊，陪我走一遭，路滿遠呢，洋車我怕坐，巖板不平，走得不好，人都可以翻出來。』

『哼，不中用！那樣聽話呀！』說完了，不動身，只含着冷冷的笑。

這把嘉瑛倒弄得不好意思起來，訕訕的又去推還沒被吵醒的春芝。

『去是去，得答應一個條件，不答應，擾起芝來也無用。明天明哥要打牌，缺個腳，芝又不願去，你答應，則我今天陪你走，也把芝喊醒，不是三人走會好玩些，是免得等下兩邊又喫醋，我如今是怕死了這麻煩事。』

嘉瑛自然是笑着答應了。

到喫晚飯時，三人才踉踉蹌蹌夾着一些大包和小包走回學校來。大半東西都是德珍的，嘉瑛也買了一盒花籃牌香粉，和兩把玲瓏的玳瑁小扇，一把自己用，一把送承淑。等不得承淑洗完澡，就隔着窗戶說：『淑姊，淑姊，他給你買了一件好東西呢，你快些來看！』

對面房裏住的志清，看見以無復淚痕的這一對，便嘲諷似的笑着問：『又不回去了嗎？』

『不回去了。』嘉瑛是在非常忘情於一切的倚在承淑肩膀上，只靜靜的享受着承淑輕輕揮過來的蒲扇的微風，風煽動那剛撲上的香粉氣味；於是她又把眼睛睜着，來細聞這香氣。

承淑也忘了這兩三天來那哭後的疲倦，一面揮着扇，一面又柔柔的去撫着那放在她膝上的另外一隻小手。心是頻頻在快樂的響着：『不回去了！她是不回去了！』

二

然而承淑便像她所想的那樣得着滿足了嗎？不呵，在第二天承淑是又獨自躺在

鋪有竹席的牀上嚶嚶啜泣了。這傷心是連她自己也分析不來的。未必真是完全爲了嘉瑛之不能了解她怕寂寞的心而體貼她，而始終不離開，才使得她一看見自己那孤獨的影便要哭。不過假設嘉瑛是不同着德珍一早就出去，到下午還不歸，那承淑的心是會很安定的關在這學校，看一看剛買來的那些通俗的言情小說，或爲嘉瑛繡裙上的花：……但現在她只能想到過去的一些甜蜜，和失掉嘉瑛的可怕生涯。既至恍恍惚惚看見自己孤另的，無所依戀的命運，便什麼也可使她灰心，心想倒不如現在死了還好，至少是可以留下一個深的記念在嘉瑛的心上，無論嘉瑛以後會再同許多的人又相好去。想到死，心一傷，不覺就任情的哭了起來。

順兒一聽到哭聲，便跑到房門口蹣着脚尖來瞧。房裏是靜悄悄的。帳子是垂着，那唯一的痛哭聲便從帳裏傳出來，於是順兒便又跑回自己的房裏，告他媽；但田媽只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又拍拍打去打去摺她的衣。這幾位先生哭泣的事，在她剛來時，也會奇異過的，以爲是一種病的現象，既然平常又是都會非常快樂的人。慢慢的日子的長，覺得所謂旁人的擔心，勸慰，來得都是毫無意識，她們只是歡喜那樣鬧着玩吧

了。也許因了旁人的蹂理，而第二次的哭是會來得更快些也有之的。

微微感到失望的順兒，於是又躡手躡腳的挨到未曾出去的志清房裏，她正在折一雙穿破了的毛繩襪。

『先生，先生！……』

志清是老氣橫秋的望了她一眼，說是快到二年級的學生了，應該變得大方些才對。

順兒聽了這些令人感不到快樂的教訓話，把來這裏是爲了什麼的事已忘去。只懊惱着，咕着嘴，默默的一人摸到前院的教室裏去了，

其實志清已聽到了承淑的哭聲，她也知道這哭是爲了什麼；她嘲諷似的向着自己說：『打發田媽去把嘉瑛追回來吧。』後來，也許爲了那哭聲擾得她不安，並且在人情上也得過去給別人一點安慰，所以她把那拆下來的毛繩理好，便穿過中間的房，走到這間房裏來。說了許多她所常說的成爲現成的勸慰，替她把帳子掛起，拭去那額上所沾漬的汗和淚。又替她絞手巾把，又替她倒杯熱茶，又替她打着扇，這使承淑自自

然然的不好意思再哭，還要轉過臉來，似乎已不傷心一樣的來同別人閒談。並且還想起永遠也找不到一個朋友的志清，又覺得這這哭也似乎是很可驕的一樣，反很親切的同着她談話了。而志清呢，是無從領解這不意的同情，覺得別人是如此經不起好話，也反得意起來，便又形容別人的小孩氣，並且批評到訾議到她們母校的壞風氣：本來是好好的人，只要進了武陵女子師範兩個月，便可學會了許多在家庭中在別個學校中三年還學不好的一些課本以外的知識，忘了來學校是爲什麼，只一天到晚顛倒於接吻呀，擁抱呀，寫一封信悄悄丟在別人牀頭呀，還有那些怨恨，眼淚，以至於那些不雅看的動手動腳都全會了。這不是很可笑的事嗎！在女孩子們同着女孩子們中會有着決鬪的事，而這決鬪是只靠了口舌的？

承淑是找不出理由來爲自己分辯，並且覺得這議論有着有一部分也對的：想起母校的胡鬧情形，以及自己七八年來歡笑苦惱於相交締的幾個所謂朋友的懷中，而學得的是一些什麼？幾種不很明瞭的科學常識，和只能認懂簡單句法的外國文；說到本國文呢，那是更渺茫了，真不知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好起……所以也只好暗暗的低下頭去。

這使得志清把什麼都忘了，忘記了自己之師範時的幾次失敗，忘記了自己也會憤恨過，也會爲了一人睡覺而傷心過，她儼然的更發起那滔滔的議論來，末了，又問着承淑道：

「你還願意始終你的獨身主義嗎？」

承淑又點着頭。

於是她又嘲笑起那羣也宣過誓，願爲這名詞而犧牲的新舊同學們：有的呢，是讓父母嫁到一些並不能讓自己滿意的莊稼人家，生意人家，又有些也是讓別人把自己送到那些算爺處去做小奶奶，還有些也便投了降，終於任朋友來主宰命運，隨便給介紹給一人來歸結這大事，至於其餘的，還擁護這旗幟的一些，則摟抱住女友，互相給與一些含情的不正經的眼光，狎暱的聲音，做得來是沒有一絲不同於一對新婚夫婦所做的。聽了這謾罵譏彈到許多人的憤慨話，承淑不覺把臉也紅了，心想：「你當面在罵我呀！」但承淑却平着氣問：

「那末，你呢？」

『只有我才是真真的獨身主義者！』說出了這句話，是更顯得驕傲，簡直連什麼都不能使她看得起，感情也只是可笑的东西。

『錢呢？』這話是只在承淑的心裏如此說。因此，她反把那些使人不平的議論不放在心上，故意又把話說到別的事上去，是想免掉再看那一張興奮到連眼睛也紅了的臉。志清也就把話頭轉了方向。

如若拿起這自立女校的教員相比着來看，則承淑的幼時的操勞，以及時時爲了哭泣而變得很有摺皺的眼眶，都不准她會比嘉瑛，玉子，德珍……的可愛，不過假使講到性格上來，則要算她一人沒有那輕佻，那浮躁，那刻薄，所以她常常隱忍着許多舉動和言語，爲的怕有人又同她起衝突，並且覺得當刺到別人時，自己也好像被刺着一般的難過，所以她把想起了去報復志清的話沒說出，只咽在心裏想了一遍，便算爲已報復過了一樣的，就不想到事情上又惱恨着。萬一這是換了另外一人，則志清的心難免要被插進一把尖刀去，還留下那不可忘懷的一條傷痕。這是真的，在苦到每月只有十六元薪水的志清，却暗暗地儲了不少錢，而她那說起來都不會令人相信的吝嗇，又使

得那幾位年輕的同事都知道了這事，並探聽得很清楚：禮拜幾志清出去是到哪一條街收取哪一筆錢的息金，本錢是多少，利率又是多少，息金拿來是又湊足了；另外又放到哪一處生利去了。而這幾位雖是領了如志清一樣多的錢。或多到四塊或六塊的，却常常在鬧着窮沒錢花，因此那存着錢，連襪子也不常買的人，是常常爲了這被譏笑着的，說恨人，也無法，別人又都是那樣玩着的來說這事。只好一當好幾人在閒談時，志清便留心又留心的怕把話題引到錢方面，如聽別人一說起，則自己趕先掉轉身走回自己房裏去。這心情也不會不使人懂得，不過不忍故意來嘔着她玩的，怕只有在她也認爲不足畏的承淑吧。

三

天氣是一天熱似一天，比快放假時的那幾天更熱。在這偏僻的武陵城，一熱便無法想；又少樹木，又少廣場，密密的房子圍着窄的街。一清早，滿街便都是那些趁早涼而趕到城外河下去挑水的廚夫。在有井的街旁，也是擁着赤着背的人和陳舊的水桶，街上的岩板，又爲那穿着粗草鞋的脚印上許多溼的印。不久，從鄉下來賣菜的担

子，是又密密排在街的兩旁，沿街叫喚着的是那些等天亮才動身能睡覺的，到遲了，無法放下那肩上的扁担，只好沿着一家的大門去叫喚，溼的岩板再加上他們腳底下從鄉下帶來的黃土，於是滿是泥漿了。既至太陽影子一下了牆，街上反安靜了。除了幾個少人看管的赤着身的孩子，在陰處滾着錢，便只剩一兩個行人，是揮着大蒲扇，遮遮掩掩在找那太陽曬不着的地方走。還有，便是那敲着梆賣涼拌麵，涼拌米粉的，捶着小銅鏗賣把木瓜子洗成涼粉的，以及那帶着破寬邊草帽的賣西瓜的人。要熱鬧是要等太陽下了山，於是挨家挨戶，那些院子小，人口多的都把所有的大小竹牀排排的放在大門外，大人，小孩都很舒適的便躺在這上面，坐在這上面，同鄰家的家屬又來談講到天氣。有的呢，是把晚餐也搬來這裏用的。便是那有着高大房子的，少爺們是也喜歡湊着下人們的熱鬧，把躺椅也搬到大門邊來。便是有些婦女也很喜歡站在門邊來看過往過來的行人，行人因此更多了。有不少是爲了拜訪朋友，慶弔親眷，產業的糾葛，生意的賬項而趁着這晚涼來趕忙完結要事的人；大半呢，是屬於一些穿着長夏布袍，手脚洗得很乾淨的一些年青人和放了假還住在寄宿舍的穿白制服的中學生，以

及那些不受人歡迎的拖着髒灰布衣的兵士。若能在這時，發現出幾個穿淺色衣裙，剪了髮的，則把這全街的眼光都吸去，無論在這小縣城裏已有着五六個學校的女教員，而這教員們是又有在好幾年中已認熟了，但只要一見着短裙的影，不覺的，並且還要暗示着別人來給那在街上走的一些窘。爲了這夏天夜晚邊的熱鬧的街市，倒使得有好些不願示衆的把腿也休息着了。

自立女學的校址是一個小小的舊廟改建的，是拿正殿，佈置成禮堂，其餘的都是不很周正的一些不大的偏房，分做着教室和教員的臥房的。屋宇雖很破，但不矮，禮堂且爲着別的幾個更小的學校所羨慕的。就是紮住在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兵爺，也會垂涎過這頗陰涼的禮堂，想分一兩排人過來的。所以這寄住在學校不回家的幾人是嘗一喫過早飯就不約而同的把些涼床躺椅之類的東西，搬到這禮堂的一角上，於是幾人就閒談着一些自己家鄉中所鮮有的怪聞，或者親隣中的一些曖昧事，並且便是講到往日近日所看的那些上海的無聊雜誌上的小說中的某學生，某小姐，也是津津有味，可以忘掉那熱的。一到中午，又有田媽從廚房水缸下把頭幾天就放置在那兒的西瓜取出來，

切好了，用端菜的大盤裝着呈送到她們當中的一個大檯上，於是談鋒便又轉到瓜上去。有時幾人是又把那從小攤上買來的一副紙牌，玩着各種不同的小小輸贏的遊戲，什麼跑和呀，響牌呀……都是早已不玩而現時又正爲武陵紳士們所復興着很時髦的玩藝。末了，把晚飯吃過，又把一切東西搬到院子去，在星光下，月光下，還是講着一些跑不出小小範圍以外的日常瑣事。討厭了，也只好重複着，聽厭了，也只好忍耐着，直到瞌睡來時才把眼皮合上，先後從各人的涼牀上發出重濁的呼吸。夜深了，那被露水擾醒的第一個，於是又喊醒那其餘的，迷迷糊糊還要交換着幾句什麼蚊子利害不利害，時間早不早的話，才又各回到那還悶熱得像蒸籠的臥房，但這時誰也不會覺得。倒下頭去又睡熟了。

不過在過着這同樣生活的幾人，是各自有着不同的心。尤其是有着三整天未曾出去的德珍。未出去的理由，口裏說是因爲熱，樣子又像離不了春芝，其實是因爲離明哥太遠。明哥怕她受熱，不令她出外，又爲怕她還要去，會特給她一信，說自己那裏是來了幾個不很熟識的同鄉住着。她不知這是謊，只好心裏時怨着那討厭的客。而

整天同別人敷衍着的苦處，是也只自己知道，也要留在以後從明哥那兒償還的。

但到第四天，一清早，她依舊又把那套常穿着出去玩的藕合色麻紗衣裙穿好，戴起那頂託人從北京帶來的寬邊麥辯帽，帽上是束有一朵頗大的水紅綢花，很留意的把自己打扮了，而又做着似乎很生氣的樣子，嚷着急走出大門去。這是在夜晚爲了一點小事，無意中又同春芝相吵。先是願意忍下去，後來也生了氣。春芝是更不相讓，似乎因了自己被人負，而有意要在這言語中來報復一樣。所以她等不了早飯，天一亮，便預備上使人更痛心的地方去。這自然更給春芝難堪。其實在剛同明哥認識的時候，所有從春芝那兒發出的譏諷，怨言，以及禁止的命令，是都會忍受過，不過春芝却不知止的儘想干涉，是反把她推送給明哥了，並且慢慢把春芝的嘆息也看得平常起來，竟有時還嫌厭，還懊惱這糾葛。不是爲了一種歷史的習慣的還又戀着，便早就鬧翻了。這也是由於春芝雖恨了她，雖覺得萬不能同她和明哥又調協，但從未會有一絲是表示願放鬆的，便是吵着，鬧着，哭泣着，也不過是一種欲挽回的武器。所以這使各方面都感到不痛快的關係，是還在延長着而等待解決。

嘉瑛她們一聽說德珍已生氣走了，便都跑到前院來。春芝就開始訴說，是一面揩着淚，一面噓着聲來說，她把從前兩人在枕頭邊發的誓言也說出了。這是證明着別人的無信。於是這聽的一些人，也就爲了那顫着的聲音，那眼淚，判定了一個是非，是並沒有想到其餘的一切事上去的。這判定在春芝看來是公平，所以倒不哭了。留下一封信在桌上，隨着也出去了。

當她剛一離開大門，這信便被那會同情過她的幾人硬拿來給公開了。大家似乎是又很高興的來唸着：

『我愛！——這是末次了，但也如斯的叫着吧。——』

嘉瑛是打着腔板的大聲喊着『我愛——』。連志清也笑了。跟着便又唸下去。

『你回來時——我想你還得回來一次，取你最近所買的那些做爲謎盒的，你所心愛的寶物——請你不要驚訝，我是走了。希望我們不要再相見！希望你不要再丟棄你現在所愛的人！（自然，這是不能拿我來比較的！）希望你們快結婚，好生幾個白胖兒子，希望交朋友的人，都不要像我如此倒楣！

『本來有許多話想同你說，但一想到同你說，未必你會高興，爲了免得多給你麻煩，所以只寫下的一個「希望」便算了，至於我們過去的，你自然會忘掉，我也願意不再想起。』

唸信的聲音忽停止了。

『如此就完了嗎？』是坐在地上簾席上的承淑問，似乎感到失望的樣子，在理想中，這信是不應如此簡單的。

『還有呢！』嘉瑛又大笑。於是志清便又代替了嘉瑛把署名也唸了出來。

『你所親吻的第一個人！』

『嘿！這該死的春芝！這樣寫不會更給那第二個人來取笑嗎？』承淑又提議去把這兩人都給找回來，和一下，不准再鬧下去，免得鬧得大家都曉得，說起來不好聽。

但志清却說這是多餘，旁人真不必來管這『家務事，』不相信，就是德珍不去找她，她也會回來的。她斷定她沒有勇氣肯自動的去過那一個人的寂寞日子。

果然，在別人是無從想出，不知在那一剎那，她們又私自和解了。兩個人一點也

不會慚愧，當着人又是非常隨便的在一個碗裏喫麵起來了。

四

在可歌頌的暴雨的第二天，武陵中學的遊藝會便開幕了。本是預備在放假的那天作爲點綴的，因爲熱，却延緩着，又正因爲延緩，反加了好些可看的節目。上大人的新補缸，便是後添進去的，似乎這又正爲那籌備着的幾位教職員和學生所欣賞着的。並且演浪海的幾個老角，也才因了暑假從省裏回來。

舞臺是粗的木板被支住在一些不直的短柱上的，歪歪的立在那露天的操坪的一角。在白天便有許多年紀不大的學生在那不很穩當的臺上研習着滑稽跳舞，國技，魔術，把那地板震得『碰……碰……碰』的像擂鼓一樣，可算爲代替了音樂。預備在晚上做拉幕的，也便在這時把那兩塊洗得很舊很花的藍大布做成的幕布，在那不很能吃的鐵絲上拉去又拉來。銅的小圈，在鐵絲上滑着，又發出『鏘……鏘……』的細小聲音，也爲這般鬧着開遊藝會的學生所感到趣味。這一羣玩厭了，又來一羣，所以這舞臺是從一清早搭好後便非常熱鬧着的。

天氣是好到不能再說什麼了。微微的有點陽光；風呢，溼潤潤的，穿着單衫，也就可以不嫌熱了。因為天氣好，是正湊合了那喫過早晚飯沒有事做的人。還不能等到太陽下山就都像鄉裏唱土地戲一樣，一大串，一大串，牽着手，背着小孩，抱着小孩的來了。這大半都是學生們的親屬，手裏高高舉着入場券的。怕來遲，擠不到好坐位，所以是早三個鐘頭就結着伴離了家。而好坐位却還是不能佔有着。最前面的，早就放了許多小茶几，小椅子，是專為本縣的地方官，以及各署的科長，還有營裏的上下職員和掛指揮刀的軍爺們預備着的。在左邊呢，又是為這些官們的太太，小姐預備的。右邊那擺有很多長檯的則又都是為各校的教職員安設的，這都是在許久以前就由書記處發出泥金請帖加大紅封套請來的這本縣的上流階級的人物。在這些有着麻繩隔斷了的後排，又為許多來得更早的本校的別校的中等學生佔滿了，於是這些熱心的看客，只好埋怨着，委屈坐到離臺稍遠的地方。至於再來得遲的，是更不滿意於自己的坐位，時時想擠到頂前面去，但又為別人所阻住了。男客的那邊，是都穿着長衫頗斯文的客，破例的肯走到這擁擠的會場來受熱的一些中年人，也是同着那起年輕

的一樣，想來看看女教員們新奇化裝跳舞的。而早年就已被稱許的趙女上的京腔，是大家都願來親身領略，看是否真的可聽。女的坐位上，雖也有不少是穿着褶戴着茉莉花蘭花來的，但嘈雜却比男座上熱鬧到三倍，都是很會說話的一些，同着認識的，不認識的，大家都是不肯用較低的聲音去談講所謂二簧，所謂文明戲，所謂崑曲，所謂跳舞……以及某女教員的裝飾的漂亮，關於婚姻，關於很祕密的一些瑣事，她們都談講到了，而這又都是從別處聽來的已變成不符事實的故事。

被在會場裏的人們做爲談話資料的，目的集中的幾位女教員呢，是也於一清早就很熱鬧的集聚到自立女校了。

這天是還只當天色很朦朧的時候，那駐紮在泮池的兵士，便站在城頭，打着尖銳的號聲，爲已久醒的嘉瑛奏起牀號了。

『早得很呢。』承淑一聽到嘉瑛坐起身去，便又勸她還養一養神，似乎也不是剛醒的樣子。

『淑姊！我簡直睡不着。』

『起去了，又無事做，會更不安。還是再睡一睡，我不開你，不是一天眼皮都是腫的。』

但嘉瑛只能閉着眼睛，心依舊慌到許多小事上去。無論怎樣，總好像不能放心似的。遊園，驚夢是自己頂熟的，娟娟的笛子，也很跟得上。那件仿西的淡湖色長衣，自己是非常滿意，尤其是由承淑親手縫上去的兩朵大水鑽花，在煤氣底下耀着，一定漂亮透了，只是頭髮爲難得很，玉子是用幾粗鋼針把牠燙得蓬蓬捲捲的，又勒上一條花緞帶，不過自己不跳舞，也那樣梳着好像不很妥。看的人，是不知道底希望多好還是少好，自然入太少了會減去興味的，却又怕一看見那密密的人頭，心一慌，唱不出，那才坍臺！不過這大約不至於，平時上課堂，也有過許多人來參觀，來視學，自己還不是要領導着學生來唱嗎？只是萬一在正唱着的時候。要咳起嗽來，則真無辦法……於是她便試着咳來看看。

承淑一聽到咳聲，便忙着問，又趕忙跑去喂田媽開水。一看抽屜裏昨天買的白糖已所剩不多，於是又叮嚀記得買白糖。這是承淑在很小時便學來的一點常識，說是

白糖水是潤肺的，喫了可以不咳嗽。於今就拿來應用在嘉瑛身上了。

等到一切必須的應用品都已預備好，是八點了，嘉瑛也就一直醒着躺到這時候。那留宿在志清房裏的梁玉蘭和趙少芳也醒着躺在床上，和鄰床的志清閑談着。不久，趙少芳又調好聲音在唱汾河灣了。嘉瑛便打着一半官話大聲叫：

「好得了不得！」

戲的唱聲便打斷了，一陣哄笑，又傳來一句清脆的說白：

「小姐，好起床也……」

兩邊房裏都打起哈哈來。於是又隔着房高聲問答，相約着同時起床。嘉瑛又把自已買來的雞蛋送過去三個，是給趙少芳一人的，爲的她晚上也得上臺，這雞蛋聽說是提噪的。

正在幾人忙着用香胰子塗滿臉洗擦着的時候，玉子和娟娟兩人便從娟娟家裏坐着人力車來了，一進大門田媽便忙着大聲向裏通告，順兒又忙着喊先生，行禮。德珍還穿着一件短小紅汗衫，走到房門口，跳着嚷：

『唉，天呀！你簡直打扮得像個狐狸精了，怎麼這樣呢？』
來的兩人就擁到她房裏，春芝也嘆着。

後院又傳帶笑的叱斥聲音，發出這聲音的人，在她們中是毫無客氣，因為從進師範就同學，有的是還在高小便非常相好了的。

『滾進來給我們大家瞧瞧呀，玉！』

梁玉蘭已跑到前院來，幾人扭着笑着一路便進後面去了。

德珍就跑去打開衣箱，把最近新縫的幾件出色衣服瞅着，不知穿那一件才好。心裏悵悵的，只幌着適才那一對人影。

『真像妖怪，一身配得紅紅綠綠的，你真以為那就美嗎？』春芝是特意拿話來安慰着她的，因為已從那忽然的沉默中，懂得了那意思。

後院也正在評論着那兩套同樣的衣服，是仿照上海頂流行的樣式，但在本縣裁縫手裏却做得只能如省城裏漂亮人所穿的那樣。短短的衣裳，配着長的裙，在週身鑲着什麼欄干呀，珠子呀，許多刺目的小東西，她倆是在肉紅色襪子底下又襯上一雙藍花緞

鞋。志清一看見就也喊起天來，問她倆怎麼敢在街上走，打扮得新娘一樣，不怕人追來看嗎？『你們自己來看看，塗着那樣多的胭脂！』

趙少芳也問着是走來是坐車來，聽說是坐車來，就笑着來打譬喻，說兩人坐在車上，車夫沿路大聲吆喝着，車便在窄窄的街上慢慢的，歪歪斜斜的走，街兩邊的櫃臺上，一定就爬着許多人，一齊仰起頭來呆呆的看……兩人既打扮得如此好，不正像兩座活觀世音被擡着遊街嗎？

被嘲的兩人是不會爲這些生氣的，且有時是把別人不尊敬的態度撇開，只聽見那似讚賞的言辭，而在心底却反映出那愉快的微笑來的。所以這時她倆是毫末會感到不快，只朝着那笑她們的人跑開，嘴裏不知說些什麼。

承淑也說，如此裝飾着是不該，走出去簡直不像那教育界的人。但她忘了在嘉瑛的服飾上她也很努力在出着花樣呢。

嘉瑛只注意在那一頭蓬蓬鬆鬆的髮上，覺得既粗，又亂，心喜幸而沒有學她，於是把手去頻頻摸着自己的那又柔軟，又光滑的黑髮。

禮堂上的掛鐘打五點的時候，她們早已把晚飯喫過，都穿着各人所縫的新衣，（承淑是依舉穿着白夏布衣裙，志清更是只穿一件洗舉的白竹布衫，和一條四季都穿着黑華絲葛裙。）在院子等着田媽去僱車。在這裏面，玉子算頂小，也頂活潑，那發光的神彩配着鮮豔的衣裳，真耀目極了。而嘉瑛呢，則她那一身淡顏色的裝束，是正配她那纖瘦的腰身，淡白的臉頰，扣那種輕佚的舉止，連德珍，脊芝都覺得減色了。至於已很年長的趙少芳，梁玉蘭，那怕怎樣修飾着，在顏面中，神態中，總覺得是已不當時的一朵快憔悴了的花。

她們到武陵中學時，已擠滿了一客廳的什麼招待員呀，後臺管理人員呀，演新戲的，玩火棒的，幫忙的，看熱鬧的……這都是許多學校的中等小學教職員。那籌備着這會的朱先生，便又把她們領往他自己的房去，那裏也有着幾個年輕的人在。朱先生而託着他們去招待，自己又忙着照顧別的去。

聽到前面已開演了，她們的心同樣的都悄悄打着戰。既至自己上了臺，那幕布一拉開，如雷的掌聲吼過後，反安定了。只留意又留意到自己的一舉一動上。等第二次掌

聲再響時，便如得釋了一樣，快樂的笑着，去握住那第一個來迎接的兩手，這笑是平常所不常有的，而在後臺的每個人的眼光，是比臺下的觀眾還利害的在釘着她們的背影。

總之，這遊藝會是令許多人都很感到愉快的一個會；忙着看的，忙着給人看的，都好像這會一開過，就如同迷信的人還了一場心願一樣，

當夜深了，她們幾人又乘着朦朧的月色走回學校來，露水很重，幾人覺得有點涼，便兩人兩人的挾緊着走，但各人的臉上都發着燒。夜是靜靜的，因為不熱，人都早睡了，她們也靜靜的走着，誰也不說一句話，都在細細的回味那使自己最出色的一刻。

到學校後，志清第一個便不能忍受那沈默了。

『喂，怎麼都不做聲？你們說，今天誰的風頭出得頂足？』

『你爲什麼不出風頭呢？我是被別人逼得不得已，今天唱得糟透了。』只有趙少芳回答了她一句。但這談話却不能再延長下去，因為所有的人都似乎很疲倦倦回自己的房去了。玉子和娟娟便睡在嘉瑛的空床上，因為她倆從前的鋪，是已讓給趙少芳和梁玉蘭了。玉子是含着笑，在彎着腰，清檢她跳舞時用的舞衣，薄紗，薄鞋，和繞在身

上的一些放亮的東西。既至自己剛把身子倒下床去的時候，觸着了溫溫的柔柔的娟娟的手腕，不覺就把來用力的擁着，並委肆的接起吻來，似乎如此，才可以把那興奮到快要發昏的腦子清醒一下，因為，從這吻上，無形中便已宣洩了許多不願向人說出的榮譽和歡愉，娟娟也就格格的笑了起來。

承淑看見她們如此瘋狂的鬧，便嚷着要禁止，然而她也想起了一事，湊過頭去，悄悄的低聲說：

『你真美透了，在她們中，你直是一個不凡的仙子，我聽你唱着「……良辰美景奈何天……」再看你那眉目的表情，我真以為你便是杜麗娘了，也許那曲中人還遠不及你好看呢。』

說過後，是把臉更湊攏去，嘉瑛的呼吸便輕輕觸到她左頰邊，微微的覺得有點癢，並且那呼吸之中，似乎也含有蘭麝之香，慢慢的又把自己的嘴唇，去印到那更其柔膩的頸項上了。

五

然而例外的，嘉瑛却毫無表示，反翻轉身去朝裏睡着了，

不知爲什麼，這空前的盛會，許多人瘋狂般預備着的，瘋狂般享有着的，是在那並不善愁的嘉瑛心上留下了一條空隙，這空隙便滿填了寂寞。本也是兢兢的努着力，願給那熱心的觀衆們讚一聲好，並且也很滿足了自己的裝束和嗓子，以及那震耳的掌聲，追趕着的眼光，不過既至那非常興奮着的感情快速到頂點時，便恍惚了，似乎這熱鬧已離去了好遠，只一種很淒清的情緒來攻襲着。聽到別人的笑聲都要生氣，以爲別人如此做來，只不過想給她難堪的，所以一嘗承淑奏起那讚美調子，她便厭煩着，她認定了這只是一種虛僞的遊戲。

『嘉妹，怎麼樣？嘉妹！』

把那從腰邊伸過來的一隻手扳開後便拖着聲音說：

『求——你！好不好，莫鬧我？我實在要睡了！』聲音中是又含有無止盡的不耐煩。

其實她把到眼睛大張着的。她看見那舞臺，看見一切：許多的臉，許多的聲音就

在那帳子上閃爍着，耳朵邊傳音着；那和善的言語，那殷勤的款待，那有力的眼光，那真誠的讚譽……是更多的令她不忍忘去的。但會是已過去，以後更不知到幾時才有，也許那時情形又不同，別人不來教誨她也有之的。然而便再教誨了，又有什麼意味呢？於是，心簡直是在傷着，並且有點想哭了。後來是反懊惱着不該去。

不過這難過是不會走到極端去的，因為時時又有着淺淺的微笑浮上她的臉。

嘉瑛又竭力來保持這新有的一種圓滿裏含着缺憾，缺憾中又充滿了愉快的情趣。常常一人躺着，或呆坐着，便來玩味着這一切，因此承淑就很感到了不安，總覺得別人已厭煩了她，先還疑心嘉瑛莫不是同春芝好去了，（因為嘗德珍出去後，她會陪過那「失戀者」玩）。後來也覺出兩邊都無心。以爲她又在想家，要回去，又無伴，生氣着自己把她留下來，但嘉瑛並不是如此有涵蓄的，始終却未說出一句關於這上面的話。自然，既是都不對，無論怎樣總可說是自己不好，討人嫌，於是她又想盡方法去試那顆隱秘着的心。結果呢，還是盲昧着，只好在有一天當嘉瑛又不理她的時候，便握着她的手。嘉瑛覺到了那沈摯的眼光，和自己手上所感到的一種壓力，便也很柔和

的把身子倒向她胸前去，承淑便擁着她叫道：

『愛我！我要你愛我！』

嘉瑛本是愛她的，現在依舊很愛她，然而在這時，一聽到這愛字從承淑口中流出，忽的便湧上許多模糊的辨識不清的可愛的面孔，心上也像戳進一口針去似的痛了一下。且覺得這愛字，承淑口中的愛字，便是明明，喊醒她，讓她明瞭那些面孔只是一朵在滿中央不可及的白蓮，於是她又彷彿感到使她離開那所終日不期然便想到的一切可念的境界，也只是爲了承淑！她便又把身子擰正，大聲的叫：

『老是這句話！我真聽厭了！』

正在擁抱中感到幸福的承淑，忽又遭逢着這不意的感怒，也有點生氣了。很想趁機會發幾句牢騷，以一洩近日來所無條件得到的抑鬱，但一看嘉瑛那強抗的顏色，氣又餒了，若真同她鬧翻，她一回去，則自己一人將怎樣度去以後的寂寞時日，所以只好用着柔聲再去哄她：

『嘉——妹！』

『請你饒了我，讓我一人安安靜靜的！若是嫌我愛你不利害，則自有利害的在，你另外找去也成的！』似乎這話還不能消去那氣憤，所以一停住口，順便把腳一伸，就把相隔不遠的一張凳子踢倒了，又補足一句更有力的：『我真不耐煩！』

承淑只想跳起來，撲過去，扼住那聲音的喉嚨，爲什麼會如此的亂噀人！但她又用着一種比惱憤更大的力來壓制住自己了。只瞪着眼，咆哮着。

平日這臉上，雖已經鋪上不少痘癍，不過有着一種永是和善的笑，所以給人的印象，總也是一副頗不醜的臉，且很令人可親。但這時爲了急，爲了氣，爲了恨，爲了忍不下心去做出一些可驚的痛快的事，把臉氣得緋紅。那本不明顯的痘癍就特別紅起來，眉是倒豎着，口脣也噙張得很大，完全變得很可怕的了。嘉瑛一看是更生氣，這醜陋的印象就很深刻的在她心上。

『像個鬼！請你去照一照鏡子，看我說錯沒有？』把眼光拾到高高的，不願再留在那副會相親的臉上。

於是這個更氣了。無論怎樣想不要太任性，而罵出來的話，也並不差於那落在自

己身上的。

還是春芝和志清聽不過意了，才一人拖着一人分開着來勸慰。

承淑是已不再恨嘉瑛，只是傷心着伏在竹牀上抽抽咽咽的哭，眼淚水便染紅了竹牀一大片。

嘉瑛是並無須乎要恨着承淑的，只依舊焦煩着用扇把不住的去敲着桌緣，像要把自己心中那所有說不清的懊惱，都在這使人一聽就感到不耐煩的單調聲中敲打個盡淨。

但一到晚上，還沒等到睡覺的時候，兩人都又互相忘掉了先一刻所發生的事。又互相饒恕了那粗獷，那冷酷，說是因為她們還非常相愛着，還不能不相愛着的緣故。

六

這樣相愛着的生活，是又毫沒有什麼變更而又生活下來了。既然是又不會平空的闖進一個更令人愛慕的，而誰也不會覺悟出這勉強用來安慰着自己的感情的關係，是並不能滿足那真真的所須要的欲望。德珍和春芝也是又好一天歹一天的挨到快結婚的

一天了。無論當兩人相吵時，會怎樣發過誓，說甯肯拿流血來解決的，但似乎這只是一種在相吵時所說出的一些下意識的話。因為既然德珍是一面敷衍着這方，一面還是在積極的預備那簡單的嫁儀。而春芝呢，也只是時時冷嘲着，和又向着別人說出德珍那急於結婚的可笑心理，不過整天又是在幫忙着那人繡手絹上的花，繡鞋上的花，難道這還不能想到這手絹這鞋只是預備給一個男人去享受的麼？

德珍的結婚，倒把這很寂寞的假期變成頗熱鬧的了。每天總有兩三個來閒談的客，大約爲的聽說德珍會預支了下期許多錢，買了不少很不常見的東西，看了那堆滿一牀的零星什物；又拿來做整天談話的資料。德珍是非常高興來招待這些客；中午時所款客的十個銅子一碗很好喫的麵錢，是毫無疑義的，田媽便跑到德珍處去取錢。德珍又都把這些來拜訪的人的名字列入那請帖內，於是這許多人又都得商量着送禮的事，怎麼才能把禮物送得又漂亮，又投合別人的心，並且更經濟。

請帖是打好了底稿，拿來自立女學請承淑寫的，據說那預備做新郎的明哥已快樂得無力執筆了。德珍終朝也是慌慌張張的，時兒跑往那新租好的房子去，時兒又跑回

學校裏，連學校附近的一些人，都知道了她是在忙着出嫁，都悄悄の議論這開通過了分的事，一看見那轎過去的帽上的花影，便大家會意的笑一下。並且還說出前一年也有着一位很大張着婚筵的教師，姓名是不知道，在結過婚還沒到第三月，小孩便抱在懷裏了，後來還是不好意思，才沒到學校裏來了呢。

承淑是很鄭重地替她們一封一封的把請帖寫好，第三天，結婚的前兩天，便由那一對新人，各拿着一半，喜孜孜的向滿城去跑，跑到這家又那家的直到夜了才算沒遺漏一處的都請到。接到請帖的，是更其喜孜孜，因為看着這忙着親自來下請帖的新人覺得非常可笑。

婚禮的舉行，是借着久大精鹽武陵分公司的一間很大的廳堂，新房就設在臨街樓上的靠東邊的一間，樓房是微帶點洋式的，一佈置起來，也就頗可觀。這天一早德珍便同着志清從學校裏來了，明哥也剛從那張新牀上起來，還只穿一件短褂，在整理花瓶中的花。德珍忽然從後頸湧起一片玫瑰色的微紅來，當明哥狠狠的望着她的時候，她覺得那眼光是從她靈魂中取去了什麼一樣。志清也無意中把眼光瞥過到那一對

正偏促着，含羞着微笑的面孔，心想：『真的便是新人了嗎？平日是早已相熟到把什麼話都可以相談了的。』但話剛一想到，一種很悽慘的感情便把她很冷靜的心緊緊罩住了。她來回的向心裏不住的說：

『別人是如此相好着的呵！』

早飯吃過後，便來了許多客。明哥便下樓在廳堂側面的一間屋裏招待去了。新房裏也湧進了一些德珍的朋友，都是幾人幾人結着伴坐了洋車來看婚禮的，不久，承淑和嘉璜也來了，嘉璜還穿着那夜開遊藝會穿的那件衣，只爲了慶賀，在胸前便佩了一朵深紅的大麗花，來後是又在花下簪上一條粉紅色綴帶，帶上便寫了「女儂相」三個字，另外的一個女儂相，便是更活潑的玉子了。兩人一相見，便握着手，互相問着等下該假些什麼事，才稱儂相的職，問新娘，新娘也正在躊躇自己所扮的那角色；又怕失禮一，又怕不大方，連那拖着紗走的幾步路，都不知應怎樣才不會使人見一覺得這儀態只是一個不很見過世面的鄉下人。

樓下客房裏的一些客呢，是都把唯一的紗馬褂穿了來，但一聽說婚禮還要挨到十

一點才舉行，又都連長衫也脫了，搖着很大的摺扇，摺扇上面便由朋友或熟人畫了一些菊花梅花之類的東西，和在隨園詩話上面抄下的幾首詩，有的更是買來就印好的一面是近三十年所劃地的中國全圖，一面是很詳細的二十一條件。嘴呢，就又忙着談話，又忙着嗑瓜子，有時話說急了，瓜子殼便直噴出，因為他們也是很會笑，不懂客氣的。這十幾個客中，聽說有的是聳着尖尖的頭，有的又望着頗澎漲的肚，而有些也是修養得有很好的年輕夥子，但都不外乎小學教員之流。所以在樓上的教員們，是有許多都相認識，只是沒有機會使大家都交互相熟起來，其實這婚禮便是頂好的一個可以撮成許多朋友關係的美會，然而主人却又要來把他們分開着，使樓下的那些客只能在窗眼中拿眼光去追逐那一個又一個走上樓梯去的苗條的後影。

等到音樂隊來的時候，是剛打十一點，許多人都已聚集到廳堂，是專等一個還不曉得的證婚人。新娘一聽到那樂隊的號聲，心就大跳起來，也不敢多說話，只拿指尖去摩挲那披在身上的薄紗。兩位女僕相是又同時再親着了那過去的一幕很兢兢業業的情緒，都憂心忡忡的，不知所演的是一齣什麼戲，時兒對着鏡子攏一下額前的短髮，時

兒又照顧一下自己的衣裳，並且爲遮掩着自己的不安，勉強又打着笑聲來閒談，好像真的是無所掛慮一般。這時女客，也有好多都下樓去了。新娘又開始向這少數比較更相熟的請求，請求在等一下行禮時，千萬不要惹自己笑，爲的這些人在高興玩皮時，是常不想到事體上去的。

既至當什麼都預備好了時，新娘便由兩個女僕相扶着從梯口走上廳堂來，所有的眼光便齊集在一處了。新娘是還比較鎮靜，只在口輔邊帶着一絲的微笑，坦然把眼光放到前面。兩個年輕的是更不敢望到那些正注視到自己的男賓的那邊去了。等到那第二次的樂聲再停住，贊禮的就又開始那拖長着的聲音。等到什麼手續都辦完，還跳上兩個戴大墨晶眼鏡的賀客，做冗長的演說，新娘很生氣，爲的大站久了。女客們又都不喜歡聽演說的，所以都非常感到疲倦，暗暗地在手絹中打着呵欠，好容易才盼望到那最末的奏樂，新娘就又由許多人擁着上樓去了，一到房裏，新娘就把那束捧在手裏的花擲到床上去，又扯下那紗來，喊了一聲：「唉，苦死我了！」其實那臉上的愉快的光彩却不能隱藏去，所以接連的是送來許多調皮的話。

在筵宴的先一刻，那全未走的老少男賓是偕着新郎也走上樓來了。這鬧房的玩藝兒，在輕薄中感到趣味的男性，似乎都不願廢除，所以這自號稱武陵的維新人物，在所謂新式結婚中也不忍棄置這陋習，房子本不小，但裝了這許多人，也就嫌擠了。女客便緊緊挨在一塊兒，有的兩人也坐在一張凳上。新人沒奈何，爲敷衍面子，兩人握了一次手，但再要求合唱時，新娘便說因爲這幾天咳嗽，嗓子壞了，不能唱而堅決的拒絕了，於是很諷笑着的關於咳嗽的故事，就由此而來，且說了許多另外的謔而不雅的笑談，並且因爲他們會要求兩個女傭相按風琴，故便有許多年長的女教員來幫着反對，所以就又由一位頂會編故事的已三十四歲而還沒嘗到女人滋味的男賓來說了一個關於「老等」的故事。

故事的大意是這樣：在一個很大的池沼裏，那裏是生有許多蘆葦和美麗的小草和小浮萍，燕子們，小鳥們也常飛到那裏去唱歌的。因了那裏且產了許多許多好看的魚，所以又常有着許多歡喜魚的滋味的鳥類聚集在那裏。「老等」便也是這鳥中的一種，因爲牠長的很像灰鵝，所以顧盼之間，常帶點傲世的態度。也許就爲了這態度，或許爲

丁牠簡直無勇氣去嘗試，一尋找牠所喜歡的魚，牠是永遠只呆呆的站在池的中央，看個別的鳥都一次又一次的把魚啣走，心裏只是羨慕，只是永遠夢想到那魚會自己獻上她的口中來。但結果，是不知站了許多時，從辛苦中感到懷喪，從懷喪中覺悟到那是得靠自己去找的。於是忍着氣，彎下那長頸去，然而魚已被那些勇敢的搶盡了。現在是後悔已無及。

這故事當然未曾給人以愉快，且都不再如何感到興味了？所以酒筵也不像所預計的那熱熱鬧鬧。

七

自然德珍結婚後，學校裏的空氣是更使人感到沈悶了，德珍很少再來玩，春芝又常常幾天不歸家，是住到一個更小的市立的女校去了，那裏也有着兩個朋友在。不久，春芝又同着其中的一個相好了，且因此已忘掉那會經流過的許多淚。德珍的心也就完全放到那整天擁着她的那人去了。爲了沒有事做，太閒，志清是整天睡覺，不出房，田媽也感覺近日的飯是常常剩了許多在飯桶裏，想不出這減食的原因，並且因爲

天氣反比較不熱，應當多喫才對，而順兒也不願意她媽老是把前一天的飯給她喫。賣麵的把梆敲得震天價響，也不見那兩扇關得緊緊的廟門大開，賣瓜子，花生，椒鹽傘子，五香豆腐干的赤足小孩，早就不再停留在這門前，和同夥檢子兒了，如若不是在廟門旁邊豎了一塊用八分書寫着的木牌，標明是學校，則無論什麼人見了也只會很不留意的一望過去，以為只是一個很少香火的舊廟而已。

住在這廟裏的幾人，似乎都把皮氣變得很壞，志清長老把口輔振着，無言的在外間房喫完飯就又睡覺了。賬也不收，利息也不管了，且房子裏的灰塵也任牠堆積着。嘉瑛呢，卻很急躁，什麼事也可使她生氣，從先喜歡看小說，現在書本丟到茶几下去了，床後面去了，整天找出一些微小的事故來罵人，後來簡直是一起身就跑往娟娟家去，打牌打到晚上才回來，直到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再去了，便又另跑到別一處去。於是這整個的寂寞就由承淑一人承担了。起初她還怨恨到嘉瑛，有時也想出去玩，但慢慢的她就什麼也無從去掀動她那寂寞浸透了的一顆心。那灰敗的樑柱，黝黑的殿堂，不平正的瓦簷，和着充滿着淒靜的悄然而來的微風，她便似乎真的覺得這只是一

座無人的荒廟，她便是一個來皈依了的在懺悔着的尼姑，整天含着一個弱的心，來無主的把天凝視着。天上是蔚藍無際。有時又湧上一團一團重重裹着的雲堆，雲邊被太陽光耀射着，放出那刺目的明光，但一轉眼，這雲又吹散了。或者又有一兩個飛得很高的鷹在藍天下盤旋着。直至眼睛已疲倦，頭也仰痛了，才又闔上眼來散漫的想到一些往事以溫暖着這一縷懷柔的愁思。

開始她就看見了一副比佛爺還慈祥的面孔，一對滿含着愛意的眼光，是緊緊把她瞅着，好像那眼光是穿透了她的心一樣，又帶着那慇懃。這臉像極了她母親，又彷彿像那從畫上所看見的聖母的像。她非常想撲過去，但臉像又迅速的變化了，這才真是她母親的影子：側身的坐在火盆邊，揉捻着一雙乾枯的手，大顆的眼淚從火光中拋到地下去，一邊又爲她講述那火的慘事——是在剛懷有她的那年，那老鴉山的土匪忽然想來打劫秋水村了。這秋水村有着一百多戶人，而大半都是屬於姓豬的一家，就是她的宗族。這土匪來，本是無禮的，既然秋水村的人是從不敢得罪一下那老鴉山的弟兄們的，在路上遇着時，在鎮上遇着時，總都是很和氣的便讓過一邊去。這次來打劫

自然是毫無意氣在裏面，只完全爲了財而來的。秋水村的人便非常氣憤，所以在不知覺中，卻毀了六七條那大漢子。老鴉山的土匪是連一個錢，一件衣裳，一撮穀子都沒搶走。但還沒等到秋水村的勝利的筵宴開完，又大舉的來了。來的時候是在夜裏，不過在喫晚飯時邊也得了信。村長是說定，男子一個也不准走，得守村。女人呢，願意躲一下的，就四散的走往鄰近的地方去住一夜，不過誰也斷定是不會打敗的，都摩拳擦掌磨着刀。女人呢，也不怕，只老年的輕年的就在晚飯時悄悄的走往村外去。一些很能夠操作的女人都願在村子裏看一下熱鬧，這是誰也不會想到那慘痛的結果的。那時她父親就扶着她祖母和母親走下村子來，一片暮靄模糊了那晚景，漫天飛着那歸家的鳥羣。她母親無語的在那田隴上走。祖母則很艱難的跛行着。父親是已站在一樹老桂花下目送着她們，還沒走到一丈遠，祖母便顛聲的要她兒也同去，既然他是連殺雞的力量也沒有一個讀書人，但她父親卻回絕了，是還含着微笑的在安慰那兩婆媳，這夜便直鬧了一夜。她母親便和她姨父姨母站在對面那山上望，只聽見喊聲震天，火把的光照耀着，但看不清是哪邊的人。到四更時，人聲已稍低下去了，她們的心也比

較安定，以爲土匪是快完了，不過忽然便驚驚的冒起大火來，先是濃濃的烟，接着連燃燒着的爆爆的響聲也聽見了。於是她母親便暈過去。到第二天中午火熄後，是還不看她父親來，姨父便陪着母親走回那完全焦燬了的村子去。滿坪滿壩盡是滿着血跡不完整的屍體。牆依然壁立着。牆外面又堆了許多被燒後又被砍死的女人。門已成洞，瓦礫滿地。還一小處的燃着那餘剩的火。屋宇已不能認識了。走到自己門前時，只見一片碎亂的鋪着破瓦的荒場。姨父勸不必再看了，但究竟她父親卻被找到，是在挨後屋的腰牆邊，有三個燒焦了的又帶有不全的還沒燒透的肉屍體，這三人是緊緊把手握着，筆直的躺在牆根。那小的一個便是她叔叔，那駝背的大約就是她的堂伯了。從這次，秋水村便敗落下來，合起那夜逃出命來的三十幾個人和在外面的一些老小婦女，還不到一百人，終年只能掙着命去圖一飽，復仇的事是誰也不能計較了。她便在這厄運中出世，生長，終年母親是愁眉不展的。一直到母親的死是也八九年前的事了。於是她眼睛又張開來，往前望着：

她便看見了那火。那燒焦了地，燒亮了天的大火，一大團一大團的直向上湧，並

吐出千萬條的火蛇來，彷彿這火蛇又好像就朝自己奔來，於是她失聲的叫了。

叫聲便響徹了空櫟，空櫟上又浮着一層淡淡的慘寂，一種可怕的景象又壓緊了她的心，她忘了嘉瑛已出去，既至「嘉妹」的呼喚聲快吐完時，才明白這學校是空的了。

現在她是只想能有那末一個人，來把她從悲苦中拯救出，往日的生活是太淒涼了。現在是沈悶得比往日還難堪！以後呢，是更渺茫得不敢去想，自然決不會有幸福的。但那裏會有如此一個人呢，又要能愛她，又要能體會她，聽她說出那曾經有過的一縷淒清的心，又要細心的能陪伴她走向生活的正路。她似乎又缺少這樣，又缺少那樣，她簡直羨慕起德珍來了！

於是那披着紗，放着幸福的光的德珍的影子便出現了，並且那「老等」的故事又來在她的腦中循環一次。而一個十六七歲的帶着微紅的光潤面孔便驕地跳上她的心，她是會很愛過那面孔的，那是她的表哥。也是在一個夏季，她還在高小唸書的時候，是住在城裏表哥家的。表哥剛放假回來，穿着短短的白竹布制服，把頭髮蓄得很長的蓬

在頭上，找着她要教她認識 A B C D 的一些字母，常常在無人時便輕輕捻她的手。有一夜，兩人不期然的在屋後的大院中遇着了。他便把她引到那稻草堆那邊，家裏看不見的那邊，他輕輕的擁着她，她用那微微抖着的心在細味那伸過來的一隻灼熱的手，以及那使她迷惑住了的甜蜜的吻。他連說：「妹妹！我喜歡你！我一定要娶你的！」她自然也忘形了，她也任他摟抱住，也說：「我也喜歡你，哥！」但當他去脫她衣服時，她爲一種羞慚的心驚醒了，她用力掙脫，便跑回家來了。第二天她就離開了城。那時她母親是還未會死。後來嘗她到武陵師範時，表哥還從省城裏寫了許多滿含情愛的信，而她自己卻始終找不出一點勇氣敢於再向表哥說：「我也喜歡你，哥！」若是這時母親還沒死，則自然有人作主。現在呢，唉！表哥已在做第二個兒子的父親了！

想到表哥，就更覺得表哥可愛起來。其實這時的她的表哥已變成很黝黑的一個中年男人了，又好喫酒，又好打牌的一個不好的父親。

同表哥可以同時想起的是還有一個很矮的不甚好看一個沒有脾氣的小學教員，現在是屬於她的一個同鄉，一個也非常矮小的姑娘的。那時是快畢業了，她很苦，母親

死了幾年還不得葬，而自己的衣食都很缺乏，於是這位好男人便會託人自薦過，她也很動心，但又聽了旁人的話，覺得這乘機而起的野心不能相靠，且那種賣身葬母的節孝思想也正爲着一種很不能清白懂得的新潮衝激着，於是又辜負了一番美意。到現在想來，僅在感情上，人情上，總也有悔意的。

懊悔的事，似乎太多了。如若那時不同母親爭執着要下武陵來進學校，也許母親不死去也說不定。既已死去，而自己就由家裏人，或親戚，無論把自己的命運丟到怎樣不好的地方，想也不至有什麼不滿吧。無知無識的終日操勞着那簡單的毫不須用思想的一些笨事，因而便把生命浪費去，不強於現在這孤另的住廟生活嗎？

承淑每天便是如此來回的懊悔這些事！她很希望能同一個朋友說說也好，然而一想到別人都是非常滿意這小縣城裏的小學教員生活的，只得又把口閉住。

其實，她錯了！只在她對面房裏，終日睡覺的志清，便正如她一樣在忍受着這找不出一點興味的寂寞的時日。

志清簡直對於自己都起着一種很大的反感，尤其當望那一堆賬簿時，金錢能值個什麼！她以自己的勞力是很可以來負擔自己那菲薄的菜蔬的，她並不缺少錢，她缺少着一種更大的更能使她感到生命的力。她想遍了，但她卻想不出一條方法來自己救拯自己。只懊悔着，神往到已逝去了的可愛青春。她總這樣想：『如若我現在還年輕時，我便可以……』然而時光是追不回來的了，所以她便灰起心來，終日離開那些幸福的人們（她以為幸福的！）把自己關在一間小房裏，盪着一頭不梳的短髮，裹着一件渾身繃攏的舊衣，靜靜的躺着，瞪着一隻日漸凹了進去的眼睛來夢幻般想到那些只能夢想的事。於是那榮譽的境界，情愛的境界，種種能暫時溫柔一下她那顆不安的心的境界，便不斷的從帳頂上閃映出來，她便坐在那榮譽的情愛的王位的中心。她微微笑着，有時竟笑出聲來，這笑聲又驚醒了她，於是夢境剎的又退遠了去，而且黯淡了，帳頂是很靜，又為夜來很利害的鼠患留了許多新舊的跡印，一塊一塊斑斑點點的裝飾着，因此她更明瞭了這纏緊她的是些什麼東西。有時她竟這樣對自己說：『能把我的夢再延長點就好！』

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信，是一個已嫁而又做了母親的同學寫來的。信上滿說了許多做一個人家媳婦的苦痛，懺悔着自己太薄弱了，不敢同家庭反抗，現在是只羨慕着她的無拘無束，並且很恭維她能始終她的獨身主義，這主義便是能解決婦女許多問題的。

不過她還沒把這封信看完就扯了。這名詞——獨身主義——是會當她勉強用着一種自慰的神情來作過自己的，但現在她用不着振作了，就是說，那種驕矜已不能安慰到她這許多年所忍受過的寂寞了！她覺得那種矯作的思想很可笑，而且她很羨慕那朋友所說出的一些苦處！她想：如其她也是正處在那境地的話，她一定能領略出其中的一切溫柔處，並且她一定能忠實她所做的！

她很愿回一封信給那朋友，說明她自己的生活是比做人家媳婦的還苦的多，然而她找不出那能吐出自己思想來的字句，所以她把信紙又捺開了。

從前她也不滿意這教讀生涯，說是歡喜小孩，說是她信仰教育，也都只是從別人處學來的冠冕話：她只覺得很須要安謐，很須要物質的不缺乏，於是她努力積錢，為

將來可以離開這終日上課堂，終夜改卷子的生活，可以去安閑的住着享點清靜的福，她爲着這一種願望，她有目的，所以她能奮鬥。但是，現在呢，所有從前的願望都破滅了。若是說她將要靠這一點點錢去獨自關在家裏，每天吃了飯睡覺，她便會哭起來，爲什麼在她的生涯中不能生出一點點可詠嘆的事？

她一天比一天瘦了，有時竟不出去喫飯，田媽若再來請，就生氣，飯並不是一個人眞眞所須要的呀！

承淑已兩天沒見着她的面了。田媽又說怕她是生病，所以這天承淑便踱進她的房裏去，既至她很鄭重的再三說她沒有病，承淑便把她硬拖起床又同着一處喫晚飯了。她忽然覺得這學校只剩她兩人，於是便問：

『嘉瑛呢？』

承淑不覺的嘆了一口氣，且把頭低下去，那臉頰的輪廓，顯得是不如從前豐潤了。志清也不覺得黯然起來，這若是在從前，她是只嘲笑：『哭了吧！這樣離不開！叫田媽把嘉瑛追回來就是了！』然而，情形不同了，那嘆聲是正合乎她的情緒

的，所以她也拿喟嘆安慰了那坐在對面的那個。兩顆心在不知不覺中便接近了一些。

第二天，志清忽然肯離開她的床了，來在對面房裏，看見又只剩承淑一人，覺得非常願意，於是便坐下來閒談，慢慢兩人不覺的就說到生活上來，這是更投機。從這裏面，兩人便又找到另外一種可以混去時日的方法，因此這學校才不至再寂寞下去，且有時承淑又吩咐田媽在過中時弄點好菜蔬。這好喫食自然是只她兩人得享受的，因為這時嘉瑛已不在校，等到回來時，別人又要睡覺了。而春芝呢，連她兩人都已疑心這並不是住在此地的人，簡直可以說忘記了。

九

其實嘉瑛卻更苦，她厭煩着學校，所以跑出去打牌，然而她就不厭煩打牌嗎？這也是無法擺脫的呵，實在學校太寂寞了，寂寞可以給她許多空閑去想到一切的事。而她又無能再細嚼那悲苦的情緒，她變得很無忍耐，她整天便拿那牌聲，玉子和娟娟們的鬧聲（她自己更鬧得凶，）來消磨她的時日，來吞滅她的心靈。她又學得很會敷衍家庭中的太太們了。那些人都很喜歡她，她既無派頭，又大方，輸了錢沒有不給的，

且常常代墊那中午時所用的點心錢，然而她還得受氣。氣是娟娟給她的，因為她發錯了牌，給娟娟的嫂子和了一副三番。娟娟便責備她，她笑着分解，又說：『是大嫂和了，要什麼緊？你們一家人，』這話卻使娟娟更不快活，說她既然覺得別人是家人，覺得打牌無味，也不是這種打法的。當時她很氣，很想一逞她平日對於承淑的脾氣，但是娟娟卻不是好惹的，並且既來到這裏，就應該忍受，若真的吵起來，像個什麼樣子？於是她又笑着來陪禮，不過一到中午，她就託辭承淑有事便別了那家，回學校來了。

街上很熱，她忘記帶傘，又沒坐車，額上便不止的流着汗，這使得她非常焦燥了！想起娟娟欺侮人，又傷起心來，誰能像淑姊的那樣能容讓呢！她便很希望趕快到學校，她將告訴淑姊別人是怎樣欺侮了她，她想淑姊一定會給她同情的。淑姊在做些什麼呢，這又覺得很模糊，好像已好久沒關心到她的生活了，於是她又懊悔，覺得很抱歉一樣。

承淑和志清是正在喫着豐盛的午飯，志清還飲着酒，臉色微紅的。兩人看見無聲

走進來的嘉瑛了，便同聲說：『剛好，來喫飯呀！』由於習慣，承淑又忙着站起來照顧洗臉水呀，茶呀，嘉瑛卻握住她的手，叫了一聲：

『淑姊！』

然而她沒有在那張很熟習的臉上，找到像從前一樣所給與她的，也就是她現在所期待的，所以她又把所說出的話咽住，便走到桌邊去找志清說話了。一股酒氣便從志清口中噴出，於是她看見那鮮嫩的鯽魚湯，那臘肉，那滷豆腐干，那辣椒王瓜，那杯中剩下的紅色的酒，她不覺叫道：

『你們如此會享福呀！』

承淑便遞給她一碗炒飯，她看了很侷促的承淑一眼，便推說她已喫過，不過是很粗陋的白糖糕。承淑又期期艾艾的說這也只是偶爾，誰叫你出去的呢？娟娟家自然還有更好的。

『好，讓你們快樂吧，我是還得出去的！』

她辛酸的把來做笑話說着，又走向街頭去了。

剩下的兩人，聽了這句話，便互相交換了一次眼光。承淑便又勸志清還是預備升學去，既然有錢，走得動，何必又戀戀於這自己所不願的生活呢？

志清只哼了一聲，因為她還有着她的難題在，而她現在又不願向人說。

嘉瑛一走到街頭，就躊躇起來，能走到什麼地方去呢？什麼地方都覺得厭煩！於是便順着路走去，心裏很淒惘的，眼看着兩旁舖店的招牌，做一種消遣，是怕自己更深墮入那惱恨的思想中去。到商務印書館時，心想買點信紙信封也好，便躡了進去，那裏的人們都認識她，因為她常常來買小說世界及音樂課本的，好幾個就站起來，但她並不認識那些人，頂多只覺得這面孔還不生疏，所以她依舊很冷澀的掠了一點她要的東西，就又出來了。

剛一走到門口，就聽見有人叫喚，原來是德珍，凌巧在對門一家廣貨店出來，像久別了的一樣，兩人便緊緊的把握住了。她只說：

『你好！都不來看看我們！現在還要什麼朋友呢？』

德珍覺得也有點抱歉，不過她卻也反責着：

『你們也從來不來看看我的呀！假如我病了，我死了……』

『哼！誰才不會那樣傻，要跑到你那兒去給你們討厭？』

爲了要證明他們是若何歡迎着她，所以德珍要求她怎樣也應去看看人家，到底是討厭到什麼程度。她無法拒絕，且因自己正無去處，便答應了。

她覺得德珍越養好了，嫩紅的面頰，顯得是很美。而德珍看她則相反，疑心她正有着一點病，於是便問：

『你天天做些什麼？』

她是不覺的就憤憤的說：

『我麼，我天天在娟娟家裏打牌，今天別人說我不會打，所以只得回來了。』

『承淑也一同去麼？』

嘉瑛聽到問承淑：說不出那心裏的氣，她是總高興別人爲了她而嘆息的，而承淑卻毫不懂得她的不耐煩，她的在窗外亂跑的苦衷，並且承淑反很快樂的，不特未曾給與她一點同情。因此她冷笑了。

『她爲什麼要同着我往別人家去跑，還聽那申叱！她不是整天在校裏很會好吃好喝好睡的麼！』

『又鬧什麼，反正明日就會相好的。』

她把德珍當一個唯一的好友，所以她分訴起來，她是不會再同承淑吵，她也明白承淑也不會再同她吵，並且承淑對她是非常好過，她應當感激，然而現在她只是煩惱，所以她也不耐心去在人面前求憐憫，如若承淑要生她的氣，她是不會爲自己說半句話的。

德珍覺得她很可憐，且又燃熾起那很早以前會向她所生的一種愛好。不過她找不到一種適當的話語，可以表明自己的態度而又不傷她的心，只好仍舊用着那詼諧樣子，說：

『咳！不要說的太可憐了，好妹妹！』

嘉瑛聽到了這溫柔聲音，心反而更酸起來，只想哭，但同時又覺得自己很可笑，於是便又笑了。

這笑聲，在德珍聽來，覺得很可怕，於是把那隻小手更握得緊了一些，調快了脚步，朝家中走去。

從此她又接連的每晨走到久大精鹽公司裏去了。

不過只在第五天晚上，她又非常氣惱的離了那裏。她簡直在咒罵德珍呢，然而這是德珍和明哥的好意。他兩人把嘉瑛天天叫去玩，又有意的示意給他的一個同事，也碰去，於是四人又打着牌。那駝背的小學教員，是不會令嘉瑛感到若何趣味的，雖說她也並不辭來玩。但別人却不知道她只是有牌打便來的，想消磨時日的。別人顯然是誤會了，很不客氣的同她說話，且常常把手去觸她，肘子也碰着她肘子。連德珍也以爲這撮合是將成功，所以也替別人說着話，還向她說那駝子不愧爲一個好教員！

她時時跳着脚，心便想着：『哼！好教員！』她又反覆的罵着德珍，難道你自己歡喜教員，我也就得嫁給教員麼？她更看不起這些教員了，當她想着那駝子時，他是既委瑣，又卑污，僅那數着銅板的樣子就夠人受了！

她是只喜歡那還沒有鬚根兒的十八九歲的少年，年紀同她差不多，性情也相投。

她是只夢想到會有一些不意的事的來到。

比喻她若是有個哥哥，在放假的時候，他便穿着一身雪白洋服來到，說是一切都預備好了，只僅僅等她動身，於是她很安閑的隨着他便上了小火輪的特別艙，而且毫不感覺那行旅的麻煩和寂寞便到家了。母親是抱着她哭，弟妹們就圍繞着歡躍。她又是很細緻的在享受哥哥的，母親的，一切家中人的愛意。而且不多幾天，哥哥的朋友們又來了，是一羣顯得活潑，又聰明，又好看，又有學問，又有機智的少年，而且都很愛她，她也愛他們。在太陽光下，月亮下，星星下便大家繞着坐起來，聽風吹掉落葉，聽溪澗頭的潺潺流水，聽悅耳的鳥的歌唱，以及那些小蝴蝶們的翅子拂在軟草上的聲音，於是他們就爲她講述那神奇的故事，歌詠那美麗的詩句，她也爲他們彈着琵琶……以後呢，他們還是很愛她，她也愛他們……

實在她只有這幻想，却想不出那頂好結局來；而且她很清白，她沒有如此一個可愛的哥哥，她沒有機會去過着那世間頂可愛的。她很苦痛這只是幻想，然而她有時却又想到：我有表哥，我有表弟，他們都是正在外面省會研究着一些高深的學問呢，他們一

定是穿着有翻領的襯衫的。於是她又想着家了，她疑心着他們已在暑假中回來了呢。

十

想着回家，又湧上了許多難題，她是並未會有着那樣一個好哥哥的，並且，兩天的小火輪，一天的轎子，往日還有伴，都夠怕，現在要回去，是只得一個人去照料所有的事。而船上是不限定沒有歹人，路上，孤零零的，如若轎夫就不可靠呢，怎麼辦！照情景想來，無論如何，若獨自一人動身，簡直是不可能。一覺得回家無望，就越覺得家裏可愛了。表哥表弟一定已經回來，他們的家相隔只一個山坡，在清晨她一定可以站在大柳樹下的石磴上，任風吹舞她的薄衣和短髮，去等候那迎着陽光下山來的兩個俟影，風也把他們的襯衫吹得鼓起來：好像這非常福樂的境界，便離得如此之近，然而她却走不攏去，她又恨起承淑來了。如若那時候能同美姐回去，怕不是現在正和在表兄弟們把花瓣壓挾在表兄們的金裝的大冊書裏？於是她又非常煩悶。所以在有一天她看見承淑正坐在中間房和志清說話的時候，他對那後影簡直生起無盡的厭恨，她一跳便站在承淑的面前了：

「告訴你，我是要回去，請你設法吧！」

無論承淑連自己也覺得嘉瑛之在他心上，是已很明顯的。不如從前，然而好幾年，她都是非常之愛她，體貼她過來的，現在也依然不能把她棄置掉。她也懂得嘉瑛是在恨着她了，這恨是能再把她的心又拉向嘉瑛一些的，她寧肯接受這惱恨，這是比嘉瑛只是終日在外面跑，好像沒有她一樣能使她心裏好受些，所以她還是百般的來撫慰她，如若她真的要回去，則自己可以親自送，送到家了再一人轉來。

嘉瑛是覺得好久都沒有享有這溫柔了。這意外的給與，反使她很難過，於是她真的哭了。哭得使承淑也駭着，只好抱着她陪着哭，她經受了別人如此的好意，便是再有脾氣，也不好意思發了。她只好又留住。

但這平和的時日，是還沒好好的度過三天，又起了風雲，這次她是很傷心的決計離開這裏。她發覺出承淑對她已若何冷淡，而志清反終日在笑着了。她很恨承淑，又恨志清，但她苦於不能表露出這意思來。從前她是覺得這嫉妬是可笑的，現在呢，她只好忍受這嫉妬了。她若是不愛承淑，那是可以的，然而承淑竟又同別人好，則她只

覺得這事是如何令人氣憤，她把什麼行李都清理好，且不留一些東西在學校，是表示永不再來的樣子，無論承淑又怎樣在哭着，她都用冷笑去回報，並且很堅決的拒絕她的伴行。

到下午，她還在清檢一些什麼像片之類的東西，是准第二天一清早搭早班船走的，忽的房門便推開了。進來一個四十上下很嚴重的太太，那是校長，在高傲的態度裏帶着謙恭和氣的聲音說道：

「靜悄悄的，我還以為你們都出去了呢！一切好嗎，我很掛念。」

看見了那又非常顯着慈藹的人，兩人都不好說什麼，都裝着並沒有發生什麼事體一樣。志清也走過這邊來問候校長。

於是校長打開她帶來的包，包裏放着許多紙張和別的，她又抽出幾張課程表，送給他們每個人，並非常誠懇的請求她們發表一點對於學校的意見，她們又向她們說她所有一切改善的計劃，她又恭維她們的熱心，又道謝她們，她說了許多話，幾人便在這一刻談話中，把什麼都忘掉，都只傾心的聽着那對於教育所發出的宏論。到末了，

嘉瑛才嚶嚶的說出她很想回去，可不可以再找個比她好的來替她，這自然驚不着那多才的校長，而且她了解她們得非常清楚，她只留她再住幾天動身。

把招生的事，便託給她們料理一下，其實這非常簡單，然而她們也很忙着了。

果然，過了兩天，嘉瑛又不走了，她又聽了校長許多好話，她覺得她走，至少是對校長不住。而承淑也願意不再給嘉瑛難過些。至於志清若肯升學去，則校長不會挽留的，因為她很希望她們能如是。然而志清却始終不走，她非常怕喫苦，那讀書的苦，她總覺得她年紀已不小，而功課又都荒疏，想考進大學去，都還得再補上兩年課，等到畢業，又須六年，這時間是太長了。她只懊悔爲什麼早年却沒有想到這層。而且，她現在又常常經營她的財產，她又覺得還是有經營的必要，因為她覺得承淑是很可以陪伴她到老的。

離開學期只兩天了，田媽忙着掃除學校，又請了一個短期的後生來幫她的忙。玉子和娟娟也搬來了。我們可以常常看見嘉瑛又很閒適的坐在風琴邊，練習國歌的譜子了。

各人都常常忙着預備那將要教授的功課。

過年

時分還不到春天，小齒便總有點覺得日子長了。

一清早，還不等天亮，在一張快有五尺寬的朱紅漆的大牀上，小齒就圓圓睜着兩顆大眼了。窗戶紙上微微透着乳白，夜來的殘燈還照出討厭的紅光。小齒很茫然，想睡去，又睡不着，終於把頭也縮進被窩裏了，眼閉着，於是許多大的，小的，五顏六色的花紋便在眼中閃去閃來，她很高興，她不敢張開眼來，經驗告訴她，不閉着眼睛是看不見這異景的，但不久，眼就很疲倦的脹痛了，她又把小手托着臉頰，又去睡，却仍睡不着。她再鑽出被窩時，天却太亮了。她照那光度的審查，她斷定陽光已照到牆上了，而且也快落到瓦上了。她的一翻身就爬了起來，拉開那淡綠色的半舊的湖縐帳子，她看見了她的書包，石榴花布的書包，亂糟糟的放在春檯上，那精緻的，大紅洋紗細帶就垂了下來，帶端繫的一枚銀質的有眼的小錢，是平放在地板上了。她才

恍然想起學校是已放了假，她無須乎早早就起來了。於是她愴然的站在踏板上，蹣跚着脚捻息了那矮座洋油燈，玻璃罩上都有許多黑煙了。

她沒有穿衣，她又睡下了，一家人都還沒有一點聲音呢。

在被窩裏，她沒有事做，她儘靜靜的互玩弄着兩隻小手。

好久了。如意才起來，如意是睡在她後房裏的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又胖，脾氣又不好，是常常要喫籃竹筍子炒肉絲的一個丫頭。籃竹筍子炒肉絲，就是說她常常要挨篋板子打的。但小茵從不打她，小茵的媽也不打她，打她的是小茵頂怕的舅媽，和待小茵很好的表姐們。如意雖說常挨打，她却更健實，又貪喫，又貪睡，陪着小茵玩時，總得把小茵丟棄到一邊，她不管小茵怕不怕，寂寞不寂寞，她總垂着頭，呼呼的睡着了。

如意把灰出完，就來小茵房裏掃地。小茵說要起來，如意却攔阻她：

「都沒起來，你起來做什麼？幾多冷！」

「我睡不得了，如意！」

「等會兒吧，等我把事做完，燒了烘籠再起來吧。」這是如意待她好的時候才這樣，不是說話的聲音就得給小齒恨她，恨得只想她又做錯了別的事好挨打。小齒一覺得她好時，又關心到她了：

「如意！昨天晚上你又到廚房裏推牌九了的囉！我告你，毛弟看見過。我聽見毛弟在飯廳裏大聲罵，說要告舅媽捶你呢。順香，荷花，都在場，要挨打，恐怕今天三個人躲不掉呢。」

「哼！告，告就是的，我不怕。」

如意又到前房裏去抹灰了。前房是小齒的媽的房。有小齒睡的這間房兩個大還不止。好久來都空着了。小齒常常聽見老鼠在那房裏叫，就心媽床上的帳子被窩會讓老鼠佔着，做起窠來，白天走去，都還好，只盼望媽快回來就好，聽到如意在抹床上的描金雕花板了，忍不住又問：

「昨天我又聽見一些大老鼠小老鼠在那裏叫，你看看，看老鼠生兒沒有！」如意不答她，只將抹布角塞進許多不同的床板眼裏去，一往一來的拉着。

如意不吝她，她也不生氣，幾年來了，她都是如意伏侍她一切的，她有時還很親熱她呢，雖說如意待她也不見得特別好。所以她又說：

「唉，如意！我們學校，假都放了三四天了，怎麼媽的學校裏還不放假呢？我說，媽今天會回來不會回來？等下子，要三喜去接弟弟就好。」

「想得好，三喜會去替你接弟弟，三喜的事多得很呢，這幾天總還有足足幾天得陪老爺去打牌，押寶，昨天他就得了挨邊二十來吊的酒錢……」如意不說下去了，她想到三喜的錢，她還欠三喜兩吊多，三喜却拿那錢爲他自己買了一雙樂水皮底緞鞋，又給順香買了兩縷片絨紮辮子，一大塊生髮膠。大約今天順香的前劉海，更梳得齊整了……

小茵却想到媽和弟弟去了。早先多好，媽總在家，睡在前頭房簾幾多熱鬧，晚上醒了，就可以叫「媽！媽！」媽也總是和聲的答應：「小茵！不怕啊，媽沒有睡呢。」後來，媽到學校去了，但弟弟還同奶媽睡在前面橫床上，她可以常常去摸摸弟弟睡着了的脸，她又常同弟弟在媽的大床上玩。她伏着，把自己當成馬讓弟弟騎，雖說

腿跪得疼了，但看見弟弟笑，自己也就異常高興。現在呢，有三四個月了，她都只一人住這兩間大房，在半夜醒來，除了聽見後房裏的如意的鼾聲，就只聽見老鼠的吱吱的叫聲了。是因爲舅媽說奶媽不好，奶媽就回去了，媽又說讓如意帶弟弟放不下心，因爲有兩次如意都把弟弟的頭摔破了，所以媽就把弟弟也帶到學校去，一個禮拜回來一次，最近是快兩個禮拜不見到和藹的媽的面和可愛的弟弟了。她心裏有點兒慘，只迴迴旋旋想：「媽今天該會回來了把？」

看見如意已在替她生那細篾小烘籠的火時，她就站在床上爲自己扣棉袍的鈕子了。

在打辮子時，她就已聽到對屋裏的表哥和表弟也起來了，兩人在後房門口小聲的爭吵，一個說爹像奶奶，一個說爹像爺爺。因爲快過年了，在十五，影像就都掛出來了的。她以爲說舅舅像外公，還不如說媽像些，她想答一聲白，又怕鬧着別人，她只喊一聲：「強哥！毛弟！」

於是兩個都湧進來了。

「啊喲！一個人才起來喲！」

「天沒亮就醒來了，聽到了幾次雞叫，那大白公雞叫得頂響。」

「那不算，那不算，我點心都喫過了。嘿，你總沒有喫囉，葷子，加了冰糖的……」
「毛弟是常常這樣好誇耀和她。」

「哼，他偷的。明天我們大家都得喫。明天過小年，過小年，就是小孩子過年。嘿，明天還得放炮竹，殺雞，盪頭。昨天媽說你已經快八歲了，得改裝，同姐姐一塊盪頭才好。哈，那就是要打拜拜不准作揖……」
「強哥邊說邊來弄她的辮子。辮子有四個，前面的合在右邊的一塊了，只剩三個垂着。頭髮很細，又齊，用花綫也紮得住，一天不會散。打辮子是苦差事，因為有四個，根根辮子都細細的，拿不上手，加以強哥一動手，如意就更不好編了。半天半天才算編完。」

三個人又喫了一碗米湯泡的炒米。強哥又逼迫順香去拿了一小碟豆豉薑。

小茵雖說同他們玩得很熱鬧，但一聽到前面腰門響，就要偏着頭拉開棉門簾瞧，她時時都要想到媽去了。

唉，媽若不回來，怎麼好？明天怎麼好過新年？未必媽不回來，弟弟就違新年就不過了嗎？

在喫飯的時候，舅舅也彷彿想起了一樣，望了她一眼，就向舅媽說：「呀，怎麼五姑太太還沒有回來，未必學校還沒有放假，等下要三喜去接看看，三喜不得空，也要老余去。」

她覺得表姐，強哥，毛弟，連站在桌子邊的丫頭們都在望她了，她很難過，但又非常高興，她拿感激的眼光去望舅舅和舅媽。只覺得舅舅仍然很尊嚴，很大，高不可及，只呼吸都像表示出有與凡人不一樣的權威。舅媽呢，則也仍然是好看，笑臉，能幹，和氣，却又永藏不住那使小齒害怕的冷淡的神情。小齒不懂得這些，但她生來，因了環境，已早使她變得不像其餘小孩了。神經非常纖細，別人以為她不夠懂的事，她早已放在心上不快活了。她從小就被舅媽客氣的款待着，但她總覺得她難得親近，許多人都歡喜她，誇她聰明，誇她好看，誇她懂事，誇她性格好……，但她也總不能討好舅媽。於是她又趕忙閉下眼皮了。

她無心再喫飯了，雖說排滿了會上的都是好菜，她又不好剩飯，她只得慢慢的扒着飯粒。表姐注意到她那無精打彩的樣子，趕忙用肘子碰了她一下，又將自己碗裏的一片又紅，又香，又薄的臘肉給她了，並問她要不要那香油辣椒，因為辣椒碟子是放在舅舅面前的，表姐可以夠得着，而且已有了十一歲的表姐，是稍稍有點自由夾菜的權利的。她覺得表姐待她太好了，好得有點難過起來，本想不要的，又怕拂了表姐的意，不知怎樣才好，頭要領不領的。

正好，一個聲音突如其來，這聲音就正救了她。

這聲音是從腰門邊傳來，充滿了喜悅。柔嫩的尖脆的音波組成兩個可愛的字：

「姐姐！」

於是空氣全變更了。第一個是舅媽離了座位。毛弟便嚷起：「五姑媽回來了！」她狂亂的跳下來，從風門邊衝到天井裏去。在廊上她看見她媽了。穿的黑呢衣，手攏着弟弟。她撲攏去，她只叫得一聲：「媽！」不知爲什麼，眼淚却湧出來了。她怕她媽罵她又哭，隱忍着，又笑着，便去抱弟弟，弟弟也來抱她。她看見了媽給她的笑

容。媽也喊了她一聲：「小茵！」她快樂得使全身都發痛了。

媽雖說已經喫過飯，却也坐在飯桌上，同舅媽，舅舅閒談。她站在旁邊很高興的聽着。末後，舅媽便如此說：

「正說要去接你呢。這幾天只把小茵急壞了，時刻跑來問媽怎麼還不回來呢。我寬她，總是說明天一定回來，她不信，等下又來問了，問到底明天會不會回來。我真怕她了，只好要強兒和毛兒去和她玩。不知怎樣，她却變得越小起來了，大約要喫汁兒了吧。」

小茵聽到，有點害羞起來，而且又有點快快的。因為媽沒有同情她，媽只淡淡的答：「總是不中用，弱得很，還是從小就常常離開着呢。」於是話題便轉到她兩歲時離了家，到三十多里路伯娘處玩的事，又是三歲多時，爺病了，家裏無人，她就同媽到七爺爺家去拜壽，一住就一禮拜，儼然像個大人，誰都要誇獎她的事……

小茵已知道過這些舊事了，她彷彿也覺得那是一定好，但現在她不耐煩再聽了。她把弟弟牽到房裏去，倆小姊妹說不盡她們的話。

媽帶回來的籃子，如意已早從轎子裏拿進來了。弟弟要去拿東西，她就幫着翻。有一個小手風琴，一張畫，上面畫的是一個帶高帽的人坐在東洋車上，被另外一個拉着跑。還有一個小叫子。都是弟弟新近得來的禮物，媽學堂裏的教員們送他的。又有一個太皮球，一盒積木，是媽給弟弟買的。還有許多舊玩物，弟弟都帶來拿出來了。表示着這東西是屬於兩個人的神情。

她也搬出許多東西來。如意幫她做的小人，有手，有脚，還抹得有挑花兜肚。表姐給她的一面小鏡子。她又有個繡花的鞋兒，上面的黑緞子毛，是同學吳克強給她的，花是順香繡的，表姐也喜歡這個，因為表姐的那個沒有她的好看，毛是家裏鬧雞的。她也有許多舊玩具，又都同弟弟相熟過，所以弟弟也特別愛這些，這多半是些手工很精緻的東西。一個八寸長的白磁觀音，是前年二舅舅走雲南回來，過上海時買給她的。一個挖空了花的小葫蘆。據說還是爹在的時候特意買給小齒玩的。還有許多銀珠的小碗，小杯，小鑲，小鑽，……平日媽同弟弟不在家時，這些東西是安慰她多少寂寞的晚上過的。

兩人玩了半天，她把強哥和毛弟都忘掉了。

第二天便是過小年了。她同表哥們放了許多花炮。下午媽一人到舅媽屋裏打牌去了。打牌的是四個人，住在前面的吳家舅媽和五姨。表姐強哥都在看牌，她知道媽的脾氣的，所以她只看了一小會兒就過來和弟弟玩。憶妹也同着奶媽過來了。還有吳家的妯娌。四個人圍住一張大方凳編香棍籤。妯娌編了一個搖籃給憶妹。她用一根長的和兩根短的，做成一根小水烟袋。又像，又能點火，她給弟弟，憶妹却硬要去了。後來憶妹又拿一副小骨牌來玩。用香棍籤當籌碼，來推牌九，奶媽幫憶妹看，如意幫弟弟。她自己會看，但順香硬要幫她，且同奶媽用真的票子押。妯娌沒有人幫，便哭着跑到對角房裏看她媽打牌去了。小蕊心裏也有點過意不去。跑到對角去看，妯娌却不理她。又回來，順香已把她的籌碼輸完了。而順香却反贏了奶媽好幾百錢。她又同弟弟玩別的了。……

這些日子中，小蕊的心的確有了許多新的意味。

不過她也常常感到不快樂的。譬如二十八那天，陳家表弟却當面笑弟弟的黑細羽

綾風帽。又笑她的衣……她當時哭了，她一人躲在了頭房裏哭，她怕別人看見了更笑她。到晚上她就向媽說：

「媽！到過年時，弟弟還該帶這頂風帽嗎？」

媽答應的是「自然這樣。」

「媽怎麼不做頂像憶妹的一樣大紅緞子繡花的給弟弟呢，那就不會給人笑了。」

媽說弟弟有服，不能穿紅戴綠。

於是她想起了許多漂亮的，盡是摹本緞的袍子和馬褂。又想起自己的灰竹布的單袍和黑呢的馬褂。單袍雖是新縫的，却沒有緞子好看。她又想起一些驕矜的臉，她覺得很氣憤，又寒傴，她忍不住又問：

「媽，我也有服嗎？」

她的媽已把這意思明白透了，便告訴她，一個人只穿得好，就活像一個繡花枕頭，外面雖好看，裏面還是一團稻草。媽只希望她書讀得好，有學問，是比有一切財富都值得驕傲的。媽又誇獎她，又勉勵她，她反而興奮了。她要表示她是一個好學

生，一個將來有學問的人，她把她喜歡帶的一副小金戒指也從小手上退下來還給媽了。

她再也看不起好衣服好首飾了。毛弟穿起紫色花綵袍走過時，她便喊他：「繡花枕頭！」

這月月大，到三十，才算把年等到。年是來了。仍與往日一樣，大人在打牌，小孩子聚在一塊玩。在堂屋裏，把紅氈打開，鋪在蒲團上，大家互相磕頭作揖來拜年。強哥和毛弟在氈上大顯好身手，說是從孫悟空那裏學來的跟斗，一下可以打過十萬八千里。她又和弟弟去賞鑾那椅轆上的金花，又躲在桌圍後稱憶妹來找，大家都時時得東西喫。

直到快二更天了，才真的熱鬧起來。舅舅剛從羅家趕回來，贏了三百多吊現錢。一家人都要笑臉相逢了。十斤的大蠟燭點起時，香爐裏的檀香也燃起來了。影像前，觀音菩薩前，天井角：所有的地方都爲蠟燭光輝燦着，八盞吊燈也燃起來了。堂屋當中放得有一大盆炭火。銅的金緣更閃起刺目的光。舅媽又從香几篋子裏取出一大包東

西來，是有一萬響聲的炮仗。又拿出許多頂品放在一處，歸老余來管這事。蒲團前面放的錢紙上，也由老大把那割了喉管的紅雞公，來滴滿了血。小孩大人，底下人，都站滿一堂屋，大家都靜靜的，滿面放光。互相給與會意的笑。等到一切都預備妥貼了，舅舅就做了一個手式給強哥，於是強哥和毛弟就排排站在紅氈前了。連同在前面的舅舅是剛成一品字。穿着水紅百摺裙的舅媽就款步走到香几旁邊，去舉起那黃楊木的錘來。鏘的一下擊着那銅錘時，老余手上的炮仗便劈劈拍拍放起來，強哥們也已跪下了。在慢慢的叩首，小蕊經了這熱鬧的，嚴肅的景像，她分析不出她的鬱鬱來。她望到舅舅媽，心裏就難過，她望到默然站在房門口的媽，她簡直想哭了。這年又並不屬於她，那爲什麼她要陪人過年呢？她悄悄的走回自己的房，把頭靠在床柱上只傷心。炮仗震天價響，她只想在炮仗聲中來大喊，大叫。一顆小小無愁的心，不知其什麼却有點欲狂的情緒存在了。

祖宗拜完了，神也敬完了，才又大家真的來拜年。於是才發現了小蕊不在。媽喊了幾聲，都不見回答。媽又四處來找，才從她房裏把她擡出來。她看見媽不抱她，她

不難過，她簡直在恨媽了。但當她替媽跪下去時，聽見媽柔聲說：

「小蕊！聽到啊，你又大一歲了呢。百事莫還要媽來爲你担心才好。爲了媽，放懂事些啊！」

眼淚又流出來了。她只想拉過她媽來，倒在媽腳邊哭，告訴媽，小蕊一切都懂得，不要媽操心；小蕊要發憤讀書，要爭氣。但她又懂得，若真的這樣，媽一定會罵她的，說她糊塗，所以她又隱忍着，磕下第二個頭去，是給舅舅舅媽拜年。舅媽說：「恭喜你呵！」她簡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大家把年拜完後，就喫貢丸蓮子，又喫元寶。小孩丫頭們都得到了許多壓歲錢。後來吳的一家人也進來了，因此更加熱鬧。

舅舅吼着快擺大桌子。於是在堂屋裏就將兩張紅木方桌擡上了。上面搭一床紅氈子。舅舅往上一座，從懷裏抓出一大捆鈔票來說，有本事的，今夜就把這贏了去。於是就推起莊來，從吳家外婆起，到頂小的憶妹誰都要來，不來的，是瞧不起舅舅，舅舅就要罵人。兩邊座的是舅舅媽，媽，五姨，吳家舅媽，下面坐的是吳家好外婆。每個

大人兩邊都擠着小孩的頭。四個丫頭，同奶媽圍着小主人看熱鬧，大家一條心，只想瓜分了那三百多吊錢。廚子，聽着，看門的，僕婦，都躡在灶前開「單雙」去了。

還沒有到四更，舅舅就推說倦了，要去睡。他還只輸得六十多吊呢。媽也要去睡，於是大家都退了。只剩一部分小孩子守夜。她們是七個。六個色子在碗裏滾，看誰贏，只准用銅子押。其中吳家鐵牛哥哥頂大，十三歲；毛弟頂小，是七歲。小齒把在舅舅處贏來的兩吊多錢輸一半了。沒有大人，她簡直不願來，後來她就同岫妹到岫房裏喝酒去了。酒是用茶嘗的。茶是岫妹的媽特意爲岫妹預備的真菜，一小碟金鈎蝦，一小碟臘豆腐干，還有花生和核桃。岫妹同她差不多大小，岫妹却比她幸福多了。生來便不離過媽的。媽又愛她得很。什麼都依她，痛她，白天陪她玩，晚上抱她睡。她也就除了撒嬌賴使她媽歡喜，便不知其他了。說是爲什麼她一人單獨不上學，也是因爲捨不得離開媽的原故。小齒坐在那裏玩了好久，又看了半天晝。覺得很快樂，都沒有瞌睡了。轉來時，堂屋裏又在押寶了，他們都是要守歲的。

媽和弟弟都睡熟了。小齒把帳子掀開看了一會，覺得弟弟也好得很，像岫妹一

樣，可以同媽睡。她一人懶睡得，如意又沒有替她打被窩。她一人靜悄悄的坐在床前的踏板上，把舅媽給他的四塊墨，兩枝筆取出來玩。墨和筆並出希奇，她就愛那裝墨的盒兒，五彩花綢做成的；又有一塊大玻璃。玩了一會，覺得有點無聊起來；又不願睡。想到前面去，又怕姊姊已睡了。她只好又到堂屋去。毛弟的眼睛都睜不開了，還在嚷「我買！我買！」強哥已贏了不少錢了。她稍微站了一會兒。就又走了。在倒廳裏，荷花在打瞌睡。後牆門也沒有關，廚房裏傳來很熱鬧的聲音，廚子老大也頂撞得凶。時時都聽見順香笑。

她又走回來，一切仍如舊。媽房裏火盆裏的火，沒人加，都快熄了。一隻烏雲蓋雪的貓，在火盆底下打呼。

她想去睡，却找不出一點瞌睡來。幸好，雞在叫起來了。天色也漸漸發亮了。一家人又要預備起來出行。於是又從新點臘，從新放炮，而且大家都跟着炮仗走到大門外去。別的人家也打開了門，街上盡是火藥氣。

這天，正月初一，她和表姐。強哥，毛弟，四人坐一乘綠呢大轎，沿城跑了十多

家，挨家挨戶去拜年。到下午三點才回家，都得了不少錢，盡是湖南銀行的新票子。可是一到家，幾人都嚷着睡去，夜飯也沒有喫。

初幾裏又同舅舅們推了好幾次牌九。她總贏時多。後來舅舅不得空在家裏玩了。她們小孩就做一夥玩。大家都不准吵架，大人也不罵小孩了。氣象儼然不同。小齒很高興每天按着課程，早上要寫十二個大字，和溫兩課書。弟弟也要提起筆寫碗大字的。那是隨意寫，寫一個也不要緊，媽不限定他的。但每天得認三個字，小齒教，媽旁聽。喫過飯就同大家玩，如若媽出去了，或打牌去了，小齒就只准同弟弟在房裏玩。如意陪着，晚上媽就又爲小齒和弟弟講許多好聽的故事。總是弟弟先睡。弟弟睡好後，媽才送小齒到小齒房裏看她睡好後才走。夜晚醒時，她照例又要喊一聲「媽！」媽總答應她。早晨呢，她還可以到媽床前同醒了的弟弟玩。

小齒生活像這樣，真快樂。日子在她又似乎短了。她只想永遠如此就好。如果是因爲要過年才能如此和熙，那她就希望天天都要過年。但不覺的，年就過完了。元宵節也來了。一到十六，所有的燈綵，……都要撤了！而且……啊！這於小齒多麼淒慘

呵！媽和弟弟就又得到學校去了。去預備開學。到十八，她也就得上學了。她不怕上學。她實在不願意讓弟弟同媽都又離了開去，她終日悵悵的。這節好無意思！媽越叮嚀她，她就越傷心。她恨不能把日子拉回來，再過一次年！晚飯她也不要喫，只說是肚子痛。如意就來替她揉肚子，她同如意說：

「如意！明天晚上，這一邊屋裏，又只剩我們兩個了呢。」

如意也黯然。且同時算出對面舅舅屋裏，是十一個人。

她儘着說肚子痛得利害。媽無法，只好把她安置在媽的床上睡在腳頭了。

她聽到弟弟的小小的鼾聲，她又常聽到媽嘆息。她用手摸着媽的腳，她不覺低低哭起來了。這年裏的日子過得太好，媽幾多愛她，弟弟又太可愛了！唉！誰還能講故事給她聽，誰還能像媽一樣的什麼事都顧到她，她再也莫想過一過有火盆，有明燈，有笑聲，有談話聲的熱鬧的夜了。她只好遙遙聽着舅媽房裏傳來驕傲的笑。白天呢，小孩還常在一塊玩，一到夜裏，就都到自己的媽面前去了。她呢，她就只能想在媽面前的弟弟的一切了。她一人坐在燈面前，靜悄悄的，如意在椅子上打瞌睡。她聽老鼠叫。她

又去想老鼠，不是媽在家時，都不聽到老鼠叫嗎？大約是老鼠也知道媽去了，就來欺負她。如意伏侍得也不盡心了。她越想越難過。她哭得也越凶了。

媽會意的坐起身來，輕輕把她腳頭抱到這頭來，她睡到媽懷裏時，她更哭了。她好像她就從沒有享過這福的。媽不說話，也不罵她，只抱着她，輕輕的拍。直到看不過去了，才說一句：「小菡！你要聽話才好呀！啊！莫哭！你再哭時，媽也就會哭起來呢。」於是小菡停住聲。把頭貼在媽的胸前，反過手去，抓住弟弟的一隻小手，又溫，又軟。慢慢的，在媽拍着中，睡着去了。

在夢裏，她大約還想着這年吧。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一

電梯降到了最下層，在長的甬道上，驀然暴亂的響着龐雜的皮鞋聲。七八個青年跨着興奮的大步，向那高大的石門走出去，目光飛揚的，互相給與會意的流盼。唇吻

時時噲張起，像還有許多不盡的新的意見，欲得一傾瀉的機會。但是都少言的一直走到街上，是應該分途的地方了。

他們是剛剛出席在一個青年的，屬於文學團體的一個大會上的。

其中的一個又瘦又黑的，名字叫若泉。正在信步的向北走去，他腦裏沒有次序的浮泛起適纔的一切情形，那些演說，那些激辯，那些紅了的臉，那些和藹的誠懇的笑，還有一些可笑的提議和固執的成見，……他不覺微笑了，他實在覺得那還是能令人滿意的。於是他脚步是更其輕鬆的，一會兒便走到擁擠的大馬路了。

「喂，那兒去？」

從後面跑來一個人，抓着了牠臂膀。

「哦，是你，肖云，」

他彷彿有點吃驚的樣子。

「你有什麼？」

「沒有。」

兩人便又掉轉身，在人堆裏溜着，不時悄聲的說一些關於適纔大會上的事。後來肖云邀他到一個飲茶的地方去，他拒絕了，他說想回去，不過他突然又說想去看看一個朋友，而且問肖云也去不去。肖云一知道了那朋友子彬，他便搖頭說：

「不去，不去，我近來卻有點怕見他了，他是太愛嘲笑人了，我勸你也莫去吧，他家裏沒有多大趣味的。」

若泉還是同肖云分了手，跳上了靜安寺去的電車，車身擺動得利害，他一隻手握住籐圈，任身體盪個不住，眼望着窗外的整齊的建築物，而一切大會中的情形及子彬的飄飄的儀容都紛亂的揉起又紛亂的消逝了。

二

子彬也剛從大馬路回來，在先施公司買了一件蔥綠色的女旗袍料，是預備他愛人做夾袍的，又爲自己買了幾本稿紙和筆頭，是預備要在這年春季做一點驚人的成績，他是永遠不斷的有着頗大的野心，要給點證明給那可憐的，常常爲廣告所蒙混的讀者，和再給那些時下的二三流濫筆作家以羞辱。那是些什麼東西，即使僅僅在文字上，他

也認爲還有再進到大學去，好好的念幾年書，只是爲了時尚，爲了只知圖利的商賈，竟使這些人也儼然的做起了作家，這事是常常使子彬氣憤的，而且氣憤的事是從不見減少，實實在在他是一個很容易發氣的人。

他是一個還爲一部分少年讀者所愛戴的頗有一點名望的作家。在文字上，是很顯現了一些聰明，也大致爲人稱許的。不過在一部分，站在另外一種立場上的批評家們，卻不免有所苛求，而常常非議到他作品上的內容的空虛，和社會觀念之缺乏是事實。他因此不時有着說不出理由的苦悶，也從不願向人說，即使是他愛人，也並不知道這精神的祕密。

愛人是一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因爲對於他的作品有着極端的愛好，和同時對於他的歷史，又極端的同情，所以在一年前便居在一塊了。雖然兩人的性格實在並不相同，但也從不齟齬的過下來了，子彬是年齡稍長，而又異常愛她的嬌憨。女人雖說很好動，又天真，以她的年齡和趣味，卻缺少爲一個憂鬱作家伴侶的條件，但是他愛她，體貼她，而她愛他，崇拜他，所以雖說常常爲人議論到不相襯，而他們卻自己很相得

的生活了這麼久了。

在社會和時代的優容之下，既然得了一個比較不壞的地位，而又能在少數的智識階級的女人之中，檢選了一個在容貌上，儀態上，藝術的修養上都很過得去的年輕的女人，那當然在經濟的條件上，是也有相當的機運。他們住在靜安寺路一個很乾淨，安靜的街裏，是一個兩層樓的單間。他們有一個臥房，和一個客廳，還有一個小小的書房，他們用了一個女僕，自己燒飯，可以喫得比較好。不怕還有許多讀者，還爲他的文字所欺，同情着他的窮愁，實在他不特生活得很好，還常常去看電影，吃冰菓子，買很貴的糖，而且有時更浪費的花掉。

這時兩人都在客廳看衣料，若泉便由後門進來了。因爲很長久缺了訪問，兩個主人人都微微有點詫異，他是怕有兩星期沒有來這裏玩了，這在過去，真是少有的事。

美琳睜起兩個大眼睛望着他：

「爲麼什這麼久都不來看我們？」

「因爲有點事……」

他還想說下去，望着又瘦又些的子彬便停住了。他只向子彬說：

「怎麼你瘦了？」

子彬回答的是他對於朋友的感覺也一樣。

美琳只舉起衣料叫着，要他肯定說好不好。

他有這裏喫的晚飯。他覺得他應該有許多話向他向來便很要好的朋友說，但是他總覺得不知怎麼說起，他是知道他朋友的脾氣的。他抽了許多煙。他簡直覺自己坐在這裏太久了，而且這時間是耗費得無意義。他想走，但是子彬卻問他：

「有多的稿子沒有？」

「沒有，好久不提筆了，像忘記了這回事一樣的。」

「那怎麼成！現在北京有人要出副刊，問我們要稿，稿費大約是一千字四元，不過我們或者還可多拿點。你可以去寫點來，我寄去。我總覺得同北方的讀者是顯得親切些一樣。」

若泉望了望他，又望了望美琳，便做得感慨似的說道：

「對於文字的寫作，我有時覺得便是完全放棄了也在所不惜。我們寫，有一些人看，時間是過去了，一點影響也沒有。那我們除了換得一筆稿費外，還找得到什麼意義麼？縱說有些讀者是會被某一段的情節或文字感動過，但那讀者是些什麼樣的人呢，是剛剛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煩愁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中等以上的學生們。他們覺得這篇文章正合了他們的脾胃，說出了一些他們可以感到而不能體味出的苦悶。或者這情節正是他們的理想，這裏面描寫的人物，他們覺得是太可愛了，有一部分像他們自己，他們又相信這大概便是作者的化身。於是他們愛了作者，寫一些天真的崇拜的信；於是我們這些接信的人，便不覺很感動，彷彿我們的藝術是有了成效。我們更用心的爲這些青年們回信。……可是結果呢，我現在是明白了，我們只做了一樁害人的事。我們將這些青年拖到我們的舊路上來了。一些感傷主義，個人主義，沒有出路的牢騷和悲哀！……他們的出路在那裏，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憤懣裏，認不清社會與各種苦痛的關係，他們縱也能將文字訓練好起來，寫一點文章和詩詞，得幾句老作家的讚頌，你說，這於我們有什麼益？這於社會有什麼益？所以我現在對於文章這東西，

我個人是願意放棄了，而對於我們的一些同行者，我是希望都能注意一點，變一點方向，雖說眼前是難有希望產生成功的作品，不過或許有一點意義，在將來文學的歷史上。」

他希望子彬會回答他，即使是反對的也好。因為他希望這談話是能繼續下去的，他們辯駁，終於可以得一個結論的。不怕致於又使子彬生氣，紅臉。他們在過去是常常爲一點小事，子彬也要急得生氣的。

可是子彬只很平靜的笑了一笑說：

「呵，你這又是一套時髦的話了！他們現在又在那裏搖旗吶喊，高呼什麼普魯文學，……普魯文學家是一批又一批的產生了。然而成績呢？除了自己的朋友的批評家們，在一次兩次不憚其煩的在大吹特捧，影響又在那裏？問一問那些讀者，還是中國的普魯羣衆，還是他們自己？好，我們現在不講這些吧，不管這時代是屬於那一個，努力幹下去，總不會有錯的。」

「那不然……」

若泉的話被打斷了。子彬將手向美琳做了一個樣式說道：

「換衣去，我們看電影去。你好久不來了，不管你的思想是怎麼進步了也好，我們還是去玩玩吧。現在身上還有幾塊錢，地方隨你檢，卡爾登，大光明……：……：都可以。」

他檢出報紙來放在若泉的面前。

若泉答說他不去。

子彬有點要變臉的樣子，很生氣的望着他，但隨即便笑了起來，很嘲諷似的：

「對了，電影你也不看了！」

美琳站在房門邊楞着他們，不知怎樣好，她偏促的問。

「到底還去不去？」

「爲什麼不來？」子彬顯得很發怒似的。

「若泉！你也去吧！」美琳用柔媚和懇求的眼光望着他。

他覺得使朋友這樣生氣，也有點抱歉似的很想點頭。可是子彬冷雋的說道：

「不要他去，他是不去的！」

若泉真也有點忍不住要生氣，但是他耐住了，他裝着若無其事的去看報紙。

美琳打扮得花似的下樓來了，他們三人同走到街口。美琳傍着若泉很近，悄聲的請他還是去。若泉斜眼望了他朋友煩惱的臉色一下，覺得很無聊，他大聲的向他們說了「再會」便向東飛快的跑去了。

三

電影看得不算愉快，兩人很少說話，各想各的心事。美琳不懂爲什麼子彬會那麼生氣，她實在覺得若泉的話很有理由。她愛子彬。她喜歡子彬的每一篇作品，那實在每篇裏面她都找得到一些頂美麗的句子和雅雋的風格。她佩服他的才分。但無論如何她不承認若泉的話有錯，有使人生氣的理由。她望望他，雖說他眼睛是注視在銀幕上，她還是覺得正有着很大的煩悶在襲擾着他。她想，「唉，這真是不必的！何苦定要來看戲？」她用肘子去碰他，他握着她的手，悄聲的說：

「不是嗎，今晚影戲的很好，美我真愛你！」於是他彷彿又很專心的去看電影

了。

是的，他是很生氣，說不出是誰得罪了他。只有若泉的話，不斷的纏繞在他耳際，彷彿每句話都是向他放送過來的，這真使他難過。果真他創作的結果是如若泉所說的一般嗎？他不能那末相信！那些批評者，所對於他的微言，只不過是一種嫉妬。若泉完全是又不知受了某種暗示，便真的認真起來。他又去想到若泉的那黑瘦的臉，慢慢地竟有點覺得不像起來。又想起過去的剛同若泉認識時的情形，他真感慨的嘆息起來：

「唉，遠了，朋友！」

遠了！若泉是跑到他不能理解的地步了。無論他將他朋友做一種什麼樣的觀察，即使覺得是極壞，淪於罪惡，而朋友還是站在很穩固的地位，充實的，有把握的大踏步的向着時代踏去，他不曾徬徨，他不能等什麼了。

他去望美琳，看見美琳白嫩的臉上，還有顯着很恬靜的光，表示那從沒有被煩愁所擾過的平和。他覺得她真可愛，但彷彿在這可愛中忽然起着些微的不滿足的意識。

他望了她半天，對於她的無憂的態度真不免有點嫉妬起來。他掉轉頭來微噓着氣。

是的，「遠了」！這女人就從來不能了解他。他們一向來就是隔離得很遠的，雖說他們很親密的生活了一年多，而他卻從不來度量一下這距離，實在只能證明了他這聰明人的錯誤。

現在呢，這女人雖說外形還是保留着她的淳樸的嬌美，像無事般的看着電影。而她心中却也縈懷着若泉的話去了。

這些話是與她素來所崇拜的人顯着很大的矛盾的。

他們回去得很遲，互相只說了些極少趣的話。都唯恐對方提到電影，因為怕自己答不上來，關於那情節，實在是很模糊，很模糊。

四

時間是過去了。一天，一天。兩個星期又過去了。若泉是很忙，他參加了好幾個新的團體，他又被分派了一些工作。同時他又感覺得自己智識的貧弱，很刻苦的在讀着許多書。人是在瘦起來了。臉上很深的也在刻劃着堅強的紋絡。但是精神却異常愉

快，充滿着生氣，正像來到了的春天一樣。這天他正在一個類似住家的辦公處裏，一間異常破舊的一所舊式的衙堂房子，內部很大，又空虛，下面住了一位同志，和這同志的妻子（一個沒有進過學校而思想頗能透澈的女人），還有兩個小孩，樓上便暫時做了某個機關。若泉正在看着幾份小報，在找着那慣常用了幾個化名，而其實便是一人的每天要罵着這起文壇上的劣種的文章，所謂文壇上的劣種，便是若泉近來所認識的，而且都是在相同不遠的目標上努力的人。在若泉當然都是覺得有着相當的尊敬和親善的，然而罵的是把一部分成名的作家歸爲世故者的投機，而另一部分無法成名的便投降在這某種旗幟底下，做一名小兵，竭力奉承上司，和竭力攻訐上司們所惡的。於是機會便來了，雜誌上可以常常見到這般人的名字；終於他們便也成了一個某翼的作家。還有另外一部分，始終是流氓，是投機者，始終在培養他們的囂囂，和吹捧他們的靠山。他們在文藝界混了許久了，騙過了一些錢。他們而且常常會和他們的靠山火併，又和敵人攜手……若泉很討厭這作者，雖說這人於文壇的掌故還熟習一部分，但是他的觀點根本是錯誤的，而行爲也是極卑劣的。若泉常常想要從頭至尾清清楚楚的

做一篇文章，來全體推翻那一些欺人的證斷，尤其是那錯誤，謬誤的文藝的理論。不過他却沒有時間，總沒有時間提筆，而他又沒有忘記這樁事，所以每天總是很匆忙的去翻一翻，看有沒有新的文章產生。

這時樓梯上響着很雜亂的聲音，魚貫的進來三個人。第一個是每天必來的肖云。第二個是一個在工聯會裏有點職務的超生，是樓上住的那女人的表兄。第三便是那女人了，她的名字叫秀英。

超生極熱烈的和他握着手，因為他們又有好久不遇見了。他們的工作的不同和忙迫，隔離了他們，而他們是從相見後便互相都建立了很親切而又誠懇的友誼的。他們稍很自然的問了幾句起居上的話，便很快樂的談到最近某棉織廠罷工的事。若泉對於這方面極感到興趣，他常常希望能從這智識階級運動跳到工人的運動區域裏去。超生已答應爲他找機會，所以他們一見面總是大半談的工人一方面的事。到後來，超生忽然問道：

「你還在寫文章嗎，」

「沒有」。他笑着，彷彿有點慚愧似的，但又很驕傲，因為他的理由是：「沒有時間」。

超生便告訴他，他們有一個俱樂部，現在覺得很須要一點文藝的東西，他希望若泉能答應這事，或者還由若泉去邀幾個同志，不過他又再三擔憂，他說若泉他們的藝術不行，他們看不懂。他要若泉頂好能運用得淺一點，短一點。他還發表了一點文藝大衆化問題的理論，當然他是站在工人的立場上的。

不久，他走了，他是太忙，他說過幾天他還要來一次，來討論一下他適纔所提議的事。他要肖云也想一想。因為他要一個好的具體的辦法。

房裏只剩了若泉和肖云兩人時，肖云從懷裏抽出一份報紙遞給他。並且說：

「我真不知子彬爲什麼要這樣？」

若泉稍稍吃了一驚。近來他彷彿已忘記了這朋友，但是那過去的，七八年的友誼，却不能不令他常常要關心到他。近來常常不難有機會聽到一些關於子彬的徵言，他雖說不能用感情做坦護，但他却總是希望他朋友會不太固執，應該稍稍有點轉變一

種思想上的誠實的轉變。他看見肖云那神氣，覺得很不妥，他問道：

「怎麼會事，關於子彬的？」他接過報紙來。

「你看看，自然會知道的。」

報紙是張副刊，題目用了大號字標題：

「我們文壇的另一種運動者！」

署名是一個字「辛。」

「這篇文章是子彬做的嗎？」若泉又問。

「不是他，還是誰，他在流星月刊上發表小說不都是署名「辛人」嗎？而且那文章，是什麼人一看便知道除了他沒有人做得出，而且你看看這副刊，這便是××的走狗李楨編的。他竟將稿子拿到這種地方去，又這般無理的嘲諷人，我覺得真使我們做朋友的人爲難了。也許他現在是只覺得流星派的紳士是好人，是朋友，而我們却也只是些可笑的，不過我總爲他難過。」

若泉又望了他一眼，纔將文章看下去。

文章做得極調皮，是篇好文章，像作者的其他文章一樣。像水流一樣的自自然然便跟着看下去了。文句練得好，又曲折，又短勁，只是還是犯着老毛病，不像論文，不像批評，這篇只是一些輕鬆的漂亮的空話而已。說是嘲諷，不錯，可以說滿篇都是嘲諷，這然而嘲諷是沒有找到一個對象的。人名呢，所謂「文壇上另一種運動者」們是陸續舉出了一些，還有一些其餘的人。不過也只彷彿是列舉而已，並沒有處在一個敵對的地位，作正面的攻擊，或是站在客觀的批評者的席上，下一句評判。雖說從文章上是看得出作者是已達到一部分痛快，發洩了一些個人的不平和牢騷，而且也可以使極少數的讀者（一二人）起着不快之感，然而這文章終究是無力的，不值得注意的，因為作者沒有立場，沒有目標，就是沒有作用，彷彿是朝天放鎗，徒然出出氣吧了。

若輩默了一會，他想到他朋友了，他慢慢的向着肖云說：

「我覺得沒有什麼。」

肖云做了一個不愉快的樣子嘆着氣：

「總之，這態度是不對，好多人都在講着呢，我不能爲他辯護一句話。」

「那你就讓別人講他好了，他自己不怕，你何必擔心呢？」

「不是的。你不知道。他真何苦這樣，我斷定他自己這時也正說不出的在後悔，他並不是一個勇敢的戰士，我知道他，所以我恨他，又爲他難過，否則我便站在那些攻擊他的隊伍裏去了。」

若泉也點着頭：

「我何嘗不知道他呢，他是太聰明了，然而他卻全是一個另一時代的人物，我們拉他不轉來，我常常想着他難過。我想他近來一定很煩悶。今晚我們去看看他好麼？」

「去也是枉然的。只能談一點飲食起居的話，或者便是娛樂的話，若稍說到正題，他不是冷着臉不答辯，便是避開正面的話鋒，做側面的嘲諷了。我總不想見他的面。」

「那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就說一點無聊的話，我只希望他能快樂一點就好，快樂使人有生活的勇氣呢。我們還是今晚去看看他吧。你有空嗎？」

肖云不願意的答應了。

五

他們到子彬家的時候，已晚上八點了。可是子彬的客堂裏還很熱鬧。除開他們夫婦外，還有三個穿西裝的青年。子彬看見他們，稍稍有一點驚訝，但隨即很高興的將他們介紹給那三位青年了。有兩個是上海某藝術大學的學生，一個比較不漂亮點的是剛從北平來的學生，他們都是些願意獻身給文藝的未成名的少年詩人，所以聽到若泉和肖云的名字時，便極歡欣的又謹慎的送過手來，且說一些仰慕的話。

在子彬臉上是找不到一絲不愉快的痕跡。他雖然瘦，但卻不像從前的蒼白，映着一層興奮的紅光。他像精神異常好的極力使談話不要停頓。他講了許多關於北平生活的話。又講一些美國的建築。他取出了一二十張他的一個朋友從美國寄回來的畫片。後來他又講到日本的國畫了，說他一個朋友在日本賣畫得了好多錢。

娘姨拿了許多糖和水菓進來。子彬特別吃得多。他拿起一種有名的可可糖，極力稱讚着，勸客人們多吃，而且說：「美琳是太喜歡這個了。不是嗎，美琳？」他又望

美琳。

肖云心中想：

「是的，她喜歡喫，那是你特意要養成她的這種嗜好的。因為那是一種高貴的嗜好呵！若是她只喜歡喫大餅油條，那恐怕你只有不高興，而不會向人誇說了吧。」

美琳卻反抗了他：

「不喜歡，現在不喜歡了，我吃膩了牠，只有你的嗜好纔不更改。」

子彬微微感了一下眉，又同他的客人說到別的去。

若泉覺得美琳比平日少說了許多話，只默默坐在那裏觀察人。他走過去搭訕着問道：

「近來看電影沒有？」

「看的，看的真多，只是我很反感，因為得不到快樂。」她彷彿很氣憤似的。

子彬望了她一眼，便仍然裝着若無其事的。

「爲什麼？爲什麼會不快樂？」若泉釘着她。

「不知道爲什麼，生活總沒有興趣……」她望了她的丈夫一眼。

「找點事做吧，有事做就好了。」

肖云也奇怪的望美琳，從來就沒有聽見過她說不快樂的話。

「做什麼事好呢？有時還想進學校去。」

「哈，美，你又說想進什麼學校了，你以前不是很厭倦學生生活嗎？在家裏，天天要你念英文，又不肯，要你寫文章，你也懶，還說什麼做事？」子彬岔着說，而且故意又說到別方面了。

美琳抱怨的橫斜了他一眼，像自語似的：

「你喜歡，我不喜歡……」

到九點鐘的時候，有個學生要告辭回住處了，他是住在閩北近天通庵的地方，晚了不方便。於是其餘兩個學生也只好告辭。有一個問了幾次若泉的住處，他說以後好去拜訪他，順便領教。子彬殷勤地送着他們出去。

但這兩個客人却還不肯走。

子彬轉身時，很疲倦的望了他們兩眼，頹然的倒下椅子去，他自己撲了一下兩頰，覺得很發燒，他無力的又拿起一個橘子來吃着。

「你的客真多！」肖云早就想說了的一句話，這時纔自然的迸出。

「對了！無法的事！我不能拒絕他們，他們常常妨害我的工作和精神。有好些人坐在這裏好像是不預備走似的。我簡直陪不過來。」

「那是因爲『主賢客來勤。』」肖云幾乎說出這句俗語來。不過他噤住了，他怕子彬多心去，以爲他是有意譏諷他。近來他覺得在這位朋友前是應比在其他地方須留心些。

「爲什麼不可以拒絕呢？你可以的。我相信有許多也只是些無聊的晤會。」若泉很誠懇的說。

子彬不願意這麼承認，便不做聲。

美琳覺得都是不必須的，不過她也不說出，她只這末說：

「假使沒有人來，我以爲一定也會很難過。」

大家都對她望了一眼，只有若泉應她：

「當然，那是很寂寞的。不過我們可以另外想法，我們可以常常大家在一塊，討論點具體的問題，或是讀幾本書，因為要一個人讀書也是又沒有趣味，又得不到多少印象和益處，還不是走馬看花的過去了。我們現在不是不要晤會，是要減少那些無聊的，而且還要多多和人接近。」

美琳把一雙大眼閃着，像沈想着什麼似的，過一會然後說：

「……」

「她是不適宜於你所說的那些的！」子彬搶着便下了這斷語，他不願意這成爲一個討論的目標，接着他便又說到別的去。

談話到十點，越談越不精采，因為題目不能集中，大家都覺得精神上隔了一座橋，都不願想盡量的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給別人發揮的機會。這是太明顯了，一發揮，破裂便開始了。跟着，呵欠也來了，都覺得倦。然而互相都又彷彿不願意這談話停止了下來。但縱然還是又繼續了下去，而每人都只有更深的感到這脆弱的友誼是太

沒有保障，被此是更距離得遠了，而且無法遷就。

最後還是若泉站了起來，取了一個決然的姿式，望了肖云一眼，於是肖云也同意了。他們沒有表示有一點遺憾的告辭着出來。子彬雖說還是很殷勤的送着，但他也不願有一點挽留的意思。

一直送到後門外。若泉回頭望，像同小孩子說似的大聲說：

「好，你們進去吧！」

美琳忽然銳聲叫道：

「過幾天請再來呀！」這聲音很抖戰，大家都感覺到。

「是的，會再來的！」若泉說了，肖云也跟着說。

六

但是子彬卻很生氣，他罵着她：

「你瘋了！這樣大聲的叫！」

他從來沒有這麼厲聲厲色的呵叱過她，這是第一次他露出了他的凶暴，不知道爲

什麼他竟這樣忍耐不住他對於美琳所起的嫌厭之心。而且他也不知道他所恨於她的到底是什麼。只覺得一切都不如意，都說不出的不痛快。而美琳偏更要作梗，像有意似的要使他爆發。她不特沒有盡一點她做愛人的責任，給他一點精神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氣——她是不會了解這生活的苦鬪的——而且反更加添他的惱怒。照理他縱罵了她，也沒有什麼過分，不過他素來都是太嬌縱了她，所以馬上他便後悔了，雖說心裏越加在難過。他又柔和的向她說道：

「不早了，上樓睡去吧。」

美琳不做聲，順從的上了樓。

子彬好言的哄着她，又去拿了兩個頂大的蘋果來給她。她心裏想：「你老把我當小孩！」

不久，她睡了，乖乖的。他吻了她，他是太愛她了。但他沒有睡，他興奮得很，他說還要做點事，他一人逃到亭子間，他的小書房去了。

她並不能睡着去，她在想她的一切。她是幸福的，她不否認，因為有他愛她。但

是不知爲什麼她忽然感到不滿足起來，她很詫異過去是那末久，她都是迷糊糊塗塗的過着。以前她讀他的小說，崇拜他，後來他愛她，她便也愛他了。他要求她同居，她自然答應了他。然而她該知道她一住在他這裏，便失去了她在社會上一切的地位。現在她一樣一樣的想着。她纔覺得她除了他是已一無所有了。過去呢，她讀過許多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的小說，她理想只要有愛情，便什麼都可以捐棄。她自從愛了他，便真的離了一切而投在他懷裏了。且迷糊糊塗塗自以爲是幸福的快樂的過了這末久。但是現在不不然了。她還要別的！她要在社會上佔一個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許許多多的人發生關係。她不能只關在一間房子裏，爲一個人工作後之娛樂。雖然他們是相愛的人！是的，她還是愛他，她肯定自己不至於有背棄他的一天，但是她彷彿覺得他無形的處處在壓制她。他不准她一點自由，比一個舊式的家庭還利害。他哄她，逗她，給她以物質上各種的滿足，但是在思想上他只要她愛他的一種觀念，還要她愛他所愛的。她儘想着。爲什麼呢？他那末溫柔，又那末專制。

她睡不着，她不能不想那關在亭子間裏的人，他不是快樂的，她現在纔知道。以

前他到底真的快樂不快樂，她很不明瞭，她疏忽過去了。只以為在笑，在唱讚美歌，在不斷的告訴她滿足，感謝她無上的賜與，那一定是快樂的。或是為了一點小事，她生氣了，他寫了許多牢騷的文章，她很不安，不知所措，但一會兒他便仍然好了。他說他忘記那些了，他脾氣不好，以致使她難過，於是這小的不愉快，便像東風吹散了白雲，毫不留痕跡的過去了。而現在呢，她已經覺到了，他是常常很煩擾，雖說他裝得仍是與從前一樣，他常常把自己關在亭子間裏，逃避她的晤面。一個人在裏面做些什麼呢？總是很遲很遲纔來睡，說寫文章去了。她替他算，他近來的成績，是很慚愧的。而且他飯也喫得太少，但他還不肯承認，他在她面前總是喫得太多了。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呢？他不信任她嗎？他從沒有同她講一句關於這上面的話。而且他從沒有對一個朋友說到他的苦悶，雖說文章還是特別多牢騷，而給遠地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信，也特別勤而且長，總是抑鬱清紙，不過那是多麼陳舊的一些牢騷呵！他幾乎來了，都是歡喜那麼說法的。他決不是單獨為那些不快樂。那末，為什麼呢？

她又想，她想到若泉了。若泉和她認識，還是在她與子彬認識之前。以前他們很

生疏，後來便很熟識了，那是完全因為子彬和若泉友誼的關係，也間接的將她視為一家人的親切了起來。她從來就很隨便，她對他沒有好感，也沒有壞感，然而她在好幾次的子彬和他衝突之後，她用她有限的一點理智，她判斷了全是子彬有意的固執。若泉很誠懇，很虛心，他說的並不是無理的。而子彬則完全是乖僻的，他嘲笑他，冷淡他，躲避他，這又是爲了什麼呢？他們從前是多麼的忘形親熱過來。她看得出子彬是很想棄掉這友人了。沒有一次他同她說到過他。這不是從前的情形，沒有一次他提議過，說是去看看他，嘗若泉好久未會來時，這也決不是從前的情形。而且不止若泉，他是還在同許多從前的朋友都有意的疏遠起來。爲什麼呢，他要這樣？

她越想越不解，她幾次預備到亭子間裏去，她希望得一個明白的解釋。但是她又想像得到的，他不會向她說一句什麼，除了安慰她，用好話哄她，輕輕的拍着她睡，他不會吐露一句他的真真的煩悶的。他永遠是只把她當一個小孩看，像她所感覺到的。

鐘敲過兩點了，他還沒有來，她是更墜在深思裏了，她又等他等得有點心焦。

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頭痛，發燒，還有點咳嗽。他照例坐到寫字桌時，要在一面小小的圓的鏡子裏照一照，看到自己又瘦了，心裏就難過。從前常常要將鏡子擗到牆角去，砸個粉碎，但自從家裏多了一個女人後，便只發狠的擗到抽屜裏了，是怕女人看見了會盤問，自己不好對付，這天仍然是這樣，把鏡子擗後還在心裏發了誓：

「以後再不看鏡子了！」

坐下來，依習慣是先抽一枝美麗牌。青的煙絲裊裊地往上飄，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正像煙絲的無主，空空的，紛紛的，輕飄飄的，但又重重的壓在心上。心是沈悶得很。然而子彬是雖說在如此的身體的苦痛之下，卻還是掙扎着，他不願睡。他像賭氣似的要這末挨着，他要在這夜寫出一篇驚人的作品來。他屈指算，若創作月報還延期半月，簡直是有兩個月他沒有與讀者見面，而流星月刊他彷彿記得他沒有存什麼稿子在那裏了。讀者們是太善忘了，而批評者們是過分苛刻的。他很傷心這點，爲什麼這些人不能給有天才的人以一種並不過分的優容呢？不過同時他只好刻苦下去，他怕別人會誤會他的創作力的貧弱。他是能幹的，他寫了不少，而且總比別人好，至少

他自己相信，終有一天，他的偉大的作品，將駭倒這一時的文壇的。不過現在生活太使他煩悶，他缺少長的思索的時間，簡直便是連極短的東西，也難得寫完。

他翻起幾篇未完的舊稿來，大約又看一遍，覺得都是些不忍棄置的好東西，但是現在無論如何，他還不能續下去，他缺少那一貫的情緒。他又將這些稿子堆積在一邊，留待以後心情比較閑暇時慢慢去補。他再拿過一本白紙來，卻不知爲什麼，總寫不下去，後來他簡直是焦躁了。他的希望是這樣，而情形卻是只能這樣，他又決不相信阻礙着的便是他的才力。看看時間慢慢過去了，他的身體越支持不來，而心情越激奮了，他把稿子丟開，一人躺在椅子上生氣，他恨起他的朋友來了！

他的心本是平靜的，而創作是正須要這平靜的心，他裏着異常的聰明，他可以去想，想得很深又廣，但他卻受不了刺激；若泉來，總帶了不快活來給他，使他心裏有說不出的不安。他帶了一些消息來，帶了一些他不能理解的另一個社會情形給他看，他惶惑了，他卻憎恨着，這損傷了他的驕傲。而且若泉的那種穩定，那種生活的把握，很使他見了不舒服，一種不能分析的嫉妬。他鄙視他，（從來他就不能尊視他的

創作的！）他罵他淺薄，罵他盲從，他故意百般的使自己生起對於朋友的不敬，但是他不能忘記他，他無理的恨他，他越誠懇，越定心的工作着，他就越對於那刻苦更生厭惡，更不能忘。至於其他的一些類似若泉的人，或者比若泉更勤懇，更不動搖的人，他雖說也感着同一的不快，但是彷彿隔了好遠，只是淡淡的，他數得出這些可嘲笑的人的名字，不過卻不像若泉常常刻在他心上，使他難過。而且對於許多他不知名的一些真實在幹着的人，他是永退保持他的尊敬，不過像他所認識的這一羣，他卻永不能給他們以相信，他們都只是些糊塗的淺薄的投機者呀！

時間到了兩點，他聽到美琳在咳嗽，他也咳得更凶，他實在應該去睡了，但是他想起近日美琳的一些無言的倔強，和今晚拜於若泉的親近，他覺得美琳也離他很遠，他只是孤獨的一人站在苦惱而又須要鬭爭的地位。他又賭氣不睡，他寫了兩封長信，是覆給兩個不認識的遠地的讀者的。在這時，他還只能對他們覺得是比較親切的。兩封信內容都差不多，他寫着這信時，覺得心裏慢慢的在輕鬆，所以到四點鐘的時候，人是倦極的伏倒在書桌上，昏昏的睡着了。

七

美琳說的「不知爲什麼，生活總沒有起色？」真的，他們是毫不愉快，又無希望的生活到春濃了，這個時候是上海最顯得有起色，忙碌得利害的時候，許多大腹的商賈，和爲算盤的辛苦而且瀉乾的了的喫血鬼們，都更振起了精神在不穩定的金融風潮之下，去投機，去操縱，去增加對於勞苦羣衆做無厭的剝削，爲漲滿他們那不能計算的錢庫。而且幾百種報紙滿市喧騰的叫賣着，大號的字登載着各方戰事的消息，都是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孫小姐，都換了春季的美服；臉上放着紅光，眼睛分外亮了，滿馬路的遊行着，各遊戲場的擁擠着，還分散到四郊，到近的一些名勝區去，爲他們那常常享福的身體和不必憂愁的心情更找到些愉快。這些娛樂是只更會使得他們年青美貌，更使他們對於他們的生活滿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們呢，雖說逃過了嚴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壓迫卻也同着長日的春天一起來了。米糧長了價，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時間也延長了，他們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贏瘦了，衰老的不是減了工資，便是被開除了，那些小孩們，從來就難於喫飽的小孩們，只好去補了

那些缺，他們的年齡和體質都是不夠法定的。他們是太苦了，他們須要反抗，於是鬪爭開始了，罷工的消息，打殺工人的消息，每天的新的消息不斷的傳着，於是許多革命的青年，學生，×××，都異常忙碌起來，他們同情他們，援助他們，在某種指揮之下，奔走，流汗，興奮。……春是深了，軟的風，醉人的天氣！然而一切的罪惡，苦痛，掙扎，和鬪爭都在這和煦的晴天之下活動。

美琳每天穿了新衫，綠的，紅的，常常也同着子彬在外面玩，但是心裏總不愉快，總不滿足，她看滿街的人，覺得誰都比她有生存的意義。她並不想死，她只想好好的活，活得高興，現在她是找不到一條好的路，更須要引導的人，她非常希望子彬能了解她這點，而且子彬也是與她一樣，那他們便可以商商量量的同走上一條生活的大道。不過她每一觀察子彬，她就難過，這個她所崇拜的人，現在是在她看起來成了一個不可解的人了。他彷彿正與她相反，他糟蹋生活，然而又並不像出於衷心，他思想得很多，卻不說一句，他討厭人，卻又愛敷衍，（從前是並沒有現在這末在人面前感到苦痛的。）發了牢騷，又恨自己。他有時更愛她，有時又極冷淡。種種的行爲才

盾着，苦痛着自己。美琳有時也同他說一兩句關於生活方面的話，不過這只證明了她的失望，因為他不答她，只無聲的笑。笑得使美琳心痛，她感覺到那笑的苦味，她了解他又在煩惱了。直到有一天夜晚，八點多鐘的時候，家裏沒有客，他因為白天在外面跑了好久，人很倦，躺在牀上看一本詩詞，美琳坐在牀頭的椅上，看一本新出的雜誌。牀頭的小几上，放着紅綢單子的燈，泡了一壺茶，這在往日，真是一個甜蜜的夜晚。這時子彬很無聊，一頁一頁的翻着書，不時斜着眼睛去望美琳。美琳也時時望他，兩人又都像故意的不願使眼光碰着；其實兩人心裏都希望對方會給一點安慰，都很可憐似的，不過他更感傷一點，她還有點焦躁。末後美琳實在忍不住了，她把雜誌用力的摔開說道：

「你不覺得嗎，我們是太沈默了，彬，我們說點話吧。

「好……」子彬無力的答着，也把書向牀裏擱去。

然而沈默還是繼續着，都不知說什麼好。

五分鐘過後，美琳纔抖戰的說道：

「我以為你近來是太苦痛了。爲什麼呢？我很難過！」她用眼緊望着他。

「沒有的事……」子彬又照例露出虛僞的笑容，不過只笑了一半，便側過臉去，長長的嘆了一聲氣。

美琳很感動的走了攏來握着他的手，懇求的，焦急而又柔順的叫道：

「告訴我，你所想的一切！你煩惱的一切！告訴我！」

子彬好久不做聲，他又被許多紛亂的不愉快的雜念纏繞住了。他很希望能倒在美琳懷裏大哭一場，像小時在母親懷裏一樣，於是一切的重大的苦惱都雲似的消去，他將再從新活潑潑的爲她活着，將生活想法再慢慢的弄好。但是他明白，他咬緊牙齒想，的確的，那是無用，這女人就比他更脆弱，她受不起這激動的，他一定會駭着她。而且他即使大哭，把眼淚流盡了又有什麼用呢？一切實際的糾紛的衝突與苦悶，仍然存在着，仍然壓迫着他。他除了死，除了離去這相熟的人間，他不能解脫這一切。於是他不做聲，他忍受着更大的苦痛，他緊緊握着她的手，而且顯出一副極醜的拘攣着的臉。

那樣子真怕人，像一個熬受着慘刑的凶野的獸物，美琳不解的注視着他，終於叫起來，快快的銳聲的：

「爲什麼呢？你做出這末一副樣子，是我鞭打了你嗎？你說呀！唉，啊呀！我真忍耐不了！你如再不說，我就……」

她搖着他的頭，望着他。於是他又側過臉來，眼淚流在頰上了，他挽着她的頸，他把臉湊上去，繼續的說：

「美不要怕，愛我的人，聽我慢慢的說吧！唉！我的美呵！我的美只要你莫丟棄我，我就都好了。」

他緊緊的偎着她，他又說：

「唉！沒有什麼，……是的，我近來太難過，我說不出……我知道，總之，我身體太不行，一切都是因爲我身體，我實在須要休養……」

後來他又說：

「我厭惡一切人，一切世俗的糾紛，我只要愛情你。我只想我們離開這裏，離開

一切熟識的，到一個孤島上去，一個無人的鄉村去，什麼文章，什麼名，都是狗屁只有你，只有我們的愛情的生活，總是存在的呵！」

他又說，又說，說了好多。

於是美琳也動搖了，將她對於生活的一種積極的，求進展的心拋棄了。她爲了他的愛，他的那些話語，她可憐他，她要成全他，他總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她愛他，她終於也哭了。她不知安慰了他多少，她要他相信，她永遠是他的。而且爲了他的身體和精神的休養，她希望他們暫時離開上海。他們旅行去，在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環境之中度過一個美麗的春天。他們省儉一點，去在流星書店設法再賣一本書，也就夠了，物質上稍微有點缺乏有什麼要緊呢？他們計算，把沒有收在集子中的零碎短篇再集攆來，要七八萬字，也差不多了。這旅行是並不難辦。美琳想到那些自然的美景，又想到自己能終日與子彬遨遊其中，反覺得很高興了。子彬覺得能離開一下這都市也好，這裏一切的新的刺激，他受不了。而且他身體也真的須要一次旅行，或是長久的鄉居。於是在這夜，他們決定了，預備到西湖去，因爲西湖比較近，而美琳還沒有去

過的。

這夜兩人都又比較快樂了，是近來沒有過的幸福的一夜，因為都朦朦的有一線希望，對着未來的時日。

八

第二天拿到了一部份稿費，買了許多東西，只等拿到其餘的錢就動身。可是第三天便落起雨來了，一陣大，一陣小，天氣陰得很，人心也陰了起來，蓋滿了灰色的雲。美琳直睡了一天，時時抱怨。子彬也不高興，又在書鋪跑了一趟空，錢還要過幾天。雨也就接連幾天都蕭蕭的落着，像沒有晴的希望。兩人在家裏都無心做事，日子長得很，又無聊，先前子彬還常常爲她重覆一點西湖的景緻，後來又都厭煩起來了。等錢等得真心急。不過在第六天拿到全部稿費之後，子彬沒有露出一絲快樂的神氣，而且只淡淡向美琳說：「怎麼樣呢，天還是在下雨，我看再等兩天動身吧。」

這決不能成理由，雨下得很小，而且西湖很近，若是真想去得利害，可以馬上動身的。

美琳沒有生氣，也不驚詫，彷彿不動身，又再挨下來倒是很自然，既然去西湖並不是什麼必須的緊要的事。這時日的拖延是將兩人的心都怠惰起來了。而且又都重複沉在各人的過去會被痛苦着的思想中去了。子彬時時還是可以聽到一些使他難過的消息。許多朋友，許多熟悉的人，都忙着一些書房以外的事去了，都沒有過問他，而且都忘記他了。這些消息最使他難過，他鄙視他們，他恨他們，但是他覺得他不應該逃避，他要留在上海，他看着他們，等着他們，而且他努力，給他們看。假設他到西湖去，他能得個什麼，暫時的安寧，暫時的與世隔絕，但是他能不能忘懷一切的得着安閑，還在不可知之間，而世界則真的將他隔絕了是容易的。朋友們聽到了這消息，一定的總要嘲笑他，就他是怕了他們，怕了這新的時代，他躲避了，後來大家便真的忘了他，連他的名字都會生疏起來。再呢，他的那些崇拜他的人，那些年輕的學生，和那些讚賞他的人，那些碩學的有名的人物，都隔絕了他的消息，也慢慢會將他所給與他們的一些好的印象，淡了起來，模糊了起來：這真是可怕的事。他不能像過去的一些隱逸之士能逃掉一切，他要許多，他不能失去他已有的這一些。他簡直覺得到西湖

去只是件愚蠢的事。我唯恐美琳固執着成見，他想即使美琳要去，也只好拂一次她的意。或是他陪她去玩兩三天，立刻便轉來，要住下是辦不到的事。他看見美琳不像以前着急了，倒放一點心，後來是到非再做一次正式商量不可了，他只好向她說他的意見，理由是他有一篇文章要寫，現在沒有空，他覺得把行期再遲一個月也很好。他說得真嫵婉，是還怕美琳不答應，或至少也要鼓着小嘴生氣的。他還預備好許多溫柔的，對付一個可愛的嬌縱女人所必須的話。他說完的時候，是將頭俯在她的椅背上。嘴唇離那白的頸項不很遠，氣息微微噓着她。他軟聲的問：

「你以為怎樣呢？我還是願意隨你，依你的意思。」

美琳只懶懶答應了一句，於是事情便通過了，毫無問題。以後只應該安心的照自己所希望的去努力進行，這是說單對於子彬的一面。既然自己是一個寫文章的人，又對於自己極有把握。生來性格又不相宜於做別的爭鬪的勾當，而且留在上海。原意便是為要達到自己的野心的完成，若是還要這末一個人關在小屋子發氣，寫點牢騷滿紙的信，讓時間過去了，別人越發隨着時間向前邁進了，而自己真的便只有永遠和牢騷同

住，結一生在無聊的苦痛中，毫無成就可言，縱有絕世的聰明也無用。至於美琳，她是不甘再閒住了，她本能的須要活動，她要到人衆中去，去了解社會，去爲社會勞動。她生來便不是一個能幽居的女人，她已住得太久了，做一個比她大八歲沉鬱的人的妻子。她已經學得安靜了許多，已經會愁煩悶了一些，雖說她還是不能到了解她丈夫的程度。不過這終究於她是不相宜的，自從春天來，自從她丈夫開始了新的苦痛來，她就不安起來了的。不安於這太太的生活，愛人的生活。她常常想動，但是她缺少機會，缺少領導的人，她不知應該怎麼做纔好，所以她煩惱，她又明白這煩惱是不會博得子彬的同情的，於是更不快樂。前幾天還能不知爲什麼一下會想到西湖去，當然還比較好，慢慢時間拖下來，倒又覺得別的許多人都忙着工作，而自己拿了別人的錢去陪一個人去玩，去消遣時日，彷彿是很不對，很應該羞慚的事。現在既然子彬已不願去了，當然很合適，不過子彬說他不能去的理由，是因爲沒有空，因爲要寫文章，而自己到無論去留與否，在事實上看來，都是無關緊要，因爲自己好像是一個沒有事可做的人。她更加覺得羞恐。她要自己去找事做，她想總該有把握找得到，但是她想她應

該不同子彬商量，而且暫時瞞着他。

九

出於意料之外的若泉接到一封短箋，是輾轉經過了好幾個朋友的手轉交了來，而是在信面上便大大畧了美琳兩個字的。若泉不勝詫異的去打開牠，滿心疑惑到子彬身上，他八分斷定他朋友是又病倒了。他心裏有點很難過，他想起他朋友的時候總是如此。可是信上只潦草的歪歪斜斜塗了不多幾個字，像電報似的橫着：

「星期日早上，有空吧，千萬請你到兆豐花園來一下，有要事。我等你。美琳。」

這不像是子彬有病的口氣，然而是什麼事呢，兩人吵了架，但又從沒有看見過他們有口角的事，若泉真懷疑，他還是覺得這至少是於子彬有關的，因為他想美琳決不會有事來找他，因為雖說是與她相熟了兩年，還始終沒有同她生過一次比較友誼的關係，他也不十分知道她的歷史，也從沒有特別注意過，只覺得她還天真，很嬌，而且決不是難看一個年輕女人。他想到朋友，他定決第二天早上跑那末遠，到上海的極西邊去。

七點鐘的時候，他預備動身，拿了一把銅子，兩角洋錢，拍了一下身上舊洋服的灰塵，於是便急急的離了住處，他計算着到兆豐花園時，大約是七點四十分，美琳她們起身很遲的人，不見得就會到，但他無妨去等她的，他有大半年不來這裏了，趁這次機會來走走，呼吸點新鮮空氣，也很好，他近來覺得他的肺部常常是不舒服。

轉乘了三次電車纔到花園門首，他買了票，踏到門裏去，一陣柔軟的風迎着吹來，帶着一種春日的芳香。若泉挺着胸脯，兜開上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立刻便覺得舒適了起來，平日的緊張和勞頓，都無形的滑走了。人一到了這綠茵的草地上，離開了塵囂，披靡着春風，親炙着朝暉，便一概都會鬆懈了，忘記了一切，解除了一切，只任自己的身體縱橫在這自然中，散着四肢，讓這寧靜的四週享樂自己，一直到忘我的境界。

園裏人不多，幾個西洋人，和幾個小兒車，疏疏朗朗在散在四方。四方都是綠蔭蔭的，參差着新舊的綠葉。大塊的藍天靜靜的覆在上面，有幾團絮似的白雲，耀着刺目的陽光，輕輕的裊着，變幻着。若泉踏着起伏不平，波樣的草地，懶然的走了好

響，他幾乎忘記他是爲什麼纔來到這裏了，只覺得舒適得很，這空氣正於他相宜。在這時他聽到近處他背後的草地上有着纏纏纏繞繞的響聲，他掉頭望時，他看見美琳站在他背後，穿一件白底灰條紋單旗袍，上罩一件大紅的絨坎肩。他不覺的說道：

「啊，我不知道你來了，啊，你真早啊！」

美琳臉上很平靜，微微有點高興和發紅，她嬌聲的說：「我等了你許久！」但立即便尊重的說道：

「你不覺得無聊嗎，我想同你談談，所以纔特地約了你來，我們找個地方去坐坐吧。」

於是他隨着朝東走，看見她高跟的黃漆皮鞋，一步一步的踏着，穿的是肉色的絲襪，脚非常薄，又小，現得瘦伶伶可憐似的。他不知道還是她的脚特別小，還是脚一放在那匠心的鞋中纔顯得那末女性那末可憐。他搭訕的問道：

「子彬近來怎麼樣，身體好嗎？」

她淡淡的回答：

「好，他在開始寫文章了。」

他又繼續問：

「你呢，在寫文章吧。」

「不。」

他看見她臉扭了一下，做了一個極不願意的表情。

在一個樹叢邊的紅漆的長椅上坐了下來。靠左邊又有一大叢草本的繡球花，開得正茂盛，大朵大朵的，吐着清香，放着粉紅的光。他不知怎麼先開口，他還關在葫蘆裏，不知她到底要談什麼，而且到底不便子彬近來怎麼了，或是同她的關係。

她先望着他茫然的臉笑了一下，然後說：

「你奇怪吧，當你接到信後，一直到這時？」

「沒有，我不覺得奇怪。」

「那你知道我要你來這裏的緣由了。」

他躊躇的答：「不很知道。」

於是她又笑了一下說：

「我想你不會知道的，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原因便是我很久來了都異常苦悶……」她停頓了一下，又望了他一下，他無言的低著頭望着草地。於是她又再續上去，她說了許多，又常常停頓，只有點害羞似的，不能說得很直截痛快。但他始終不做聲，不望她，讓慢她慢的說完，她把她近來所有的一些思想，一些希望，都零碎的說了一個大略，她覺得可以停止了，而且她要聽他的意見，她，結束着說道：

「你以為怎樣呢，你不會覺得我是很可笑吧。我相信我是很幼稚的。」

若泉有一會沒有做聲，望着那嫩膩的臉，微微含着尊嚴與謙卑的臉好久。他沒有料想這女人會這末坦率的在他面前公開她對於現實的不滿，和她的大膽的願意向社會跨進的決心。他非常快樂，因為這意外的同志所表示的態度，更鼓舞了他，隔了好一會，他纔伸過手去，同她熱烈的握着，他說：

「美琳！你真好！我到現在纔了解你！」

她快樂得臉也發紅了。

於是他們都又更不隱飾的談了一些近來所得的知識與感覺。他們都更高興，尤其是美琳。她在這裏能自由發揮，而他又聽她，又了解她，而且還幫助她。她看見光輝在她前面。她急急的願意知道她馬上應怎樣開始。他又躊躇了一會兒，他答應過兩天再來看她，或者可以介紹她去見幾個人，決定她的工作。

一〇

美琳回到家來，時時露着快樂的笑，她掩藏不住那喜悅，有幾次她幾乎要說出來了，她彷彿覺得應該告訴子彬，但是她又忍耐住了，她怕他會阻止她，破壞她。子彬沒有覺察出，他在想一篇小說，在想一些非常調皮嘲諷的字句去描寫這篇的主人翁，一個中國的吉訶德先生。他要他的文章動人，他文章的嘲諷動人，他想如果這篇文章不受什麼意外的打擊，就是說他不再受什麼刺激，能夠安安靜靜的坐下來寫兩星期，那一個十萬字的長篇，便將在這一九三〇年的夏季，驚人的出現了。誰不會驚絕的叫着他的名字，這作者的名字。他暫時忘去能苦惱他的一些事實，他要廓清他的腦府，那原來聰明的腦府，他把自己離開了人衆，關在家裏幾天了。

可是美琳卻不然，她在第三天下午便出席在一個××文藝研究會上了。到會的有五十幾個人，一半是工人，另外一半是極少數的青年作家和好些活潑的學生。美琳從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活，她只覺得興奮，同時用極可親的眼光徧望着這所有的人，只想同每一個人都握一次熱烈的握手，和做一次懇切的談話，這裏她除掉若泉以外，便都是不認識的人，但是她一點也不感覺拘束，她覺得很融洽，很了解，她和他們都是「同志。」她除了對於自己那合體的雖不華美卻還是美觀的衣服微微感到歉仄外，便全是傾心的熱忱了。這是一次大會，所以到的人數很多，除了少數的工人為時間限制着不能來，幾乎全體都到了。開始的時候，由主席臨時推舉了一個穿香港布洋服的少年做政治的報告，大家都很肅靜，美琳望着他，沒有一動，她用心的吹進了那些從沒有聽過的話語，那些簡單的話語，然而卻將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的情形很顯明的暴露了出來，而且他批判得真準確，這人很年輕，決不是一個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後來若泉告訴她，這年輕人還是一個印刷工人呢，不過是也會大學念過兩年書的，美琳說不出的慚愧，而且她覺得所有的人對於政治的眼光都比她好，也比她能幹，在她聽了其餘許

多人的工作報告之後。他們又討論了許多關於社務的事。這在美琳都是不知應怎樣加入那爭論之中去的，因為她都還不熟悉，而那主席却常常用眼光望着她，徵求她的意見。這使她真難過，她又堅決的相信，在不久以後，她一定可以被訓練得比較好些，不致這樣完全不懂。最後他們又討論到××怎樣行動的事。這裏又有人站起來報告，是另外一個指導××××的團體的代表。於是決定了，在××的那天，要全體動員到×馬路去，佔領馬路，×××，××，這時大家都正情緒更張激昂的時候，而會便完了。在分別的時候，大家都互相叮嚀的說道：

「記着：後天，九點鐘，到×馬路去！」

美琳還留在那裏一會兒，同適纔的主席，便是那在工聯會工作的超生，和若泉，還有其他兩三個人談了一會，他們對她都非常親切和尊重，尤其是一個紗廠的女工特別向她表示好感。她向她說：

「我們呢，是要革命，但是也想學一點我們能懂的文藝，你們文學家呢，是也須要革命，所以我們聯合起來了。不過我們真沒有時間，恐怕總弄不好，過幾天我把我

寫的一點東西給你看看吧，我聽超生說你是個女文學家呢，我也是剛剛學動筆，完全是超生給我的勇氣，心裏是想得很多，就是寫不出來。下星期一能抽空，我還想寫一篇工廠通信，因為若泉說他們要有用呢。」

美琳說她也不會文學，她還說她也想進工廠去。

於是那女工便描寫着那工廠裏的各種苦痛，和列舉着一些慘聞，她又說如果美琳真的願意，她可以想法，不過她擔憂如果美琳進去，怕那勞頓和不潔的空氣，將馬上使她得病。超生也說，進去是容易，而且他希望這社裏的一部分智識份子都要進廠去，去了解××××，還要××××化，這樣，將來纔有真的××文藝產生。不過他也說恐怕美琳的身體不行。美琳則力辯她可以練習好的

因為美琳比較有空閑，她被派定了每天應到機關上去做兩個鐘頭的工，他們留給了她一個地址。還說以後工作時間怕還要加多，因為×月來了，工作要加緊，而且內部馬上便要擴大，有許多工人都自願參加進來，這裏須要訓練得很。她剛剛跨進來，便負了好重的擔子了，她想她應該好好努力。

是×月×日的一天了

子彬從八點鐘失了美琳的時候起便深深的不安着，他問娘姨，娘姨也不知道，他想不到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他開始發覺近來她是常常的不在家，而且她沒有告訴過他，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他並且想起她是同他太說得少了。他等了她好久，都不見回來，他生着很大的氣，他衝到他書房去，他決定不想這女人的一切了，他要繼續他的文章，那已寫好了一小部分的文章。他坐到桌邊，心總不定得很，他去翻抽屜，驀然的卻現出美琳留給他的一封信。他急急看下去，像恨不得立即便吞滅進去似的，信是這樣清清楚楚的寫着：

「子彬：我真不能再隱瞞你了。當看到這信的時候，我大約已在×馬路上了，這是受了團體的派定，到×馬路做××運動去。我想你聽了這消息，是不會怎樣快樂的，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你，而且向你解釋，因為我原來是很愛你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希望你不要對我有所誤解，所以我現在先作這樣一個報告，千萬望你想一想，我回

來後，我們便可作一次很理性的談話，我們應該互相很誠懇很深切的批判一下。我確實有許多話要向你說，一半是關於我自己，一半也是關於你的。現在不多說了。

「美琳晨留」

子琳呆了半天，連氣也嘆不出一口來。這不是他的希望，這太出他的意表了，他想起許多不快的消息，他想起許多熟悉的人，他想美琳……唉，這女人，多麼溫柔的呵，現在也棄掉了他，隨着大眾跑去了。他呢，空有自負的心，空有自負的才能，但他不能跑去，他成了孤另另的了。他難過，想哭也哭不出，他慘慘的幻想着這時的馬路，他看見許多恐怖和危險，他說不出的徬徨和不安，然而他卻不希望美琳會轉來，他不願見她，她帶回了許多痛苦給他，還無止的加多，他真不能忍受有這麼一個人在同一個屋中呼吸。他發氣的將信扯碎了。他最後看見那還只寫了薄薄幾張的稿紙本大張着口，他無言的，痛恨的却百般悼惜的用力將牠關攔了，使勁的摔到抽屜裏。他嘆出了一口長長的嘆息。

我的自白

——在光華大學講——

我今天來到光華，並沒有預備什麼來講，我們就隨便談談吧。談什麼東西呢；哦！談談關於我自己的一切吧。

我現在爲社會一般人所注目的人；我想我所以能引起別人對於我的特別興趣，是因爲我背叛了一切親人。而特別對着「一個人」的親近。最近因爲我是一個善於寫小說的人了。

不久以前。因爲了一個不幸的事件演出，跟着就有人在報章上登着關於丁玲女士底淒楚的故事：說什麼丁玲終日以淚洗面，扶孤返湘等消息。其實這是極其錯誤的，祇是對於社會一種模糊的印象罷了。在社會上，有人特別注意到我，關懷着我，這在我總覺得有許多是真同情的賜與，而有許多人卻甚無味。

我寫小說已經三年了。我不敢說，我寫的有什麼成績，不過在我自己講起來，確

是以真實的態度，下了至善的努力的，然而得到了什麼？對於自己的作品，對於自身分析的嚴整的批判，都會下了很緊的工夫。我知道有許多人亦常談到我，不過多爲無聊的驅使，酒餘茶後的消遣而已。

假如有人以爲作者仍要繼續努力的，大家就應給作者一個很好的寫的環境，不然，就可以禁止她，或就怎樣指摘她，教導她，可以沒有一個人敢拿出真正的態度來加以批評的。如今的文壇，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所有的讀者都應肩起改正的責任啊。

昨天聽見有人買韋護看——買作者的創作，這在作者覺得是一件十二分榮幸的事。今天到光華來，能同諸位在一起談話，我亦覺得是十二分榮幸的。

現在因爲找不着什麼事情來講，就來介紹韋護吧。這不是演講，祇是閒談，我要再二的聲明一下。

我是常批判自己的作品，感覺錯誤的地方非常之多，可是總無人給我一種誠懇的批判。希望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後加以批判，使作者有精進的機會。

韋護是一個革命的人物。應該做的事，他都勇往的去從事工作。他遇見一個虛無思想甚深的女人，他對她無形之中就發生了一種熱情的愛戀。後來進一步同她住在一起，不過另一面却感覺得非常痛苦，感覺得無時間工作的痛苦。然而，竟為她的美麗，一種無可比擬的熱愛所迷惑。後來總算給他逃開了。

我現在覺得我的創作，都採取革命與戀愛交錯的故事，是一個唯一的缺點，現在是不適宜的了。不過那還是去年寫成的，與現在的環境又大大不同了。

有許多人以為作品的內容，都與作者有關。就如茅盾的三部曲。就有許許多多人覺得書中的女士們，都能一一指出。這個是誰，那個是誰，而且大有十分肯定的意味在。說及讀到我的創作的人，大多以為我化身在作品裏了。其實不然。本來我不反對作品中無作者的化身，不過我對於由幻想寫出來的東西，是加以反對的。譬如說，我們要寫一個農人，一個工人，對於他們的生活不明白，亂寫起來，有什麼意義呢？我在一個最親愛的朋友作家身上，覺察他與社會的矛盾非常利害。他也會同一個女人發生過那樣的事情，他并未跑開，却被女人感化了。他的愛情表現得十分好，做

的情詩，非常之多，每一句詩都十分惹人愛。後來他的生活很苦。有一個時期他曾說了這樣一句話：——

『一切愛情，一切生命都成爲無用的東西了。』

他曾向我說過他們的事情。他說——我們的事情，正是一個很好的小說，不過我不能把它寫出來，也沒有人能代我寫出啊。——我沒有他的愛人那樣有錢，我沒有那種形態。而且，本來我又不是怎樣善寫的人。他曾說，他愛她並不如他誠懇的那樣，他祇以爲那女人十分的愛他。而他故意寫詩，特意寫得那樣纏綿。他心中充滿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於愛她。每日與朋友都是熱烈的談論一切問題，回家時，他希望他的 Lover 能把關於他的工作，言論，知道一點，注意一點，但她對此毫無興趣。他他希望得到一個心目中所要來的一個愛人。他曾老老實實的對我這樣說過。我很希望我能執筆把它完全筆之於書。本來，我以爲老老實實的寫出就算了，然而當時又不願照着老套寫出，加之以病，便耽擱下來，後來更因別種工作，也就把它放棄了。不過後來他（也頗）向我說過，如不願照本來的計劃寫它，權當它是一件歷史敍

述一下吧——指章護言。

後來我把它寫成了。我以為寫的還好，寫的很深入。每天寫七八頁，每頁有七八百字，寫的時候，是感覺得很快活的。那時，我每天祇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書中的女人時，應怎樣對付？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寫它，用辯證法寫它，但不知怎樣寫。寫好後，我拿給也頻看，他說不好，我但願他說不好，但不願他說太壞了。他說：太不行了，必須重寫！後來我們就為此大吵特吵起來。結果，我又重寫一遍。

有人說：這東西早些日子就寫好了，現在未免太遲了，有的朋友很不滿意我，說我把章護赤裸裸的印上紙面了。然而已與本來面目大大不相同，但一點影子都沒有，這也難說。

我這篇題材——章護——很不好，依然取之於戀愛的事情。我覺得我寫小說有一個缺點，就是我不能像他人寫小說那樣一下筆就寫得很長。在我的作品裏，我不願寫對話，寫動作，我以為那樣不好，那樣會拘束在一個小的觀點上。章護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看了之後，請大家批評一下，給我

以一種進取的力量。

現在批評我的創作。哦！自己不好批評自己的東西。我很願把自己覺得到不好的地方說出來，然後再請大家再給以批判。哦！還是不要談它吧。

我不相信，我除了寫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別的事情。正因為丁玲是一個善於寫文字的人，而又沒有更多的人去寫。所以我又覺得寫下去，或者有一點小小的用處吧。我著作並不是爲了幾個稿費。我著作并不全靠靈感。實際上，事實上的範圍是極關重要的。我希望大家給以忠實的批評，我亦更加特別注意着。

寫的材料多得很，有人說，把作者自身有關的材料寫完就算了。然決不能這樣說。不過那要看寫的方法如何。我以後決不再寫戀愛的事情了，即現在的確已寫了幾篇不關此類的事情的作品。我也不願寫工人農人，因為我非工農，我能寫出什麼！我覺得我的讀者大多是學生這一方面，以後我的作品的內容，仍想寫關於學生的一切。因為我覺得，寫工農就不一定好，我以為在社會內，什麼材料都可寫的。現在我正打算寫一個長篇，取材於我的家庭——啊啊！我講得太多了。假使諸君不疲乏的話，我

還可以繼續講下去。

現在講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現在還有三千人——遠近親戚都在內——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親近。家中總還算有許多錢，我的祖父，會做過很大的官職。我在家裏看到父親留下許多榮耀的衣服飾物。可是我的父親在一種有趣之下，把家產又都用光了。自父親死後，那時我還很年幼，就從大家庭裏脫離出來。我沒有姊姊們受到大家庭薰染的深。我跟隨着母親在學校裏長大起來。連父親的面目，我都記不清楚。可是，我從他所遺留的東西之下，我能窺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舉動。家中喫飯，非常熱鬧。每次開飯，都是好幾桌。家中時常向外挑戰，或任性購物。我聽說父親有一天叫一個工人整日裏作馬鞍子的綉工，而他自己又不會騎馬，等作好後，他請旁人騎，他自己却在後面跟着跑。現在我的家庭裏還少不了有這種行動的人。我不會再享受這種生活了。我會回家一次。爲了我的創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詳細詳細的弄個明白。

我的母親在家裏會享受過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麼？住在二百多間屋子的門

的快樂的。最後我們希望丁玲女士能本着她自己所想做的一種精神努力下去……

——記者附筆——

不算情書

我這兩天心都不離開你，都想着你。我以爲你今天會來，又以爲會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現在五點半鐘了。這證明了我的失望。

我近來的確是換了一個人，這個我應該告訴你，我還是喜歡什麼都告訴你，把你當一個我最靠得住的朋友，你自然高興我這樣，我知道你「永遠」不會離棄我的，因爲我們是太好，我們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是超過了我們的說話，超過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位，其實我不告訴你，你也知道，你已經感覺到，你當然高興我能變，能夠變得好一點，不過也許你覺得我是在對你冷淡了，你或者會有點不是你願意承認的些微的難過。就是這個使得你不敢在我面前任意說話，使你常常想從我這裏逃掉。你是希望能同我痛痛快談一次天的，我也希望我們把什麼都說出，你當然是更願意聽我的

意見的，所以我無妨在這裏多說一點我自己，和你。但是我希望得聽你詳細的回答。

好些人都說我，我知道有許多人背地裏把我作談話的資料的時候是這樣批評，他們不會有好的批評的，他們一定總以為丁玲是一個浪漫（這完全是罵人的意思）的人，是以為好用感情（與熱情不同）的人，是一個把男女關係看做有趣和隨便（是撒爛污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從我的心上，在過去的歷史中，我真真的只追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注意：並不是那末機械的可怕的說法）欲念，我會把許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這裏過，我也把極小的極平凡的俗念放在這裏過，我痛苦了好幾年，我總是壓制我。我用夢幻做過安慰，夢幻也使我血沸騰，使我只想跳，只想搥打什麼，我不扯謊，我應該告訴你，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可憐我在過去幾年中，我是多麼只想告訴你而不能），這個男人是你，是叫着「××」的男人。也許你不會十分相信我這些話，覺得說過了火，不過我可以向你再加解釋：易加說我的那句話有一部分理由，別人愛我，我不會怎樣的，蓬子說我冷酷，也是對的。我真的從不尊視別人的感情，所以我們過去的有許多事我們不必說牠，我

們只說我和也頻的關係。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玩玩在一起了。我們什麼也不怕，也不想，我們目裏牽着手一塊玩，夜裏抱着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却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看到你，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後來，使我同你斷絕，甯肯讓我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頭，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和也頻逐漸對於我的熱愛——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後來不必多說他，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真真是追求，真有過甯肯失去一切而只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着我的過去，我會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

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我想過，我想過（我到現在才不願騙自己說出老實話）同你到上海去，我想過同你到日本去，我做過那樣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頻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付性格，像也頻那樣的人，你能夠更鼓動我一點，說不定我也許走了。你爲什麼在那時不更愛我一點，爲什麼不想獲得我？你走了，我們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爲一種幻想，我感到我不能離開也頻，我感到你沒有勇氣，不過我對你一點也沒有變，一直到你離開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種態度，一種願意屬於你的態度，一種把你看得最願信託的人看。我對你幾多坦白，幾多順從，我從來沒有對人那樣過，你又走了，我沒有因爲隔離便冷淡下我對你的情感，我覺得每天在一早醒來，那些伴着鳥聲來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幾多覺得幸福的事，每每當我不得不因爲也頻而將你的信燒去時，我心中填滿的也還是滿足，我只要想着這世界上有那末一個人，我愛着他，而他愛着我，雖說不見面，我也覺得是快樂，是有生活的勇氣，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過，這裏面而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頻的許多接

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裏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嘗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樹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欄上從葉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遠很遠，一種完全空的境界。那裏只有你的幻影，「唉，怎麼得再來個會晤呢？我要見他，只要一分鐘就夠了」。這種念頭常常抓住我，唉，x x！爲什麼你不來一趟！你是愛我的，你不必賴，你沒有從我這裏開跑過一次，然而你，你沒有勇氣和熱情，你沒來，沒有在我要你的時候來，你來遲了一點，你來在我願意不見你的時候。所以只給了你一個不愉快的陳跡。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一天一天的遠了。你難過我，你又願意忘記我，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我們再相見，可是忍耐過去了。我總以爲你還是愛我的，我永遠是愛着你，依靠着你，我想着你愛我，不斷的，你一定關心我得利害，我就更高興，更想向上，更感覺得不孤單，更感覺得充實而願意好好做人下去，這些話我同你說過，同昭說過，同乃超也說過，你不十分注意，他們也不理解，可是我是真的這樣生活了幾

年，只有薩子知道我不扯謊，我過去同他說到這上面，講到我的幾年的隱忍在心頭的痛苦，講到你給我的永生的不可磨滅的難堪。後來我們又遇着了，自然，我們總會碰在一塊兒，我們的確永遠都要在一塊兒的，你沒有理我，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了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是遇見，每次嘗也頻出去，預知了他又要見着你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願擾亂你，我也不願擾亂也頻，我不願因為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我還是願意我一人吃苦，所以在這一期間是沒有人可以看到我的心境的。一直到最近的前一些日子，在北四川路看到你，看到你昂然的從我身後大踏步的跑到我的前面去，你不理我，你把我當一個不相識者，你把我當一個不足道者的那樣子，使我的心為你的後影劇烈的跳着，又為你的態度傷心着，我恨你，我常常氣憤的想：「哼，你以為我還在愛你嗎？」但是我永遠不介意你所給我的不尊敬，我最會原諒你，我只想再在馬路上一次看見你，看你怎麼樣，而且我常在你住的那一帶跑起來。你總是那末不睬我的，實際上，假如我不願離開你們，我又得常常和你見面，這事非常使我不如意，我只好好好的向你做

一次解釋，希望你把我當一個男人，不要以為我還會和你麻煩（就是說愛你），我們現在純粹是同志，過去的一切不講牠，我們像一般的同志們那樣親熱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們不方便。我當然解釋得很好，實際上是須要這樣解釋，而且我也已經習慣了忍耐的，所以結果是很好。然而我始終是愛着你，每次和你談後，我就更快樂，更有着要生的需要。只想怎麼好好做人。每次到恨自己的時候，到覺得一切都無希望的時候，只要你一來，我又覺得那些想像太好笑了，我又要做人，到現在我有這樣的穩定，我的無聊的那些空想頭，幾至完全沒有了，實在是因為有你給我的勇氣，××！只有你，只有你的對我的希望，和對於我的個人的計劃，一種向正確路上去的計劃。是在我有最大的幫助的。這都是些不可否認的歷史。我說我的最近吧。

我已經是比較有理性有克制的人，然而我對你還是有欲望，我還是做夢，夢想到我們的生活怎麼能連繫在一起。想着我們在一張桌上寫文章，在一張椅上讀書，在一塊做事，我們可以隨便談什麼，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實些，我們因為我們的

相愛而更有精神起來，更努力起來，我們對人生更不放鬆了。我連最小的地方也想到了，嘗想到你的頭髮一定可以洗乾淨（因為有好幾次都看到你的頭髻）想到你的脾氣一定可以好起來，而你對同志間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來，我覺得你有些地方是難於使人了解的态度，當然我能了解你那些，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有理性，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做一個最好的人，一點小事都不放鬆，都向着你最喜歡我的那末做去，當然我不是說我是要因為一個男人才肯好好的活，然而事實一定是那樣，因為有了你，我能更好的做人，我確是可以更好點是無疑的。而且這決不是壞的事，不過，這好像還是些夢想，我覺得不知為什麼我們總不能連繫起來，總不能像一般人平凡的生活下去，這平凡就是你所說的健全。所以我總是常常要對你說，希望你能更愛我一點就好。所以我常常有點難過，我不知應該怎樣來對你說出我新有的夢幻。這是，我最近的過去是這樣的，一直到寫信以前都這樣。

而我現在呢，我稍稍有點變更，因為我看見你那末無主意，我願意……

我不想苦惱人，我願意我們都平平靜靜的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談了……。

這封信本來預備寫得很長的，可是今天在見你之後，心緒又亂了起來，我不能續下去了。有許多話覺得不願說下去了，覺得這信也不必給你，我真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希望你能幹，你強，這樣我可以慚愧，可以痛苦，可以一切都不管，可以只知好好做人了。勉勵我，像我所期望於你的那樣，幫助我，因為我的心總是向上的。我這時心亂得很。好，祝你好，你永远的朋友！

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

壓了兩天，終於想還是寄給你的好。這沒有說完的一半話，就是說，我改變了，你既是喜歡的，你就不要以爲我對你冷淡而心裏難過，又對我疎遠起來。那是要幾多使我灰心的！幫助我，使我好好的做人。

希望你今天會來。

十三日上午

一夜來，人總不能睡好；時時從夢中醒來，醒來也還是像在夢中，充滿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東西在心中涵湧，只想能夠告訴人一些什麼；只想能夠大聲的笑；只想做一點什麼天真，愚蠢的動作，然而又都不願意，只願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為

這裏是滿佔據着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我們的愛情，這只有我們兩人能夠深深體會的好的，沒有俗氣的愛情！我望着牆，白的，他望着天空，藍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動着塵埃，然而這些東西都因爲你，因爲我們的愛而變得那麼親切於我了呵！今天是一個好天氣，比昨天還好，像三月裏的天氣一樣。我想到，我只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會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爲事糾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住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因爲我想我能好好寫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雲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爲幸福浮着，……

本來我有許多話要講給你聽，要告訴你許多關於我們的話，可是，我又不願意寫下去，等着那一天到來，到我可以又長長的躺在你身邊，你抱着我的時候，我倆再盡情的說我們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無從消滅的我們的愛情吧。……

我要告訴你的而且我要你愛我的！

這不算情書。

你的「德娃利斯」一月五日（一九三二年）

給麗嘉的信

麗嘉！准章護再這麼一次來喊你的名字吧！唉！我這不可饒赦的人！現在呢，我是在殘酷的撞起這麼可怕的鐘，而且像霹靂一般的來喊給我愛聽：章護是走了！永遠的走了！永不再回！

唉！我心痛的愛人啊！你不會驚異嗎，當你看到這封信。而且我哀求你莫哭吧，章護值不得你這麼深愛呢。然而我希望你聽我解釋幾句。

說我還愛你嗎，這只是使你更其生恨的，因為我是這麼無情的負心的丟棄你走了。唉！我的小嘉！而且你該咒罵我的。你說我騙了你，騙了你純潔的愛吧！但是，章護呢，章護之自責是超過了宇宙所有的咀咒的。只是無論怎樣，他自己却知道，他不能不承認他是永遠愛他的小嘉的。

但是事實是這樣，一切旁人對於韋護的惡意的批評，都成了確證了！韋護又有流氓了的行爲。又欺騙了女人，而你所最害怕的，也便如斯之快的來摧殘你那純真的性靈了。不過韋護却感到他的小嘉是有對他的寬容，所以他要說一點他近來的莫大苦悶：

我相信你會比其他一切人都能了解我的，當你聽了我述完我幼時的困苦，和我母親自殺之後，你抱着我爲我過去嚶嚶啜泣的時候，你便應知道我是得了一種怎樣的天秉啊！是一種完全神經質的一切都起着幻滅之感的人。若果，在那時，我能得到一點愛，即使只有所給我百分之一，我一定也滿足了我的夢想，我一定能永遠睡在愛情的懷中謳歌一世，可是你是知道的，我却在未得愛情以前，接受了另一種人生觀念的鐵律，這將我全盤變了，這我所同你講過的我三年的冷靜的勞苦生活可爲證！，但能咀咒說呢，我竟遇着了你，我喊醒了我會有過的，和未敢夢想的一切熱求，於是爭鬥便開始了。一面是站在我不可搖動的工作上，一面是站在生命的自然需要上，我苦鬥了好些時，我留下一束詩作爲記念。但是他不幸了（真是你的不幸）你爲什麼愛我呢？我一

看到我是有希望你聽我說一句話時候，我便發狂也似的覺得有傾倒在你面前之必要了，於是愛情戰勝了！這要感謝你，呵，多麼甜蜜的時日呵！我們是享有過的，只是太短促了。不久這爭鬥便又開始，而錯誤（若果有錯誤），卻也應有一部分歸咎於你的，假如當我猶疑而有希望於你的決斷的時候，只要你一種動作，我便可以完全是你的了。多麼可惜呵，你沒有看出我的怯懦來。你沒有一絲一毫想從我工作上取得勝利，於是終究造成了我們的愛情的不可彌補的缺憾，這分離的慘劇，所以我要說，障礙終究是物質的，也可以說是市儈的，他將愛情褻瀆了，他值不得麗嘉的深愛呵！

現在我走了，就在明天清晨我會到廣東去，也許不久還要轉來，也許……總之，麗嘉！却不會回到你的懷裏了。

而你呢，你不必傷心！我再三說這是不值得的。你應該去找一條你應走的人生大道。而且，你是那麼聰明，只要你稍微刻苦一點，一切在你都不是難題呵！我現在只有一點遺憾，我悔沒有在這三月之中給你一點俄文的基礎，使你還能去讀我那讀過的那些詩句。然而這也是多麼可笑的遺憾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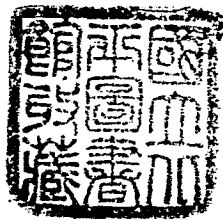
一切都不必多說了，因為這只能給你以更多的紛擾。你可以忘去我的！而我呢，雖說是離你而走了，但即使是當鎗彈打倒我時，我也可以感到充實，因為我是愛你的呵！

最後，我的那些書籍，我很想送給你（我永不看）。那些詩，還有我過去的日子，則均隨你處置，焚去亦是幸事。房租是多交了三個月，好你能繼續住下去，因為這可以作為我想嫁你之根據，雖說我是希望我能忘掉你一點的。

好！不再說了！最後再喊你一次吧：我愛的麗嘉！而且准我再向你的眼，脣，一切……作一次最後的想像吧！

好……

你愛的韋護給與你的唯一的信



一九三六年四月版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丁玲文選

版權所有

編者 侯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